

十年來  
中國政治大變遷

安福  
痛史

民國十五年一月一日出版

## 序

安則不危。福則非禍。安耶。福耶。非最吉祥之名詞耶。今則人皆目爲最不祥者。又莫若安福矣。古聖賢所謂死于安樂。福爲禍倚者。其信然耶。安福自民九以還。其罪佈于市朝。其人唾于民衆。應無能再售其奸矣。乃不旋踵而逃者返。囚者赦。仆者興。依然炙手可熱也。安福羣小。不知人間有羞恥事。好官自爲。何足深責。可怪者吾國人之無血性。胡爲至于此極。今安福又第二次失敗矣。逃者仍逃。囚者仍囚。將來有無復興之日。吾國民根器薄劣。不敢謂其必不可能。嗚呼。小人之爲惡也。初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及至積惡不可掩。必倒行逆施。不恤人言。愈無忌憚。安福經一次失敗。其作惡必甚于未失敗之前。若再捲土重來。爲禍伊于胡底。吾民日日求安。日日求福。其所得如此。吾爲此吉祥之名詞。痛實爲我國民痛耳。安福不暇自哀。吾亦不爲安福哀也。

民國十四年孟冬月大雪南海胤子序于宣南明月清風我齋

序

二

## 序

余讀安福史。殊令人生無涯之感也。中國之亂極矣。有安福固亂。無安福亦亂。亂而後有安福。安福乘亂而逞耳。人但知軍閥亂國。不知軍閥之亂。乃人民目前所受之痛苦。以歷史眼光視之。猶五分鐘耳。亂極必歸於治也。余嘗謂吾國數十年來。由亂而治。由分而合。或亂數十年。或大亂百餘年。雖當至亂之時。而其中不乏特立獨行之老師宿儒。高尚其志。講道論德。砥勵廉隅。閉戶著書。名山講學。國人翕然宗之。爲風俗人心之砥柱。故亂平而卽治。今則絕無僅有。（簡竹居先生或庶幾近之）此則大可痛也。何也。無百年不死不亡之軍閥。而人心則不可有一時之死亡也。安福之罪。固當誅矣。明知其惡。竟任其敗而復興。仆而復起者。非人心之死歟。其亂所以無已時歟。上焉者特立獨行之士。既不得而見矣。豈奉公守法駿奔疏附之才。亦無人耶。嘗察其弊。厥有兩端。（一）用人徇黨系之私見也。使其黨確有政策。以國家爲前提。懸爲黨綱。舉全國才

智之士。贊成此政策者。盡入珊網中。則一黨得志。不患無可用之才。乃吾國所謂一黨一系。全以金錢勢利相結合。自好之士。避之若浼。或入黨而又分黨焉。此黨得志。平時在黨中稍露頭角者。先攫權利以去。餘子碌碌。日以鑽營奔競爲事。冀分餒餘。從前士大夫。每以干祿爲恥。卽有此舉動。亦不敢以告人。今則美其名曰（活動）。公開於大庭廣衆之中。昌言不諱。羞惡之心亡矣。而用人者。日爲此輩包圍。賢路閉塞。安得人才而用之。所以孫中山始終脫不離胡漢民朱執信等。粵人稱爲夾袋公仔。（粵諺）段祺瑞始終脫不離曾毓雋姚震李思浩等。報紙譏爲兄弟公司。去年段氏再任執政。有人勸段曰。官場如劇場。前次演劇之藝員。已唱倒嗓。博得倒彩。今再開演。似宜另約名角。段答曰。吾不知更有名角。不如求舊。尙可放心。於是安福餘孽。又盤踞公府矣。蓋用人者。平日只知有一黨一系之人才。以爲非我黨徒。其心必異。而包圍之者。又日以排除異己。爲保存個人祿位之計。人才何由而進。惟有求諸黨系中。節取其長而

用之耳。甚至明知其不才而亦用之。國安得而治。必敗乃公事矣。(二)人才無出身之正軌也。天下非常之才。必有非常之遇。然後可以建大功成大名。即其人文章經濟。稍可自信。亦必不肯屈身以徇人。一夢而得傳說。三聘而起諸葛。自古已然。鑽狗洞者。斷無佳士也。鄉舉里選。廢而科舉興。求賢之道。雖每况愈下。然猶有人才出身之軌道。使天下英雄。入我彀中。國家歲進數百人。不必奔走權門。但戰勝於風簷矮屋中。朝布衣而夕華袞矣。科舉廢。學堂開。只有考士之法。無取士之方。養士愈多。取士之途愈亂。人才無進身之階。不得不羣趨於奔競一途。至於今日。苟上無達官貴人之友。而欲廁身廊廟。戛戛乎難哉。幸而友人提拔。得有出人頭地之機會。而政局反覆。暮楚朝秦。黨系之彩色愈深。禍患之及身更酷。草茅下士。無顯貴親友。當然懷才不遇。老死牖下。自愛之士。非感恩知己。又必不肯輕投旋渦。供人犧牲。於是盈庭皆小人矣。廉恥盡喪。綱紀蕩然。實由於此。何也。非如此不能得一官。非如此無由以自見也。人才云乎。

哉。國家設官。原欲得人才而用之。乃不爲人才籌一出身之正軌。迫其喪廉恥。廢道義。以急功近名。幸而得一二可用之才。其源已不正。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滄海橫流。河清莫俟。亂無已時矣。安福部豈皆小人乎哉。時勢所趨。小人則得志。非小人則不得志。如斯而已。中國此弊。一日不除。非安福猶安福也。噫。孔子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旨哉言乎。

民國十四年冬至前三日南海朱道孺序

安福俱樂部全部盛時之人物攝影



# 安福痛史目錄

## 上卷

- (一) 安福部全盛時代
- (二) 安福部與國會
- (三) 安福部與軍閥
- (四) 安福部與和議
- (五) 安福部之勢力

## 下卷

- (六) 安福部與財政
- (七) 安福部與內閣
- (八) 安福部與國債
- (九) 安福部與外交
- (十) 安福部之黑幕

安福痛史目錄

628.204

236-6

21

九



3 0387 8198 9

972154

安福痛史目錄

## 安福痛史上卷

### 安福部全盛時代

袁世凱歿。段祺瑞繼起。挾北洋派軍閥之餘威。大有囊括四海之志。使北洋派軍力不自內裂。段祺瑞雖未必能完成「武力統一」之好夢。亦足爲全中國勢力之重心。若再簡賢任能。公忠體國。其功業未可量也。乃爭私利而尙權衡。養外敵而攻異己。實行「自殺」政策。自馮（國璋）段暗鬪之後。北洋派軍閥之勢力。遂日漸消亡。縱橫捭闔之政客。於是乘機以陰謀煽之。此安福之禍所由起也。夫安福亦一政黨耳。憑藉軍閥勢力。爲禍竟至十年之久。蹶而復興。國人明知其惡。痛心疾首。莫奈之何。當其盛時。金錢滿地。收買報館。京津之間。十七八家。故輿論爲之一變。然天下事以陰謀成者。亦以陰謀敗。循環報應。理有固然。安福費巨大金額。舉徐世昌爲總統。徐一旦得志。即反手以推安福。雖以徐又錚之狡。議員政客之多。不敵一六十餘歲之老翁。暗鬪之結果。安福黨徒。或逃。或戮。或禡。或囚。懸像片於東交民巷。通緝者七八人。讀民國九年八月三日徐世昌總統命令。解散安福部。不禁太息於小人「過河拆橋」手段之酷。而安福黨罪惡貫滿盈。有自取滅亡之道也。

民國九年八月三日奉

大總統令

政黨爲共和國家之通例約法許集會結社之自由安福俱樂部具有政黨性質自爲法律所不禁年餘以來迭據各省地方團體函電紛陳歷舉該部營私誤國請予解散政府以爲黨見各有不同自可毋庸深究乃此次徐樹錚曾毓雋等稱兵構亂所有參預密謀籌濟餉項皆爲該部主要黨員觀其輕弄國兵喋血畿甸肆行無忌但徇一黨之私雖荼毒生靈貽禍國家亦若在所不恤是該部實爲構亂機關已屬逾越範圍斷不能容其仍存在著京師衛戍總司令步軍統領京師警察廳卽將該部機關實行解散除已有令拿辦諸人外其餘黨員苟非確有附亂證據者概予免究其各省區如設有該部支部者並著各該省區地方長官轉飭一律解散此令

余述至此。不能不略叙安福黨之緣起。以見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國人第知安福俱樂部當誅。亦思製造成安福俱樂部之罪惡者。其遠因近因。固甚複雜也。

當民國成立。國民黨勢力最大。黨部徧全國。議員佔多數。當時與之角立者。有共和黨。民主

黨統一黨之三黨者合則足與國民黨敵。袁世凱知其然也。乘梁啓超加入共和黨之時。以金錢爲餌。合併三黨。改爲進步黨。以抵抗國民黨。此爲吾國黨爭之始。迨袁世凱用梁啓超之謀。解散國民黨。兔死狗烹。鳥盡弓藏。進步黨亦同歸於盡。其間破壞約法。凌躐國會。強奸民意。恢復帝制。造成軍閥。皆於此時發現。袁氏暴亡。梁啓超等又以拋棄約法。停廢國會。施行軍政十年之策。干段祺瑞。遂釀成張勳復辟之變。張勳既敗。共和復活。西南各省擁護約法。要求恢復國會。谷鍾秀等主張以舊法改召新國會爲調停辦法。馮國璋頗贊成其說。段祺瑞亦未嘗反對。惟梁啓超等極力不以爲然。又巧爲之說曰。中華民國既經一度之復辟。推倒。即成已死蛻化過去之中華民國。現在復生之中華民國。乃由段祺瑞手造之另一中華民國。非復從前之中華民國。是舊國會斷無恢復之理。況舊國會不良。由於國會組織法不善。倘不先組織一種過渡機關。將國會組織法修改。仍用舊法選舉。新國會未有不蹈舊國會覆轍者。馮段趨之。梁啓超乃謬引約法。主張召集臨時參議院。通電各省督軍。徵求意見。除西南各省外。皆覆電贊成。議定每省五人。密令各省長官指派。而臨時參議院。竟告成立。於是有所謂安福俱樂部者。乃於此時萌芽於政治舞台矣。

袁世凱利用進步黨。以排國民黨。及國民黨解散。進步黨亦如秋扇之捐。金錢資助。一概停止。絕不一顧。籌安會成立。進步黨無形消滅矣。梁啓超雖爲棄婦。不甘岑寂。收合進步黨餘燼。成一研究系。其主張廢棄舊國會。選舉臨時參議院。修改國會組織法者。皆研究系壟斷政權之陰謀。惜金錢勢力。遠不如袁氏。利用進步黨之時。臨時參議長一席。梁善濟失敗。不得不讓安福俱樂部獨步。然則推波助瀾造成安福俱樂部命運者。梁啓超也。

安福俱樂部組織之初。係民國六年八月。在安福胡同梁宅。主持者王揖唐曾雲沛諸人。當時不過一尋常俱樂部耳。請宴叫妓。皆用安福胡同梁宅名義。不用安福部名義。與交通系之韓家潭梁宅同一性質。同一規模。無足異也。且以黨爲諱。用俱樂部名義爲標誌。說者謂自袁氏解散國民黨。政黨遂爲政府所忌。而洪憲之籌安會。又爲國人詬罵。故不敢明目張胆。結合政黨。恐亦後來文飾之詞。其初實聯絡私人。爲投機之活動而已。其後徐樹錚因軍事失敗。轉而謀政治上競爭。以巨款收買議員。王揖唐爲販客老手。即以安福胡同梁宅爲收羅場。於是安福胡同內。車如流水。馬如龍。人如蟻。赴門如市。極一時之盛。儼然成一黨之機關部。因俱樂部在梁宅。而梁宅在安福胡同。人之赴俱樂部者。皆曰安福。口頭之習用已

憤。遂以其地名其部。此安福俱樂部之緣起也。後遷太平湖。亦名安福者。則勢力已成。以爲發祥地而不肯改耳。或謂王揖唐安徽人。曾雲沛福建人。故合兩省以名其俱樂部。是說也。王曾個人有此心理。或未可知。而俱樂部中人。多以爲地名之關係而已。

安福部內分文牘、交際、會計、庶務、游藝、五課。而部員中得膺其選者。大都皆重要人物。各課有常任幹事。各股有專任幹事。而普通幹事。不過姑存其姓名耳。且部中幹事。尤以交際、會計、兩課爲樞紐。故交際課屬會毓雋。會計課屬王郅隆。交際課有院內交際、院外交際、外交、交際、臨時交際、四股。其院內交際股。以鄭萬瞻、李道在、阿昌阿、爲專任幹事。院外交際股。以陳瀛洲、倪道杰、賀黻冕、姜兆璜、爲專任幹事。外交交際股。以李國杰、魏斯吳、陳亮、爲專任幹事。臨時交際股。以吳劍豐、王伊文、黃文濬、袁進業、爲專任幹事。會計課。有籌畫股、支納股、綜核股、三股。其籌畫股。以臧蔭松、何毓璋、成多祿、劉振生、爲專任幹事。支納股。以王立廷、袁振黃、邵繼琛、王彭、爲專任幹事。綜核股。以黃雲鵬、趙連琪、丁葆光、李增禮、爲專任幹事。此外文牘課。則分函件股、冊籍股、新聞股、譯著股、四股。文牘課常任幹事。則爲劉恩格。函件股。以梁鴻志、鄧邦述、艾慶鏞、向乃祺、夏仁虎、湯用彬、彭清鵬、周維藩、爲專任幹事。冊籍股。以康士鐸、

陳震、陳嘉言、劉文煜爲專任幹事。新聞股以光雲錦、烏澤聲、賀培桐、解樹強、史啓藩爲專任幹事。譯著股以袁榮、凌、王世徵、陳煥章、吳德潤爲專任幹事。庶務課有安福本部股，有太湖俱樂部股，兩股。其庶務課常任幹事則爲熊正琦。安福本部股以黃立中、汪立元、季龍圖、張石生爲專任幹事。太平湖俱樂部以李寶楚、趙熙民、吳凌雲、徐亞屏爲專任幹事。游藝課有雄辯演講股也。拳射球壺股也。琴棋詩鐘股也。金石書畫股也。圖書園藝股也。以吳淵筭之。文牘庶務有時權亦與交際會計等。惟游藝則視爲閒散不甚注重。故幹事亦多兼攝者。王揖唐被舉主任各幹事。均經其指任。評議會會長田應璜。以吳文瀚、王印川副之。政務研究會會長李盛鐸。以秦望瀾、克希、克圖副之。議員會幹事部主任陳懋鼎。以劉朝望副之。又有梁鴻志、汪立元、光雲錦、烏澤聲、康士鐸輩所辦之報紙。以鼓吹新聞。此安福部之大略。去年倒曹（錕）一役。段祺瑞再起。全恃軍閥之擁戴。絕無安福部黨徒之力。參預其間。王揖唐且通告安福部自行解散。徐又錚亦遠避異國。而政治舞台上仍有安福二字之名詞。與段祺瑞相終始者。則因安福餘孽。如曾毓雋、李思浩、梁鴻志、朱深等。狐假段氏之威。包圍執政府。爲鬼爲賊。呼朋引類。各爭私利。段氏上台不及兩月。都中即有謠云：「無令不烟酒。有

官皆安福。」不特令人側目。而段氏之聲光。亦爲之大減。且安福黨徒。鑒於前次失敗。遭巨大之損失。此次有機可乘。明知好夢不長。不惜倒行逆施。其搜括手段。較前更酷。統計段氏上台數月。用款至八千餘萬之巨。全國共憤之金佛郎案。亦甘冒不韙而承認。段氏之名譽。從此掃地而盡。余不解段氏與安福諸人。有何因緣。而固結若此。明知而故縱之歟。抑爲其甘言所惑歟。然而段氏之才識。亦大可知矣。

非安福而與安福有關係。與安福惡運相終始者。厥爲梁士詒。不能不先略爲述之。俾談安福歷史者。有所根據焉。

梁士詒之交通系。與安福同一性質。均屬私人團體。結合以謀私利者。並不配稱爲政黨。安福諸人。因梁之交通系。爲現成團體。思利用之。乃與合作。斯時梁正失意。亦欲藉安福之力。遂互相勾結。此梁取得參院議長之由來也。選舉總統之謀起。副座初擬曹錕。不料徐世昌尤狡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暗與梁約。在議會中反對。曹之副座。遂產生不出。曹聞之。大怒。梁往保定謁曹。欲自表白。曹以閉門羹相待。梁失意而返。交系中有鄭洪年者。曾任鐵路局長。與奉天軍官有往還。乃以聯奉之策進。梁從之。即派鄭赴奉。爲之疏通。鄭到奉。以大微

言輕。不足以動關外大帥之觀聽。轉而代葉恭綽製做空氣。事成。葉無詞出關。梁爲運動一考查實業專使。葉得此頭銜。即以考查實業爲名。馳赴奉天。張作霖左右已先入鄧洪年之言。遂在大帥面前力譽葉。張喜。葉執贄拜于門下。所以葉之專使。除赴奉天外。足跡不及第二省者。職是故也。

交通系既侵入關外。當然倚奉系而輕直系。此卽爲交通系失敗之根原。所謂與安福惡運相終始者。皆梁自取其咎。當安福失敗時。梁氏內閣起而代之。本爲交通系之幸運。不料交系向無政治人才。梁生平又以使詐使貪爲得計。所以梁之總理。方枚卜時。直系諸人已先開罪。此事之原起。由於交通部有一李某。自稱與直系王毓芝王承斌等相善。梁欲組閣。思疏通直系。李則自討奮勇。謂可以用本人名義。邀之來商。梁信以爲眞。飭李速往。詎李不親行。而用一函相邀。函內謂奉梁諭請。直系要人閱之大怒。曰。梁未任總理。吾輩已傳見矣。何其架子之大耶。不往。而梁猶未知之也。及梁拜眞除之命。直系之意見日深。梁之親信某。又將梁種種陰謀。密告吳佩孚。迨搆怨已成。又勸梁自行辭職。梁中其計。遂與安福同盡。此其大略也。至於與安福如何勾結。載在下文。

吾人論世貴乎持平。晚近人心何忍苛責使安福十年來過去之歷史。功罪可以相抵。或罪多功少。亦可節節從長。不爲己甚。無如論其罪則擢髮難數。求其功則絕無可取。吾國所謂政黨。顧如是乎。今惡運告終。此後安福二字之佳名。諒必永永埋沒。不復見于世。此書之編。同於蓋棺論定。試一迴溯其全盛時代。炙手可熱。種種罪孽。皆從此生。世人閱之。固爲之長太息。安福黨人自閱之。當亦汗流浹背矣。

何時爲安福部全盛之時。若以黨派競爭論。則梁士詒出參議院之後。似可謂爲安福全盛之時。溯與安福部同時之政黨。曰新交通系。曰舊交通系。曰研究系。曰討論會。皆先安福部而成立者。研究系於爭選舉時已失敗。討論系持消極主義。處旁觀冷靜地位。新交通系早已投降。惟舊交通系梁士詒。尙佔一部份勢力爲參院長。旋亦不安於位而去。（黑幕見下）後有己未俱樂部。思與安福部抗衡。不過曇花一現而已。若就黨言黨。固可以舊交通系之讓步。爲安福部全盛之時也。然以吾觀察。不敢冒昧推尊安福部爲政黨。其包辦選舉製造多數議員者。蓋欲繼任總統。由其掌中產出。爲第一目的。（黑幕見下）該部迭次宣佈成績。皆自誇選出總統爲莫大之功。如其願以償。則應以安福部產生總統之時。爲其全盛時期。

因後來安福部。在政界發展種種勢力。胥在乎此。是不可以不誌。

民國七年九月四日。爲安福部選舉總統之期。先期安福部爲各方面之運動。決定推戴徐東海。（黑幕見下）由其一手經理之國會議員。合兩院組織一總統選舉會。復得交通系之贊助。臨投票時。參議院議長梁士詒以疾辭。主席讓於衆議院議長王揖唐。（黑幕見下）是日絨線胡同。宣武門大街一帶。軍警林立。居民商店。奉警察廳傳知。俱懸掛國旗。衆議院門首。樹綵架。中嵌黃色總統選舉會五字。誌慶也。上午八時議員陸續報到。參觀者座爲之滿。徐樹錚亦親臨旁聽。安福部特派議員李慶芳。專司稽查。不出席者。特備汽車十輛。往來於會場各招待之間。敦速勸駕。十時振鈴。入座。議員到者二百零三人。未足法定人數。十時二十二分到者已有四百十九人。參議院長梁士詒佈告開會後。即讓衆議院長王揖唐主席。梁院長退入議員席。由王主席抽籤舉出十六人爲檢票員。參衆各半。議員投票時。參觀者循例退出。議場鍵門。內外斷絕交通。至十二時十五分。議場門啓。則投票畢矣。參觀者重入席。檢票員檢票數得四百三十六票。與投票人數相符。依票唱名。徐世昌得四百二十五票。唱名畢。王主席報告。徐東海得票超過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依法當選爲大總統。全場鼓掌。

研究系之藍公武黃羣等亦隨衆鼓掌。徐樹錚在參觀席上喜形於色。於是安福部十月懷胞之總統。遂呱呱墜地。喜可知也。

徐東海之總統完全由安福部胚胎而出。無怪安福部之居功。雙十節日。安福部議員踴躍躡躑躑。擁戴東海老人就職。凱歌齊唱。賀電紛馳。正安福部意得志滿時也。不料同時生有反響。大掃安福部之高興者。則西南各省不承認新國會選舉總統是也。

軍政府通電、百萬火急北京馮代總統鈞鑒。李步軍統領各省督軍省長各都統各護軍使各鎮守使衡州吳師長常德馮旅長北京徐菊人先生天津熊秉三張敬輿先生通州張季直先生上海海軍藍總司令武昌海軍杜司令廈門海軍林司令各省議會各商會各報館均鑒。自西南興師以至本軍政府成立以來。於護法屢經表示承認。副總統代理大總統執行職務外。其餘北京非法政府一切行爲。爲軍政府萬無容認之地。乃與大總統法定任期無幾。大選在即。北京自搆機關號稱國會。竟將從事於選舉。夫軍政府所重者法耳。於人無容心焉。故其候補爲何人。無所用其贊否。贊否之所得。施亦視其人之所從舉爲合法與否而已。苟北京非法國會竟爾竊用大權。貿然投票。

無論所選爲誰決不承認謹此布告咸使周知軍政府政務會議卅一

孫洪伊通電 廣州參衆兩院軍政府總裁各省護法軍將帥各省督軍省長各團體

各報館公鑒自國會破散約法毀裂凡北京一切非法機關根本上絕不成立此護法軍所由興也頃者報載北京有稱爲新選出之總統者夫國無論君主民主元首繼承皆必有一定程序不可移動而國乃可安吾國舊爲君主政體孔必正名春秋大居正故凡帝王嬗統之際有不如法者史家胥以僭僞屏之甚至如唐立幸蜀肅宗以太子卽位靈武猶爲議者所不以其授受之際不明也民國總統有正當之選舉機關載在約法武力派以己意竄改法典私製議員此祇可視爲私人機關以如此機關執行選舉而可謂之總統比之君主時代是莽卓不裕不爲篡竊燕棗蕭鸞可稱繼體民法不由合法婚姻產出者爲私生子私人如此豈國家而可由私生總統耶(中略)法蘭西第二次共和成立君主黨麥馬韓爲總統國會迫使辭職而法之民主國始固防微杜漸計之不可不豫也嗚呼武漢失圖本初之前車可鑒海西猶在許龍之妖計頻聞今苟奉此人爲總統法律上不啻承認非法之機關政治上且將爲復辟之張本現正

武國會已依法集會廣州國家正統有托此等紫色鼯聲當然在屏斥之列惟望我南北官民一致主張上維國憲尊嚴下保國民人格則天下幸甚國體幸甚孫洪伊叩虞西南各省無論如何反對。俱不足以動安福部之心。惟當時有一種駭人消息。謂徐東海非能永久低首下心於安福部者。將來必有對待之計畫。經有人獻策於東海。宜牢籠新舊交通系。以便將來控制財政。此時應與段派親近。（段派不盡安福）對於馮派（當時未分直奉）及西南方面。亦須極力敷衍。操縱三方面以烘托自己之勢力。然後當一任大總統。方有意味。不致蹈黎馮之覆轍。東海已爲此說所動。自被選後。除見客外。時常閉目垂睛。獨坐一室。若有無限深思者。安福部聞之。不能不驚心動魄。所謂極盛之時。卽伏衰敗之根。月滿則虧。理固然歟。

更有一節。令全盛時之安福部。美中不足。留爲後日失敗之因者。卽副座不能產出是也。徐樹錚之計畫。本欲正副總統。俱由安福部一手包辦。無奈副座資格。有馮國璋。張作霖。曹錕。三人。鼎足於其間。安福部對於馮本處。反對地位。舉馮已不成問題。惟交通系梁士詒與馮頗有關係耳。卽以張曹而論。安福中亦不能一致。劉恩格等欲舉張。王印川等欲舉曹。而

徐樹錚則欲操縱於張曹之間。梁士詒則欲乘曹張相持不下之時。爲馮收漁人之利。（徐梁陰謀見下）故卒至兩敗。其餘更有主張以資格武功爲標準者。有主張以擁護及善後爲交換者。有主張留此席以餌西南者。議論愈歧。枝節愈多。更無結果。迭次開會皆不足法定人數。卒以延期。表決多數通過副座問題。遂擱置不談。

安福部議員有三百八十餘人之多。在兩院宣言自誇爲多數黨者。何以有不足人數之事。此又不可不加以考察也。蓋由安福部係一種勢力之結合。無政黨貫徹之精神。人數既多。資品不一。黨中隱隱大別爲三級。第一級領袖如徐曾王等。居高臨下。發號施令。第二級各課及各招待所之幹事。供領袖指揮。傳達命令。第三級參養服從而已。當副座問題不能解決時。梁王兩議長。屈尊遍訪各招待所。有感受不平待遇之份子。公舉代表陳述不平之意見。略謂我輩對於副座問題之主張。與兩議長同。極願隨議長之後。深信俱樂部議員亦同此意。惟議會中議員之資格。無分彼此。而俱樂部則有大議員。小議員。特別議員。普通議員。內部議員。外部議員。機密議員。非機密議員之分。顯分階級。竊以爲非適宜辦法。兩議長何不廢此階級。一視同仁。則意見融洽。團結鞏固之效。可得而觀矣。王揖唐聞之。拂然不悅。答

以俱樂部何嘗定此階級。該代表歷舉幹事員等勢。欲以證實之。梁士詒亟曰。不必多談。以後各所自舉接洽員三四人。到部接洽。不必假手部中指定之幹事員可也。梁王去後。各所幹事員聞此消息。勃然大怒。幾至演成武劇。經領袖出而調停。始相安無事。安福部內幕如此。故雖以徐樹錚之陰謀。曾王之手腕。又濟以金錢之作用。一遇外界之競爭。便無勝算。可以獨操。可見該部之稱盛一時者。一由西南人材。自樹一幟。二由各黨有所畏避。冷靜者多耳。觀於副座難產。可見一斑。



## 安福部與國會

吾紀是篇亟應先聲明者。則國會之法律問題是也。北方召集新國會。西南召集舊國會。誰合法。誰非法。此種問題。不在此篇範圍。吾非法律家。亦不便妄參末議。此篇係「安福部與國會」所紀國會之事。以與安福部有關係者爲限。閱吾書者當諒此旨。

舊國會九百餘人（兩院合計）梁啓超改組之主張。謂中國地廣人衆。每議員一人代表公民四十餘萬。安能代表真正民意。而在議會則嫌其多人。雜言龐。此其所以搗亂也。不如裁減其數。政府可省參養之費。議會易收統一之效。故此次召集新國會。兩院合計四百餘人。西南各省尙未加入。即合西南各省補足之。亦五百餘人而已。故安福部有議員三百八十餘人。便爲多數黨。可以在兩院指揮如意。

安福部自民國七年六七月起。至八月止。製造兩院議員。財力與勢力並用。聞耗去金錢九百餘萬。此一篇糊塗曖昧賬。個中人不肯宣佈。外間何從清算。但觀其競爭買票有價可稽者。每張約二三百元。爲數已不貲。而包攬之大小頭目。奔走之滿地嘍囉。狂吞浪費。更漫無可核矣。（聞湖北一省領去六十萬元。實用十七餘萬元。）夫選舉既有名額。票數之規定。

勢必出於競爭。上則黨與黨爭。下則分而爲無量數小團體之爭。而牢籠要結之術。亦百出不窮。此亦立憲各國所不能免者。不過安福部以蠱法弄弊作奸犯科行之。遂造成罪惡爲國人所不齒耳。撮我見聞誌之如左。

(一) 選舉時之趣劇

研究系與安福部競爭最烈之地。乃在江蘇。因該省軍民長官。非安福系而河間系也。衆院選舉結果。淮揚道安福佔三名。研究一名。滬海道安福二名。研究一名。蘇常道安福四名。研究二名。徐海道安福三名。研究二名。金陵道安福二名。研究一名。比較而觀。研究系可謂失敗。乃欲於參院選舉爲補牢之計。研究系健將藍公武親臨前敵。安福部特派段書雲帶來巨款。兩不相下。一時票價漲至三百元。且鬧起江南江北之意見。後來研究系。漸露弱點。仍未肯讓步。各展陰謀。遂釀成搗毀票匭之笑劇。其肇事原因。緣此次寧垣參院選舉。選民調查合格者。城內一千四百餘名。四鄉一千三百餘名。共計二千七百有奇。其中不合資格及重複者。頗占多數。有龜奴謝寶寶等亦列選民冊內。惟四鄉投票。向比城中齊整。無識農民。莫不服從總董與董事命令。囑其投某某及某某。從無一敢違拗者。現因參議院破天荒

改歸民選。垂涎參議員者。人數愈衆。各鄉總董董事在鄉間開會討論。依票數之多寡。支配當選者若干名。以一千三百有零票額。可以當選四十六名。遂公同議定徐莖錫、張大衡等四十六人。每人擔任約十人入城。作兩次投票。而城中一般士紳。聞鄉間此種消息。遂亦於投票前一日開會。亦籌定張斌、甘鏞等四十六人。以爲抵制鄉間之計劃。並包定海洞春、長松東號、第一春、秦淮旅館、問柳、等菜館。是日不賣外客。專爲代人投票者咀嚼之供。此事前佈置之大略情形也。不料此次投票方法。係屬創舉。原無明文規定。前由齊省長中央籌備國會事務局于局長電咨投票概要十四條。分電各縣知事。妥慎辦理。江甯初選監督孫知事受各方面運動。場中佈置將天字匾、與地字匾、立字匾、黃字匾、等設在一處。未能顯然區別。(以下類推)以致投票者不甚明瞭。遂多錯誤。愈錯誤。愈擁擠。秩序因而大亂。起初管理員、監察員、猶力爲維持。厥後人數愈聚愈衆。有持投票證一張。硬搶投票紙十餘張。管理員亦無力禁止。一人作俑。衆人效尤。秩序更形紊亂。而城鄉又起競爭。鄉間既欲爭勝。城中又恐失敗。隱隱中已含有兩不相下之勢。適有鍾靈淳化兩鄉。投票大隊約齊而至。投票所地方既形窄小。管理員發給票紙。又甚慳吝不予。因而大犯衆怒。一聲叫打。遂羣起附和。天字

甌管理員。首當其衝。藏字甌管理員。見事不佳。棄甌內竄。其餘各甌管理員。亦紛紛潛逃。票紙因擲散滿地。票甌遂當場撞毀。初選監督孫知事。睹此狀況。知難收拾。遂立時宣布停選。其已投票概作無效。改期再選。縣署辦公人役。四出尋雇黃包車十餘輛。拖載票甌回署。其一種倉皇現相。令人見之發噤。

最奇者。又有江北阜甯縣。衆院管理員。顧培芝被嚇身死一事。緣阜甯縣紳商學各界。遍寄傳單。略謂該縣衆院初選人名冊。浮濫至十一萬三千四百二十六名之多。僞造者十之四五。迫分十區投票。無非自填一人。或填數十票數百票不等。惟二區管理員顧培芝。依法辦理。不肯從同違法。致被強暴者。迫脅侮辱。陰謀者詭詐恐嚇。忿極縊死。業經公民嚴福葆方琛等先後電呈省長及淮揚道尹。各派檢驗筆跡究辦。紳商學各界於六月十六日假縣立二區國民學校開追悼大會。

其餘如皖省之十八羅漢五路財神。（衆院王揖唐等十八人。皖人稱爲十八羅漢。參院五人。稱爲五路財神。）鄂省之抽幫換底。（研究系阮毓崧。衆院實投有四十八票。開甌僅二十七票。熊輯五實投有四十三票。開得二十六票。皆被人抽換。）鄭萬瞻之恃勢取票。（鄭爲

安福健將。包攬湖北選舉。期前一日。鄭糾同四五十人。突入武昌府衙門。王純高監督處儲票房。要分存票。聲勢洶洶。守者以管票人外出對。鄭猶四處搜尋。憤憤而去。次日王監督聞之。以拿辦爲掩飾。閩省之由官指定。閩省各議員未舉以前。卽已決定無人不知。陝西之離奇報單。陝西選出議員。竟分送戚友報單大書特書。貴府某大老爺蒙督軍省長遴選中式字樣。真堪發噱。湘省之塗污選票。湖南選舉係吳劍豐包辦。楊哲子實得四十餘票。開甌後廢票佔三十票以上。票面所寫楊度二字。已成楊皮。楊之度。楊渡等種種怪名。吳嘗對人言。由其電告安福本部。轉電湘省當局破壞。侃侃而談。自鳴得意。形形色色。不勝枚舉。總之無省不作弊而已。

### (二) 選舉時之訴訟

(中央) 中央選舉第一部。卽中央學會互選之選舉也。有張玉崑者。以八千元收買林建倫所有之二十票。安福部以二萬元奪之。張與林交涉。林貪安福重金。與張廢約。張憤甚。赴京師高等審判廳起訴。同時又有何竣業亦以選舉舞弊。在法庭起訴。

一本案緣起。本屆參議員中央選舉會弊端甚多。不勝枚舉。其發覺者實惟第一部第一

部係於六月二十日開始投票六月二十一日第一部選舉監督通告投票時間自上午九時時起至十二時止開票時間仍在下午二時以後云云迨是日下午三時選舉人張君玉崑高君翀漢等同往會場監視開票乃其時會場已無一人而管理監察員等則稱投票人現只二百三十餘名尙未足額張君等聞之大駭遂相與往謁選舉監督傅君增湘當由李君中一出而接見張君等謂參選法第七條選舉須有選舉人總數三分之二以上到會始准投票今日到會人是否已滿法定人數若干并未過問張君等又謂此等投票實屬違法應請監督取消揭示（卽延長投票時間至下午六時之揭示）更新依法辦理李君乃復監督之意答以不能照辦張君等旋即辭出既而又晤六月二十日投票人傅君胡君等六月二十三日投票人郭君李君等均言伊等隨到隨投隨投隨去且均願具書證明不誤至六月二十五日張君等迺始正式起訴於京師高審廳而本案亦遂完全成立

二理由 選舉法有（選舉非有選舉人總數三分之二以上到會不得投票）之明文則非有三分之二之到會者不能舉行極爲明瞭但選舉施行法雖有但書謂（但選舉人過多選

舉場所不能容時得由選舉監督酌量情形令選舉人隨時投票云云）是蓋以會場狹小時爲限其他不能不俟三分之二之到會者乃當然之事然此次選舉並無會場狹小難於收容投票者之事乃竟蔑視選舉法令選舉人隨時投票於投票之員數等亦略無所顧慮又如某派公然使用代理者其證據確鑿歷歷可數據此等理由故謂此次選舉完全無效云

三言詞辯論 七月六日上午十時開庭先有何君竣業呈訴選舉違法兼舞弊之一案直至下午二時半始畢旋即傳喚原告張君玉崑等被告代理人胡君家鳳馮君濟忠又被告代理人律師胡霖等到庭審判長首問原告張君有何辯論張君謂被告代理人主張適用施行細則並不違法所以這個施行細則與參選法相互之關係如何不能不略加說明參選法是臨時參院議決的乃是一種法律施行細則是政府制定的乃是一種命令命令不能變更法律在於現在各國實爲一種絕無例外之原則要是命令的內容與法律的內容有抵觸時就立法說這種命令當然無效就適用法律說適用了這種命令以致推翻法律這種適用命令的行爲也當然無效試問被告代理人施行細則是不是

一種命令參選法是不是一種法律施行細則要是一種命令參選法要是一種法律是否可以適用施行細則破壞了參選法被告代理人又稱第一部不受第五部之拘束也是大錯因爲第一部第五部全是中央選舉會的一部中央選舉會乃是參選法所產出就法律說第五部既受參選法的支配第一部也就不能不受參選法的支配就實際上說第五部是內部總長兼任內務總長管轄全國的選舉故其布告亦爲辦理選舉的模範雖謂第一部應受第五部之拘束有何不可次由被告代理人胡君家鳳發言講法律不能專在形式上講當在立法的精神上講參選法所注重的是到會的人數施行細則所注重是投票的人數不但不是違反本法直是救濟本法至於第一部同第五部情形不同第五部是滿洲王公人數甚少第一部的人數甚多不能一概而論又次由被告代理人胡霖律師發言亦與胡君家鳳所言相同次又由原告張君發言這種法律論實在不必置辯原告只問該代理人施行細則就是一種特別的命令總不能不算命令既是命令能不能變更法律該代理人要說命令能夠變更法律原告情願輸服該代理人又說施行細則是本法委任的這話是極了從法律上委任出來的命令不但不補助他反

倒來破壞他豈有此理又次由被告代理人胡君家鳳發言法律上的解釋有文理解的解釋論理的解釋兩種我們辦理本屆的選舉因爲到會的法定人數太覺困難所以照着細則上注重三分二的票數以救濟之實在是一種論理解釋並且現在參院的選舉不但中央選舉會是個辦法地方選舉會也是這個辦法要是說這種選舉違法則全國辦選舉的全是違法全當更新選舉這次的國會恐怕辦不成了又次由原告張君發言被告代理人的這種事實論政治在法庭上原可不必置辯不過被告代理人他說這種辦法是一種論理解釋的結果就原告看起來要是一國的法律全用這種反對的解釋就管他叫作論理解釋可就危險極了請法庭格外注意又次由被告代理人胡律師霖忽言命令不能變更法律這是一種學者的主張辦理選舉的人並不懂得總之這是全法律的問題請法庭趕緊宣告辯論終結罷又次原告楊君立奎高君翀漢被告代理人馮君濟忠略有辯論審判長至此遂宣告本案辯論終結定於八日上午十鐘宣告判決云

四宣告判決 本月八日上午十一鐘高級法院民一庭庭長兼審判長推事張君式彝及

陪席推事等蒞庭首先宣告判決主文爲請求駁回次宣告其駁回之理由一謂施行細則乃是參選法所委任的一種命令與別的命令不同所以這種命令的效力不但可以變更本法並可以取消本法停止本法一謂這種施行細則的效力與參選法相等所以那第十條的但書就可以作爲參選法第七條的但書本此理由應予駁回云云

何竣業通告選舉舞弊公啓 通告報界書云敬啓者中央選舉實爲各種模範孰知舞弊違法莫甚於此竣業忝列學界法界末席且列第一部互選人擁戴法律義不容辭已往高等審判廳起訴定於七月二日上午開庭想吾司法界自有公平之主張也夫國會議員選舉法爲約法之一部份何等尊嚴何等莊重乃辦理選舉人員竟敢玩弄如同兒戲等法令於弁髦恃金錢勢力官階爲護符竣業一介書生惟知尊重法律雖抱救國之心僅具螳臂之能願與力異無任惶悚惟思愛護法律誰不如吾懇請大報力持正論以挽狂瀾而維憲政竣業幸甚大局幸甚

何竣業陳訴選舉舞弊原文 呈北京高等審判廳文云爲陳訴本屆中央選舉會第一部選舉舞弊及違法請求調核卷宗確查投票時實在情形准予提前審判事(一)

違背法令 一竊查修正參院選舉法第七條選舉非有選舉人總數三分之二以上到會不得投票此屆選舉各次皆未待法定人數到齊即行開始投票六月二十一日又任意延長投票時間按照選舉監督布告投票自上午九時起至十二時止是日展限者數次顯係違法行爲是日至六時仍未滿法定人數即定明日接續投票同時第五亦未滿法定人數惟定明日再行投票兩部彼此自相矛盾 二第三章第四十四條規定第一部互選人資格其一卽爲太學本科畢業按照籌備國會事務局解說與大學本科畢業程度相當者亦作爲大學本科畢業得列名冊此種解釋並未宣布今據陳訴人所知張清麟爲日本大學高等研究科畢業據稱按照日本學制與大學本科畢業相等屢次請求未得列冊顯係剝奪公權 三按照第一部選舉監督布告凡呈驗憑證報名投票皆須本人自辦而關於投票一節尤關緊要今代行投票者不知凡幾經陳訴人於六月二十一日上午指出頂冒張履鰲者一人其時辦理選舉人員不得已方將投票入場券扣留不令投票 四今舉陳訴人所知與此屆選舉有關碍者列如吳在章現在江西楊景斌現在上海朱文鑫現在上海張履鰲不在京羅泮輝

現在上海陳惠範不在國內胡仁源不在國內張玉崑（未去領入場券未去投票有人頂冒）據聞尚有死人列入互選人名冊但一時未能調查明晰 五依滿任三年爲第一部互選人資格之一件該局與監督未有解釋明文惟判定書類內有在外國任事准予歸入三年期限內計算者但當陳訴人代人報名時以該請求報名人歸國未滿三年惟合計國內外任事在三年以上被駁未予報名當將文憑退還不知究係何故（二）舞弊 一籌備國會事務局以鐵路局辦事人目爲官吏不准列冊今互選人名冊有鐵路辦事人員如李景鎬現在隴海鐵路局辦事又漢粵川鐵路工程局亦有四人列入名冊其餘尙不乏人路員既不合格何以上開數人可以列冊顯係舞弊 二楊德森一名兩次請求均被批駁以今互選人名冊忽見有楊德森其人陳訴人知其然惟不知其所以然當然認之爲舞弊 三互選人名冊宣示後擅行取消茹養源李成章二名後又取消若干名皆未宣示按照修正參院議員選舉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未有期滿卽爲確定一語是於互選人名冊宣示二十二日以後不能有所更改增減也明甚今擅行取消以致牽涉選舉人全數顯違法令 四陳訴人已查得有

六人年齡不足而列入名冊者如黃國驤二十四歲陳明壽二十七歲王正黼二十八歲胡憲生二十八歲梅貽琦二十九歲李松濤二十九歲 五陳訴人等見選舉票反面有作記號者按法此項選舉票即爲無效今該監督是否依法施行 六其餘情事以時期急迫陳訴人一時不易調查暫時未便告訴惟查判定書批語無論准駁多不一致且語多含糊大滋疑慮應請 鈞廳速向中央選舉事務所第一部調取原呈憑證及各項案卷以及投票錄選舉錄選舉票等等以便詳查而釋羣疑 查修正參議院議員選舉法第十九條準用衆議院議員選舉法再查修正衆議院議員選舉法第八十四條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其選舉無效 一選舉人名冊因舞弊牽涉全數人員經審判確定者 二辦理選舉違背法令經審判確定者 陳訴人所舉發各事實皆指證確鑿非調核冊籍派員查明舞弊及違法情形奚以重法令而重選政(二)疑義 互選人年齡資格中央選舉事務所以三十歲以上爲限惟既稱爲互選人是由法理言各選舉人皆得爲被選舉人故互選人年齡當以三十五歲爲限不當以三十歲爲限 選舉監督當投票開票時間蒞場絕無僅有 茲依修正參院議員選舉法第

十九條及修正衆院議院選舉法第九十三條選舉人確認辦理選舉人員有舞弊及其他違背法令行爲時得自選舉日起於十日內向高等審判局起訴並依第九十六條司法衙門應提前審判請予照辦爲特陳訴（另有追加理由及續請調查宗卷兩件從略）

審判廳開訊中央選舉訴訟 二日上午八時餘爲京師高等審判廳審理關於中央第一部選舉監督辦理選舉事宜互選人認爲違法一案誌其大概如下 查該項選舉訴訟案之當事人原告係律師張玉崑及楊立奎高翀漢三人皆具有備選資格而列名互選者被告爲現任教育總長充中央第一部選舉監督之傅增湘係委任該部部員胡某馮某爲代理人雙方辯論頗有理由惟原告以院法爲前提認定不滿法定人數遽行投票爲違法當然無效被告舉施行細則第十條第一項之但書爲辯論之根據認爲非違法原告又舉第五部監督之布告稱到場互選人不足法定人數依法不能投票等語而第一部監督同時之宣告適成反例孰爲適法孰爲違法不難參觀互證而得其真相被告辯論謂五部之布告不能拘束第一部之宣告仍認爲非違法

當時庭長張式懿及推事二人統兩造之辯論合以書記官關某之筆述略詰數語遂宣告辯論中止俟星期四繼續審理同時又有互選人何竣業亦上訴中央第一部選舉監督違法舞弊列舉五款（見上）張庭長遂依次詢問案由原告何君一一陳明被告代理人胡君一一答辯法官遂亦宣告辯論中止同於星期四再行判斷

（山東）山東因選舉而撤換濟南道尹唐柯三以張仁濤代之。於是大施其鬼崇行爲致激成胡立峯等向法廳起訴通電聲討。

劉甲一電 大總統國務總理籌備國會選舉事務局鈞鑒國會選舉爲國家大典山東濟南區衆議院覆選於本月十日舉行甲一等既取得初選當選之資格卽能代表民意莫不慎重將事是日該監督僅設寫票一席故意延宕時間致當日不開票甲一等查照國會選舉法第三十六條具公函請監守票櫃既聞有人請求被拒卽未實行及翌日開票入場參觀互相詰問甲一等四十二人不謀而同所舉者爲章邱縣農會會長王逢源及開票已畢王逢源僅得有效票二十二票又無效票六紙共計二十八票人票不符甲一等不勝駭然始悟該監督開票延緩拒人監守票櫃始有深意存焉

除向該監督具呈質問並依法起訴外合詞籲懇迅電將此次選舉全部取消另行依法改選以重選政而洽民意無任感禱甲一等二十四人叩真

王逢源等電 (銜同上)此屆山東濟南區衆議院覆選該監督竊取選票移花接木違法舞弊至斯已極輿論譁然羣情忿激請迅電取消另行覆選以重選政而平民氣  
山東公民王逢源等三十八人叩文

胡立峯等電 本區此次衆議院覆選立峯等應召而來純取人才主意所舉爲現省議會副議長王案廷當投票時確係一致行動字畫真切絕無錯誤及投票事竣當日未遂開票當有選舉人伊著名等十人以上依法請求監督守票廬以防法外行動當局堅持不允居心已屬可疑今經過一夜黑幕當衆開票王案廷共僅得票三十二張按之當時所投票數竟大相懸殊且其中尙有廢票八紙非籍貫大錯卽字跡顯乖情弊昭然立峯等萬難承認用特合詞籲懇伏祈鑒核澈查准將此次覆選全部撤消迅令改選以昭大公而重民意不勝翹盼之至濟南道衆議院議員初選當選人胡立峯等三十九人同叩真

田允青等電 國會選舉爲國家安危之所係中央慎重選舉之至意民等夙聞有素自當選爲復選選舉人卽各具代表眞實民意之決心以期選出洞悉商民疾苦之議員建利國福民之政策乃不意抵濟以來卽聞有指定名單利誘勢迫非法選舉之謠傳民等仍矢初念概不問聞業經依法投票並依選舉法施行細則第三十六條第二項請求監守票匭以杜弊端竟被駁未准翌日開票時民等入所參觀凡平日謠傳聲浪最高者多已當選疑竇滋甚參觀人民出場大譁民等互相詰問乃知不謀而同者票選濟南總商會會長張肇銓之票計共四十三張確已投票入匭而開票結果張肇銓僅得有效票二十五張無效票三張以致落選票數暗消情弊顯然除一致敬向該監督交涉並依限起訴法庭外爲此合詞籲懇鑒核迅電該監督依法改選以重選政而維國本國家幸甚選舉幸甚山東濟南道衆議院初選當選人田允青等四十三人（天津）天津縣衆議院議員初選開票監察員張炳臣上省長兼選舉總監督陳明當日情形並防省會選舉舞弊懇請鑒核竊於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值天津第一區開票時竟有成捲之票紙炳臣檢出交與代理初選監督查閱斯時選舉參觀人多有知此事者除禁請初

選監督將未開之匭勿開啓外。一面懇請鈞座飭知初選監督照辦。並乞知照部派直隸選舉臨時視察員到場視察。曾蒙批示在案。惟開票所次日仍行開匭。至六月六日始蒙初選監督批示。呈悉查衆議院議員初選開票匭。並無成捲票紙。五月二十五日在場監察員有二十餘人。如有成捲票紙。豈能皆無異言。況投票時以調查員資格。按日至場。會同管理。監察各員詢問投票人姓名住址。交付票紙。在投票時該氏與監察管理各員。既未將多數票紙。交付一選舉人。票匭之內。又焉有開出成捲票紙之理。所請應無庸議。等因。批出之後。不第票匭業已開完。覆選亦將着手。至初選監督批詞。皆無異言。然當日之監察員。當選者居大多數。孰樂推翻。究之有成捲票紙。無成捲票紙。核對票紙筆跡。即可證明。其多數選紙筆跡一致者。卽爲成捲之票紙無疑。現雖事過情遷。尙有追究與否。權操之上。非炳臣所能過問。最可慮者。省議會選舉近在指日。若仍如出一轍。對於選舉前途。可爲之一哭。爲此懇請省長兼選舉總監。乞於省會選舉時。設法整頓。以重選政。實爲公便。中華民國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奉省長批。現據天津縣衆議院初選監察員張炳臣稟稱。辦理選舉違背法令。請暫勿開匭等情。奉批。所稱是否屬實。候令縣查明辦理。可也。又東北縣公民房端麟爲選舉

舞弊昨特呈請省長派委查辦等情當奉批云所稱是否屬實候令縣查照辦理

(九江)九江衆院選舉。因預定當選人不足票數。竟於各被選人之不足法定票數者名下。偷挪一二百票。實行其移花接木手段。不料事機不密。爲人所知。面詰監督汪念祖。要求將當選人票數交出。開封檢查。汪托故不允。激成衆怒。遂在地審廳起訴。法庭爲顧全汪知事體面。未正式開庭。僅命書記官秘密檢票。宣告無罪。一方敷衍原告。剝去羅增、周斯孚、歐陽華等四人。認爲票不足額。而德化東鄉譚家版一區。已徇李巨室之請。重投新票。其訟始息。

### (三)選舉時之各方面

(安福部與交通系)亞東通信社當時發表一報告。謂安福交通兩首領會議選舉費一百四十萬。交通財政兩部各出七十萬。曹汝霖長財部。允許照辦後。安福欲盡取此百四十萬。以此意詢梁。梁曰。我但要四十萬。徐王亦允之。惟屆時名額。須由安福支配。不料梁手腕靈敏。先在交通部提去四十萬。王揖唐大憤。電徐樹錚回京。在鐵路協會與梁開談判。雖未破裂。而梁手頭鬆動。多向風轉篷。趨附梁氏。安福願獻百二十票於梁。以聯合提携。爲交換條件云。又上海日日新聞云。中央政界自新國會議員選舉後。似有一時小康之象。然其裏面

暗潮。凡人皆得而知之。最要重者。卽莫若安福俱樂部。與舊交通系之兩派。餘則不過爲二  
三之少數黨耳。或謂安福舊交通兩系之內面競爭。雖云激烈。不時將有握手之事。不知安  
福系非素信用交通系者。其頭領梁士詒。已儼然一敵國。而舊交通系亦常以安福爲一政  
敵之警戒。故一面與馮派聯絡。自其南下之際。已將此消息洩出。其將來之步調。能否一致。  
與舊交系今後之取如何態度。固非今日所可預測者。惟現兩派軋輾之暴露於社會。既已  
成不可掩之事實。或又謂曹汝霖陸宗輿等現互與安福派往來不依然有親密之傾向  
乎。不知此尤爲皮相之觀察也。何故曹陸爲新交通系之人。現與舊交系已有公然反抗之  
事。如借款問題。礦業官辦問題。卽其明證。是曹陸兩氏已可證明其爲安福派轉藉之人矣。  
然則今後之中央政界以兩系勢力之消長如何。而爲其政局變動之機械者。又不待智者  
而始知之也。

(選舉時之棄權人)中央第一部參院選舉發生訴訟。有陳惠範等致函報界云。敬啓者鄙  
人等對於本屆參議院議員。中央選舉。雖經列冊甘心棄權。各次投票。概未與聞。誠恐未盡  
週知。易致誤會。務乞登之大報。以明真相。不勝感荷之至。中央選舉第一部棄權人陳惠範。

李應泌、李植榆、李純圭、陳維屏、朱斯蒂、丁榕、俞慶恩、楊景斌、羅培華、倪錫純、王曾憲、蔣守柏、全鞠躬。又接何竣業來函云。敬啓者鄙人爲中央選舉會第一部互選人之一位。除二十二日。二十三日。爲顧全大局贊助政友起見。不得已而到場投票外。其餘選舉事概未與聞。懇祈登之大報以明事實。無任感盼。專此敬請台安。何竣業敬具。又天津總商會前准直隸實業廳爲中央選舉調查合格商人。其資格以年納稅千元。或百萬元之資本爲合格。合此項資格者太少。我津確查僅有四人。刻已稟明農商部。暨實業廳查核云。

(選舉時之市面)當運動選舉最活動之時。各省市面極爲熱鬧。尤以茶樓酒館妓院爲利市數倍。聞天津商界言。自保垣舉行覆選以來。市面驟增數萬元之現款。雖端陽節已屆。而市面反呈活動現象。選舉之裨益於商民。實非淺尠。尤可異者。保垣數月以來。所有娛樂各場。業經漸次消滅。一等妓院。只餘三家。近自選舉盛行。忽又增添六家。一方面爲選舉運動之介紹場所。一方面爲即可爲消納金錢之良好機關。誰謂選舉無益於小民哉。尤奇者。此次直隸事務所。先曾遍約本埠各印刷局。開明選舉票價格紙樣。呈候訂購。各印刷商。均以此爲大宗生意。爭以廉價呈報。大有投標競勝之觀。其所估之價。總計在二萬元以上三萬

元以下者已有數家。而該所結果。乃獨向高價四萬元之北京印刷局定購。說者咸謂同一貨色。而該所偏舍廉價而趨貴價。直大反於商業常例云。

(選舉與時局)有北京某要人發表對於時局之意見。據云。此次總選舉。因買票與官廳干涉(聞有某要機關對於各省曾發密電令其妨害反對黨當選之說)兩方法。勝利全歸安福交通兩系。是以將來選舉總統形勢。目下亦已明瞭。於是馮氏之總統希望不能不謂為完全失敗。但馮氏失望。究竟於現下時局及北洋系果為有利與否。甚屬疑問。而安福交通兩系名士。則謂馮氏之勢力不足畏。察其態度於前途似甚樂觀。不知因獸猶鬥。馮氏既失望。則必開始為他種運動。亦屬意中事。乃安福交通兩系策士。眩惑目前一己之勝利。不遑顧慮大勢。專逞一己之私慾。遂至與從前友黨。亦均相抗相鬪。自以為妙策。而不知增加政敵。日陷於孤立無援之境。其愚誠不可及。馮氏實為北洋派一方之重鎮。與研究會討論會感情雖有隔閡。然究為年來提携之友黨。理當親善。而兩派現在故意謀北洋派之分裂。並與友黨絕緣。設將來民黨再北上時。兩派果能有單獨對抗之勇氣乎。吾人常以段氏為中國之唯一無二政治家。而誤此偉人者。安知非安福交通兩派之名士。卽今思之。吾人甚為

民情去去是說也。願在先見之明，勿謂秦無人也。

(四) 國會開幕與馮總統通電

八月十二日爲新國會召集開幕之期。轉輪出胎各議員陸續來京報到。安福部大功告成。喜可知也。是日上午九時。總統、總理、國務員親臨開會。宣武門大街至象坊橋一帶。軍警林立。警察廳循例傳諭商民懸掛國旗。國會門前綵牌高築。陸子欣避暑北帶河。亦自遠而至。九時十五分振鈴開會。干寶軒登台佈告。應擇議員中年最長者一人爲主席。馮河間登台致祝詞。自稱代理總統。段合肥亦有祝詞。宣讀畢。向國旗行禮。此普通之儀式。無足異者。惟限制內外新聞記者旁聽。京外各報特派員往取旁聽券。皆被拒絕。可謂無意識之至。馮總統由國會返白宮。即發出通電。表明心迹。

各省督軍省長天津曹經略使張總司令各都統各護軍使各鎮守使各師旅長鑒國璋服務民國已歷七載。變故迭經。飽嘗艱苦。去歲邦基搖動。幸賴總理與各督軍羣策羣力。恢復共和。其時黎大總統辭讓再三。元首職權無所寄託。各方面以約法有代行職權之規定。大總統選舉法有代理之明文。責備敦促無可逃避。國璋明知涼德不足。

以辱大位當以尊重法律之故不得不忝顏庖代獨念約法精神之所在一日中華民國之統一一曰中華民國之平和國璋挾此兩大希望而來以求與根本大法精神相貫徹非有一毫利己之私惟期不悖於法理以資免於罪戾耳今距就職代理之日已逾一年而求所謂統一平和者乃如曇花泡影了無把握推原其故惟國璋一人實尸其咎古人云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又云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國璋雖自認約法精神無有錯誤而誠不足以動人信不足以孚衆法不足以馭事惠不足以及民以致將士暴露於外閭閻愁苦於下耳目所接觸者無往而可抱樂觀雖有賢能之閣僚智勇之同袍而以國璋一人不足表率之故無由發展其利國福民之願力所足自白於天下者惟是自知之明自責之切速避高位以待能者而已今者攝政之期業將屆滿國會開議已在目前所冀國會議員各本良心上之主張公舉一德望兼備足以服統一而操平和者以副約法精神之所在國本以固隱患以消國璋方日夜爲國祈福爲民請命以自懺一年來之罪狀皇天后土實鑒此心若謂國璋有意戀棧且舉競爭選舉相疑者乃爲局外之流言豈知局中之負咎在國璋渴望國會之速成以求

時局之大定乃有之其他絲毫權利之心固已洗別淨盡矣至於國之存亡匹夫有責國璋等在野苟有可達統一平和之目的而盡國民一份子之義務者惟力是視豈敢辭也敢布心腹以告賢者國璋文印

(五)國會之形形色色

國會成立第一問題。即爲兩院議長。安福部既製造成多數黨。理應連胎而產。即安福部亦不甘讓諸他人。惟參院議長一席。當開辦選舉之初。已定計屬之梁士詒。故梁之議員。由中央第三部着手組織。王揖唐由第二部着手組織。後因參院議長。決定屬梁。乃改途辦理。衆院議員中央雖舉出。參院亦棄而不就矣。安福部之甘讓參長於梁士詒者。所以籠絡舊交通系。並以敷衍梁氏。戢彼競爭總理之野心。而梁之肯屈尊爲此者。一因副座問題有所利用。二因對於西南欲達其目的。組閣猶後也。(陰謀見下)衆院方面王揖唐。以安福部首領。及臨時參議長資格。其議長席。當然非他人所能競爭。故新國會開幕後二十日。衆院開會。公舉議長王揖唐已操券而獲。至於副議長一席。則不能無所爭耳。

安福部出資收買之議員。每月一律給三百元津貼。(重要人物有不止此數者)而各小團

體之分裂。約分四派。各擁戴一小頭目。互爭雄長。「一克希克圖派」聯合蒙藏議員康士鐸、烏澤聲等屬之。「二周渤派」合湖南、湖北兩省議員爲一團體。其中堅人物。爲鄭萬瞻等。「三劉恩格派」由東三省議員。因督軍團之關係。勾結周應璜。收吸山西議員之一部。「四王印川派」以河南議員爲根據。而安福部首領之親信附之。初王印川以爲副議長一席。可與王揖唐同帶而生。不料康士鐸一派。先爲作梗。康因臨參秘書長前爲王所奪。各派繼起而爭。頗難解決。於是劉恩格乘機崛起。而自慚資望太淺。乃別開生面。思以武力爲後盾。返乞奉督之電薦。徐樹錚因欲消除張督算賬之餘怒。轉囑王揖唐遵照辦理。王印川遂降而爲秘書長矣。

衆議院秘書廳之組織。尤有種種駭人聞聽之事。職員竟多至五百人。查修改之國會組織法。衆議員總額不過四百零六人。除西南數省未能選舉外。各省區選出之議員。全數到齊。祇三百二十餘人。秘書廳職員較現有議員總額增多五分之二。且聞尙有陸續發表者。爲數又屬不少。眞世界萬國自有國會以來未有之奇觀也。按照從前參衆兩院秘書廳。組織規定職員。總數均在百人左右。衆議院秘書廳。計一二三四等秘書三十人。書記六十人。技

士若干人（約二十人左右。技士卽速記生）已覺人浮於事。無事可做。今遽增至四五倍。究竟此法外國會之衆院。有若干大事。殊駭聽聞。秘書廳須五百人辦理。職務如何支配。衆議院屋雖寬大。五百人辦公是否可以容納。皆令人莫得其解。比經調查。此五百人之支配。及其來歷。大抵議長王揖唐之親戚故舊。均居要職。如會計科長鄭某。庶務科長趙某。均其外甥。以次秘書科員書記均係合肥鄉人（甚至大廚房茶房亦多屬議長有關係之人）試過該院秘書廳卽聞合肥人土話之聲。隨處皆是。北京晨鐘報前載王揖唐此番得意。謂爲生平榮宗耀祖之時。似謔而近虐。但按之事實。並不覺其虐也。議員既引用私人。上行下效。私人中還有私人。自然愈引愈多。於是若干議員。在安福部略占勢力者。每一議員又輒薦三四人之多。王氏先自心虛。不得不受其要挾。所以多至五百人。目前此五百人之支配。除經委任爲各科科長。科員。書記。指定職務外。有所謂編譯。繕校。兩種名目。現在該院計設文書。議事。速記。會計。庶務。五科。每科均多至四五十人。截至九月十日上午發出各科人員之徽章。計共二百二十五枚。午後又添四人。添發徽章四枚。卽此已共得二百二十九人矣。此外添設之編譯。繕校。兩處。則爲二百七十餘人。共合五百餘人。衆議院每科辦公之地。祇占一

二房間。以至三四間。乃合嚮聚數十人。甯有容足之地。時因爭持坐位。聲喧戶外。而各科科長從中調停。大費苦心。乃至不得已。央求各員不必再來。畫到。謂本來無多事。諸君不來。可免跋涉之勞。且仍可照常領取薪水。何樂不爲。京中各機關照例有職員畫到簿。以攷勤惰。認真者監視綦嚴。不意該院反是。祇愁職員前來畫到。轉婉言擋駕。昌言授受乾薪。斯尤聞所未聞矣。編譯繕校兩處人員。因人數太衆。無如許微章。遂概不發給。復以此屢與警衛衝突。警衛長不得已。至秘書長處請示辦法。秘書長王印川。不知何從想起一絕妙方法。言編譯、繕校、兩處人員。各持本人名片。赴文書科蓋一小印。出入交警衛查驗放行。尤爲怪事。至秘書廳經費。原來亦有限制。照今日局面。胡亂支用。又何嘗不可。但人數既多。至五百。除委定各科員書記。須照章領薪外。其餘編譯繕校處三百餘人。編繕員月薪有多至二百元者。需款甚巨。不知其如何籌措。而王揖唐則謂已別籌得大宗款項。備作此用。年來引起風雲擾攘之國會問題。政府一再曰舊國會組織不良。修改組織法。減少人數。乃新國會產生秘書廳怪象如此。其果較舊國會良否耶。

(六)安福部議員之姓名

中央參議員

胡鈞(千之) 許喆(少芸) 吳宗濂(挹清) 王世澂(莪孫) 鄧鏞(守瑕)  
魏斯炘(阜歐) 陳煥章(重遠) 張元奇(貞午) 蔡儒楷(志賡) 熙彥(俊甫)  
李兆珍(星冶) 江紹杰(漢珊) 王郅隆(祝三) 林韻宮(以字行) 毓朗(餘痴)  
溥緒(竹生)

直隸參議員

曹鈞(秉權) 楊以儉(臨齋) 陳賡虞(鳳韶) 趙元禮(幼梅)

奉天參議員

曾有嚴(子威) 陳瀛洲(海峯) 趙連琪(玉雙) 陳克正(止中) 蘇毓芳(秀庭)

吉林參議員

祝華如(笠三) 于貴良(樞宸) 畢維垣(輔廷) 成多祿(澹堪) 徐肇銓(亞衡)

黑龍江參議員

翟文選(希仁) 蔡國忱(興周) 楊崇山(簡齋) 李占英(潔岑) 宋連甲(貫忱)

山東參議員

王錫蕃(季樵) 張玉庚(岱青) 尹鴻慶(瑞亭)

河南參議員

張鳳臺(鳴岐) 畢大昌(觀文) 李時燦(敏修) 王祖同(肖庭) 史寶安(吉甫)

山西參議員

田應璜(子琮) 賈耕(叔農) 解榮略(芷紉) 曾紀綱(子常)

江蘇參議員

段書雲(少滄) 鄧邦述(孝先)

安徽參議員

倪道杰(幼丹) 蘇文選(棣卿) 張敬舜(華臣) 姜兆璜(襄廷) 柳汝士(冠民)

江西參議員

李盛鐸(木齋) 吳鈞(伯琴) 陶家瑤(星如) 賀國昌(羣生)

福建參議員

陳懋鼎(徵宇) 林灝清(朗溪) 陳之麟(芷汀) 楊廷樞(幼亭)

湖北參議員

陳寶書(豪生) 錢葆青(仲仙) 陳元祥(卓齋)

湖南參議員

易順豫(由甫) 陳嘉言(梅生) 杜 俞(雲秋)

陝西參議員

王 樾(蔭之) 武樹善(念堂) 郭毓璋(蘊生) 宋伯魯(芝田) 何毓璋(達甫)

甘肅參議員

秦望瀾(少觀) 趙守愚(智若) 李增禮(華如) 吳本植(子幹) 段永新(定丞)

新疆參議員

一不拉引(舜臣) 李鍾麟(綬青) 王學曾(少魯)

京熱綏察參議員

孟憲彝(秉初) 龔秉鈞(子和) 鄭仲初(次超) 馮汝驥(申甫)

川邊參議員

趙心得(一清)

蒙古參議員

德色賴托布(松坪)林炳華(耿凡)鄂多台(庚元)李國杰(偉侯)札噶爾(明軒)

棍布札布(繼庭)朱仕清(子明)楊壽枏(味雲)阿拉坦瓦齊爾(新甫)

唐理淮(伯平)劉文煜(鏡澄)色丹巴勒珠爾(治庭)周秀文(夢蘭)

西藏參議員

馮汝鈞(恭衡)江贊桑布(堪布)梁鴻志(仲異)格勒索巴(松亭)

青海參議員

汪聲玲(筱岩)劉星楠(雲平)

直隸衆議員

卞蔭昌(月庭)王葆盞(伯珩)田子鵬(展程)汪鐵松(秀山)張佐漢(筱良)

董景勳(慕唐)盧嶽(宗五)王文芹(采章)賀培桐(湘南)武繩緒(繼勛)

吳得祿(廉卿)

奉天衆議員

郟克莊(敬如) 劉恩格(鯉門)

曾憲文(述堂)

高清和(奉五)

魏福錫(霖葛)

董寶麟(奉軒)

孫孝宗(咸庭)

馮冲春(旭升)

教德興(政宸)

翁恩裕(問卿)

劉輿甲(星閣)

吉林衆議員

金明川(月岑) 遼長增(景新)

賈明善(自誠)

王沐身(省三)

趙人驥(逢伯)

王汝澂(蔭南) 孫恩溥(瞻原)

黑龍江衆議員

張文翰(墨林)

李維周(蔭棠)

趙鎮(東藩)

王文璞(惠宣)

趙仲仁(作人)

劉振生(慰齋) 文字鐸(以字行)

山東衆議員

王廣瑞(少農)

艾慶鏞(韻笙)

王廣瀚(海槎)

王之籙(圖軒)

王宗元(怡柳)

河南衆議員

徐卓增(立吾) 鄭錫田(硯農) 張石生(秋岩) 郭景岱(海峯) 李隨揚(協丞)  
陳鴻疇(錫九) 王曾禮(漢台) 李自辰(卓雲) 何霽峯(岫齋) 李綏恩(仲安)  
原恩瀛(筱蓬) 王印川(月波) 王澤放(仲劉) 張坤(子厚) 郭涵(芳五)  
林東郊(薺原) 彭運斌(右文) 陳善築(壽民) 袁振黃(承軒) 張縉璜(蘭皋)  
金燾(魯樵)

山東衆議員

李元晉(體乾) 常贊春(子襄) 耿臻顯(揚廷) 蘭均(伯衡) 裴寶棠(紹南)  
劉培潤(澤之) 劉械(樸臣) 郭德修(子成) 郭象升(可階) 樊振聲(次風)  
郝景頤(敬怡) 李友蓮(益芳) 邢殿元(善章) 狄麟仁(壽丞) 楊楫樂(競珊)  
高時臻(福齋) 李道在(孟存)

江蘇衆議員

夏仁虎(蔚如) 孫錫恩(疊波) 夏寅官(澗岑) 顧詠葵(聽秋) 柳肇慶(衍齋)

蔣士杰(孟彥) 金詠榴(劍華) 彭清鵬(雲伯) 解樹強(斐青) 季龍圖(景范)  
王立廷(鴻弼) 張從仁(雲笙)

安徽衆議員

王揖唐(一堂) 關建藩(芸農) 光雲錦(農聞) 趙熙民(新甫) 周行原(頌瞻)  
江忠賡(菊圃) 胡延禧(慶之) 下葆光(韜菴) 崔法(星門) 陳嘉言(嘯卿)  
華維嶽(仲西) 陳光譜(耀遠) 邱鳳舞(伯飛) 劉兆麟(星若) 倪道煌(彤輝)  
丁冠軍(杰臣) 黃光昌(慕韓) 吳山(岫農)

江西衆議員

包發鸞(竺峯) 熊正琦(慕韓) 饒孟任(伯輿) 吳道覺(先民) 龍晃(羣希)  
程臻(擷華) 梅士煥(孚九) 楊蔭喬(仰皆) 葉先圻(紫封) 黃文濬(味淵)  
林金相(品三) 劉思桂(丹叔) 李學蓮(耦耕) 熊坤(叔厚) 魏會英(伯含)  
李家浦(少齋) 魏調元(文希) 石雲星(霖伯)

福建衆議員

邵繼琛(蒲生) 林 棟(隆山) 林佑衡(藹如) 鄭元楨(翊周) 鄭 蘄(章孫)  
劉映奎(幼蘇) 李 俊(雲蘋) 王大貞(幹丞) 黃 蔭(蓬客) 陳 亮(智君)  
邱曾燁(炯夫)

浙江衆議員

汪立元(健齋) 錢 豫(立凡) 謝鍾靈(醒今) 童能藩(雙峯) 黃秉義(質誠)  
袁榮交(道冲) 袁 璽(滌庵)

湖北衆議員

賀繼冕(庸樸) 趙儼巖(伯蕪) 李繼楨(希愚) 李寶楚(善仲) 胡柏年(經庭)  
余德元(明卿) 湯用彬(頤公) 王 彭(爵三) 甘鵬雲(藥樵) 王運孚(鐵公)  
鄭萬瞻(雲渠) 何瑄颯(璧六)

湖南衆議員

李棠生(以字行) 羅正緯(達存) 吳德潤(曉支) 易克臬(敦伯) 吳劍豐(季甄)  
張 宣(櫻生) 周 渤(士貞) 晏才猷(屏如) 朱俊烈(心源) 王 毅(子剛)

向乃祺(北翔) 楊岳(雁峯) 吳凌雲(閣臣) 陳琢章(冰叔) 廖名縉(笏堂)  
何海鳴(一雁) 符定一(宇澄) 唐乾一(坤成)

陝西衆議員

岳維(持齋) 王珍(聘初) 吳崇德(脩之) 楊逢盛(濟川) 高杞(瀚湘)  
李少唐(懷之) 羅仁博(錦章) 白建勳(少餘) 鍾允諧(琴石)

甘肅衆議員

宋振聲(鷺宇) 馮翊翰(浩觀) 彭立栻(敬甫) 郝天章(漢青) 敏翰章(倬丞)  
王廷翰(漢虞) 侯效儒(徵若) 張超(幼升) 趙國瑞(小峯)

新疆衆議員

袁進業(健菴) 楊增美(尊五) 謝萬魁(梅亭) 安大榮(富堂) 加拉(虞臣)  
麻和浦(純璧) 黃立中(執甫)

京熱察綏衆議員

張匯泉(恩波) 康士鐸(甲丞) 孟錫珪(玉雙) 李東萊(小蓬) 張其密(退菴)

卜兆瑞(夢庚) 張 欽(敬亭) 宋弼良(向城)

蒙古衆議員

阿昌阿(漢卿) 張 文(獻廷) 李 芳(馥塘) 吳 淵(仲遙) 陳 震(仲起)  
曾毓煦(慕皆) 車林桑都布(仲山) 賀得霖(德鄰) 吳文瀚(皦如) 布爾格特(鶴儕)  
姚 華(重光) 卓特巴托晉(世海) 賀色賁(如庠) 周維藩(价人) 吳榮成(熙堂)  
王樹枏(晉卿) 王伊文(以字行)

西藏衆議員

烏澤聲(謫生) 克希克圖(仲養) 羅布桑車珠爾(華亭) 史啓藩(介民) 臧蔭松(礪秋)  
巫懷清(明遠) 黃雲鵬(美涵)

青海衆議員

劉朝望(荃莊) 龔慶霖(雨蒼)

川邊衆議員

饒應銘(鼎三) 徐亞屏(以字行)

## 安福部與軍閥

安福部所憑藉之軍閥。由袁世凱之北洋派相傳而來。清北洋大臣李鴻章。練淮軍。屯小站。及關外各地。是爲北洋派之名所由起。甲午一役。淮軍盡殲。胡燏芬繼之。招練定武軍十營。填駐小站。胡去。袁世凱接統。擴充爲三十營。馮國璋。王士珍。陸建章。段芝貴。段祺瑞。倪嗣冲。徐世昌等。皆屬焉。袁升魯撫。督北洋。改編爲六鎮。清廷嫉之。命鳳山代統其軍。而袁植根已深。是爲造成軍閥之始。辛亥革命。馮國璋轉戰漢陽。段祺瑞承袁意旨。聯電倒清。皖直分派。萌芽于此。袁任總統。馮督直隸。段長陸軍。皖直勢力遂成。袁歿。馮以副座代總統。段以陸長兼首揆。府院爭權。皖直之仇。愈結而不可解。彼此暗鬪。各蓄勢力。於是大軍閥造小軍閥。而軍閥徧國中矣。

安福部首領爲徐樹錚。徐爲段祺瑞門生。最得段歡。信任甚摯。安福部既隸徐之下。當然屬於皖系。然皖系中不盡黨安福也。靳雲鵬亦段門生。受知早深。感恩亦厚。夙與徐樹錚不睦。同屬皖系。暗鬪甚烈。後竟加入直奉。同倒安福。蓋即所以倒徐樹錚也。徐憑藉段勢。以利用皖系軍閥。外人不察。謂爲皖系之安福部。吾則謂爲徐樹錚之安福部。非然者。討伐安福之

戰。使皖系合力以禦外侮。奉直必不能如此倖勝也。今試舉與安福有關係之軍閥證明之。若云皖系則不止此數。雖此種軍閥。今日已成過去。而當時氣觸之盛。實有不可一世之概也。

京中軍閥

徐樹錚(西北軍總司令) 段芝貴(京畿衛戍總司令) 吳炳湘(京師警察總監)  
曲同豐(邊防軍第一師) 魏宗瀚(第九師) 陳文運(邊防第三師) 劉詢(第十五師) 傅良佐(邊防軍參謀長)

京外軍閥

倪嗣冲(安徽督軍) 田中玉(山東督軍) 馬良(邊防軍第二師) 陳樹藩(陝西督軍) 盧永祥(浙江督軍) 李厚基(福建督軍) 吳光新 張敬堯(湖南督軍)

(二)安福部與邊防軍

歐戰告終。參戰軍改爲邊防軍。參戰處改爲邊防事務處。世之咎安福部。並詆邊防。其實安福與邊防絕無關係。不過徐樹錚曾爲參戰處參謀長。而段氏之督辦。平時信任徐樹錚。故惡安福者惡徐。並及親徐之段耳。靳雲鵬亦邊防軍也。何以無惡之者。至於邊防軍應否存在。此係另一軍事問題。與安福部風馬牛不相及也。當奉直軍標討安福之職。與徐樹錚角逐。段雖爲徐聳動。仍不肯用邊防軍名目出兵。另改編定國軍。邊防事務處人員。絕不准加入。有自願請纓者。段皆阻止之。僅傅良佐一人。兼定國軍參謀而已。段氏對於邊防與安福。其界限之嚴如此。

### (三)安福與籌邊使

五族共和。外蒙未附。誠憾事也。徐樹錚自設安福部以來。得與蒙古議員親。知外蒙有向嚮之機。乃思立功塞外。親馳異域。建收蒙之策。(取消外蒙自治係徐一生事業之大者。應詳徐本傳。此篇範圍係專紀安福與籌邊使故略之)飛電入告。東海亦暢然意滿。合肥更大加褒美。使節逶迤。册封活佛。安福部興高彩烈。固其宜矣。徐樹錚野心。本欲以蒙古爲根據地。養精蓄銳。以待天下之變。故籌邊使官制。總攬軍民要政。規模宏大。使其能斂才養晦。舍

棄一切專志經營。後來未可限量也。惜其鋒銜太露。不愛惜羽毛。多管他人閒事。遂致前功盡廢。機會難再。惜哉。惜哉。當籌邊使官制提交衆議院。反對聲浪甚高。議員洪玉麟等且提出質問。安福系議員合力擁護。一日連開三讀會。迅速通過。不容外人置喙。斯時之安福。固甚得力。今日一敗塗地。徐反爲安福所累矣。茲將籌邊使官制。及洪議員等質問書。並列於後。以見安福助徐之盡心焉。

西北籌邊使官制案

第一條 政府因規畫西北邊務並振興各地方事業特設西北籌邊使

第二條 西北籌邊使由 大總統特任籌辦西北各地方交通墾牧林礦硝鹽商業教育

兵衛事宜所有派駐該地各軍隊統歸節制指揮關於前項事宜都護使應商承西北籌

邊使襄助一切其辦事長官佐理員等應併受節制

第三條 西北籌邊使辦理前條事宜遇有境地毗連關涉奉天黑龍江甘肅新疆各省及

熱河察哈爾綏遠各特別行政區域者應與各該省軍政民政最高長官及各都統安商

辦理

第四條 西北籌邊使施行第二條各項事宜時應與各盟旂盟長札薩克妥商辦理

第五條 西北籌邊使設置公署其地址由西北籌邊使選定呈報

第六條 西北籌邊使公署之編制由西北籌邊使擬定呈報

第七條 本官制自公布日施行

議員洪玉麟等對於大總統提交西北籌邊使官制案質問書

民國八稔禍亂紛乘揆厥病根皆由一二武人之專橫以致不可收拾民窮財盡岌岌可危所擁之兵不惟不能對外亦並不能對內徒藉此鞏固之地盤上以挾制政府下以威嚇商民此等軍隊直謂之國賊可也今大總統就任以來即以軍民分治及減縮軍隊爲職志洵救時之良劑保邦之大本也今忽徇一二武人之意旨而有西北籌邊使官制案之提交議員等竊思此事關係至鉅且與衆人有莫大之影響實不敢妄爲贊同以貽將來之患用特提出質問

(一)籌邊使官制是否適合治蒙政策查籌邊使名義在袁政府時代一見於章炳麟一見於今甘督張廣建然均有作用於其間實非設官定制也今既定爲官制是果政府研究有

素乎抑或爲安置個人起見乎此應質問者一

(一)西北二字範圍既廣且亦空虛而無着落查提交第三條內有關涉奉黑甘新各省是將內蒙之東四盟西二盟及額納善阿吉拉土爾扈特并喀爾喀左右翼均包括在內其範圍較內地有三四省之大是果指定一處乎抑或悉歸統轄乎此應質問者二

(二)民國憲法雖未制定而軍民分治必爲不易之正軌查提交第二條內有籌辦交通墾牧林礦硝鹽商業教育等項而又有軍隊事宜及各軍統歸節制指揮是此項官制以軍民分治爲標準乎抑不以軍民分治爲標準乎此應質問者三

(四)籌邊使之發生果否根據於國防軍如果根據於國防軍則軍事上之統系以及名稱亦自有一定之章制決不可自亂其例以免日後改革之紛擾此籌邊使對於軍制上應質問者四

(五)俄亂未靖影響外蒙如果對於作戰計畫則內蒙豈是久駐之所今於內蒙設此官制又似行政的計畫而非作戰的計畫是果防止俄亂乎抑還別有作用乎此應質問者五

(六)查籌邊使所管轄內蒙重要地點如熱河察哈爾綏遠三處已劃爲特別區域軍民兩

政均有最高級長官似已足勝其任今又設一籌邊使是將此三處長官裁撤乎抑仍留存乎如仍留存不惟有疊床架屋之嫌且恐有互相傾軋之禍如盡裁撤而併爲一籌邊使則土地如此其廣職權如此其大卽無尾大不掉之患亦有鞭長莫及之虞此等官制竊恐有百害而無一利此應質問者六

(七)查蒙人精神上之主宰則在活佛人民土地之主宰則在王公決非政府任命一官吏卽能受其支配况優待條例載在約章知識闇昧尤易誤會外蒙旣已忽合忽離內蒙尤宜善爲撫馭今攷此項官制似未代蒙人一加設想若以日人治台灣及高麗之官制而施之蒙人必將挺而走險激成他變也此應質問者七

(八)國庫如洗已有破產之危聞各軍欠餉已有三四月之多而預算案之提出不敷在兩萬萬以上今忽定此宏大之官制多數之軍額試概爲預算至少非有數百萬不足供其支配試問此項鉅款將從何處籌備又將何以塞欠餉者之口此應質問者八

(九)民國釀亂罪在軍閥巷議街談咸爲飲恨自陸氏任巡閱使而湘粵之難作自唐氏欲爲巡閱使而川滇之禍發近者有東省巡閱使而奉吉遂啟危機有四省經略使而長江遂

多隱患方且裁撤之不暇而忽於蒙疆添此籌邊使且煌煌定爲永久之官制設有野心家再從而效尤吾恐割據之勢尙未成而陸沈之禍已立至矣是此項官制適爲分崩離析之導火線也此應質問者九

(十)吾國陸路邊防東起黑龍江中經外蒙四汗及伊犁再迤西而南趨兩歲此實爲國防之第一綫再由川滇毗連之巴塘裏塘川甘毗連之青海中經新疆以及內蒙之六盟此實爲國防之第二綫若政府果有籌邊之定策由政略兵略上涉盤籌算劃定區域定爲官制此實國家萬全之大計吾人又何能故爲饒舌也今攷此項官制在國防上既顧此而失彼在權限上又顛預而不清卽非爲個人之地盤亦非經國之宏算也此應質問者十

(十一)查臨時約法第三十三條大總統得制定官制官規但須提交議院議決是議院未經議決以前不能發生效力此項西北籌邊使官制案政府於六月二十五日始行提交衆議院而六月十三日已有特派徐樹錚爲西北籌邊使之令在政府爲國設官未免蹈爲人設官之弊爲地擇人尤未免有爲人擇地之嫌不然何以不依約法不俟議院通過而派員如是其亟亟也此應質問者十一

以上十一項實吾人良心上之主張毫無個人之私見況此等國防之大計畫議院未經議決特派命令已經先下未免有違約法議員等尤不敢苟爲附和爲國會貽羞爲蒙人唾罵謹依法提出質問請

政府於五日內逐條明白答復以釋羣疑不勝盼切之至

中華民國八年七月四日

提出者 洪玉麟 劉果 劉樹棠

連署者 沙明遠 劉亮 張濂 張棟銘 汪展 訾雲岫 韓梯雲

杜惟儉 譚澐 呂瑞庭 邵晉蕃 于之鳳 陳蓉光 周棠 王廣瑞

饒漢秘 林卓 王錫榮 黃秉鑑 白常文 陳爲銚 姜周輔 黃大壩

葉雲表 金紹城 汪然 史作鑑 杜棣華

#### (四)安福與定國軍

定國軍之戰。(此戰人皆謂皖直之爭吾認爲皖中徐樹錚一部份之爭非皖系全體故不稱皖而只稱定國軍)爲軍閥倒安福。亦爲軍閥倒軍閥。其所以構成此戰。具詳陰謀篇中。

此特紀軍閥之武力而已。

天下事之最奇者。莫如此戰也。安福部罪惡貫盈。人情天理。皆無可逃。其失敗宜也。何奇之有。所奇者。十路定國軍。如火如荼。械精餉足。竟不堪一戰。斯已奇矣。吾亦嘗爲軍人。曾肄業武備學校。軍事略知門徑。此次雖未到前敵觀戰。事後遊行戰地。絕不見有作戰之設備。雙方軍隊。皆非烏合。何以分實在勝負。則更奇矣。詢諸戰線歸者。又謂第一路劉詢之十五師。並未射擊一次。見敵即退。吳軍隨劉軍而進。反攻第二路曲軍之後。故曲同豐進退無路。被俘。然則前敵並未發生劇烈戰鬪。而竟敗於不明不白之一閃。更奇之又奇。當時報紙鋪張揚厲。飛機也。炸彈也。下雨偷營也。皆絕無其事。雖云軍人衛國。非爲私人黨派効命。然此說只可於未至戰地時言之。既奉命出敵。則勝敗係全軍名譽。敗則繳械俘虜解散。必不能免。自取其辱。吾國軍隊有此現象。殊非國家之福。吾雖恨安福。而此種戰法。絕對不敢贊成也。此次戰爭。有最重要二人焉。一吳佩孚。一徐東海也。有吳佩孚破臉出馬。始能成爲實事。有徐東海暗中斡旋。始能收其全功。而皖直不和。斬徐暗鬪。爲製造之資料。自保定會議。八省同盟。決定辦法三條。(一)擁護靳內閣。而不反對段祺瑞。(二)各省防軍撤回。而不保證南軍不

進攻。(三)宣布安福罪狀。通電政府。請求解散。是爲決裂之始。及靳內閣辭職。張作霖應東海之召。入京作調人。二十二日赴保定。與曹吳迭次會議。先後決定辦法七條。(一)實行挽留靳閣。非達目的不止。(二)內閣局部改組。撤換財交法三總長。(三)撤換王揖唐和議代表。(四)湘事由和會解決。(五)凡和會不能解決之件。由國民大會解決之。(六)邊防西北軍。南方軍隊。與各省軍隊。同樣裁減。(七)開復張勳原官。交張作霖入京面商。是有決裂之第二步。七月二日。東海下令准靳閣辭職。吳佩孚宣言非取消籌邊使不可。如有反對。決先解散新國會。盛傳吳軍已抵長辛店。東海見形勢已迫。迭派王懷慶之公子。(名爾)賚親筆密函。三次往津。面謁曹銳密商。聞曹最後答復。僅(咱曹家絕不含糊)一語。東海安心。卽於四日在公府舉行特別會議。對於西北軍決用部令改歸部轄。西北司令撤消。徐樹錚開去籌邊使。改任遠威將軍。遺缺令李垣護理。安福部見大勢已去。聳徐樹錚爲背城借一之戰。徐乃往說段。不知如何措詞。段爲所動。但聞段憤言曰。『他人罵我借債。我不怪他。曹錕領去債款甚多。他用了錢。還罵人。』只此數語。已可推測。張作霖知調和絕望。又得警告。卽於七日夜半出京。段於八日午前。由團河回京。在將軍府開軍事會議。決定呈請總統。將曹錕免職。交其查辦。東海

擬先懲辦吳佩孚。曹錕改爲褫職留任。九日命下。

大總統令

前以駐湘直軍疲師久戍，屢次籲請換防，當經電飭撤回直省，以示體恤，乃該軍行抵豫境，逗留多日，並自行散駐各處，異常荒謬，吳佩孚統轄軍隊，具有責成，似此措置乖方，殊難辭咎，着即開去第三師師長署職，並褫奪陸軍中將原官，暨所得勳位勳章，交陸軍部依法懲辦，其第三師原係中央直轄軍隊，應由部接收，切實整頓，曹錕督率無方，應褫職留任，以觀後效，軍人以服從爲天職，中央所以指揮將帥者，即將帥所以控制戎行，近年綱紀不振，各軍事長官，往往遇事輒託便宜，罔遵節制，軍習日漓，紀律因之頹弛，嗣後各路軍隊務當恪遵中央命令，切實奉行，不得再有違玩，著陸軍部通行知照，此令。

段呈總統請懲辦曹吳之文，係梁鴻志主稿，原文至危及國家句，即接明揭罪狀句，徐曾等必要加入曹瑛，至繕稿時，又添本上將軍數句，故文氣不甚貫串，匆匆逕呈東海，翌日段始知之，大不高興，經已呈遞發表，無可挽回矣。

呈文如左

呈爲揭劾奸凶。呈明拿辦。以整綱紀而振人心事。竊維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法制紀綱。人人所應恪守。封疆大吏。膺方面之重寄。爲羣衆所具瞻。宜如何正己率屬。恪供爾職。以報國家倚畀之隆。而盡守法服官之責。若曹錕者。始以第三師長奉派入川。無功而歸。尙無大過。適直隸督軍員缺。遂以畀之。意尙不滿。尋與張勳歃血爲盟。秘圖復辟。討逆軍突起馬廠。聲威甚盛。曹錕中攝。乃請附義軍。鼠首兩端。論功已屬可恥。事未幾卽定。而彼驟增三旅。並要請上將頭銜。比因湘戰方亟。姑予報可。授以兩湖宣撫使之任。兼第一路總司令。俾率衆南征。詎彼徊徘徊漢上。擁兵不前。繼假吳佩孚轉戰之力。獲拔長岳。而曹錕不以爲喜。反從而媚嫉之。政府擬任吳佩孚爲湖南督軍。曹錕則再四力阻。惟恐其名位出己上。嗣授以孚威將軍。而曹錕仍怏怏時出怨言。謂政府將奪其所部。於是委師北旋。逍遙津保。嗾使吳佩孚叛變。一則要請經略四省。再則懇求增兵四旅。挾勢邀賞。不獲不休。政府欲資其力以收統一之效。遂不惜委曲以徇所欲。盡允其請。而卒未出保定一步。今大總統當選時。吳佩孚以曹錕部將。仍敢妄肆詆謔。稱曰五朝元老。至就任後。猶稱東海先生。未嘗一盡敬上之禮。與入衡前。行止頓異。電文具在。海內切齒。曹錕不惟不加約束。反曲代辯解。縱容指使。情節已屬顯

然。吳佩孚駐守衡州。暗與敵通。受賄六十萬元。沿途使用廣東毫洋。證據確鑿。無可諱言。擅自撤防。叛不奉命。逗留鄂豫。嚇詐金錢。盤踞京漢隴海各路。檢查郵電。梗阻交通。搜檢行人。礙及商旅。又監視鞏縣兵工廠。私留部械。扣阻陸軍部採購之軍米。意令京軍絕食。截留發給江西之槍彈。意令贛軍陷敵。日無政府鄰省。跋扈恣睢。而曹錕乃派兵橫出京奉津浦各路。監視德縣兵工廠。遂與爲應。且令所屬津保一帶隊伍。羣向京師修築砲臺。作長圍之勢。其膽大妄爲。罪惡擢髮難數。此次湖南失事。全出曹錕奸詐所蔽。自知湖南淪陷。無顏居湘。鄂川贛四省經略之名。乃更覬覦直魯豫晉四省巡閱之職。覬覦而不遽得。羞懼無可掩飾。則妄造黑白。攻擊西北邊使。迫挾元首。違法出令。以洩驕蹇之氣。外蒙全境。大逾內地數省。辛苦收回。未費國家一錢。較之喪失湘省損兵棄械。害民禍商。相去何啻天壤。不知爲國進賢。乃獨數數勾通陸榮廷。誘惑元首。屢請起用。復辟罪魁之張勳。誠不知是何肺腸矣。至其貪墨贖貨。不恤士卒。尤堪痛恨。南征時。國庫奇絀。強索軍費數百萬元。儲之洋行。預避抄檢。於私宅起造花園。窮極工巧。計費在數十萬之鉅。而所部服裝餉需。乃勒欠數月之久。不復補放。現又派人四出煽惑軍隊。視北京儼如敵國。肆意設計。困絕京師糧食。圖激民變。不復

顧念各國駐使及僑居商民。似此包藏禍心。貌爲蠢愚。始則憑藉寵靈。擴張權勢。終乃奮揚凶狡。危害國家。其一切貪謀秘計。均由其弟曹錕爲之佈畫。亦難兄難弟也。本上將軍創建民國。至再至三。參戰一役。費盡苦心。我國國際地位。始獲超遷。此後正當整飭紀綱。益鞏國基。何能聽彼鼠輩。任意敗壞法律。牽應外交。希圖搖動邦本。謹用揭明罪狀。上請大總統迅發明令。褫奪曹錕吳佩孚曹錕等三人官職。交祺瑞拿辦。餘衆概不株連。整飭紀綱。以振人心。而定國是。去腹心之患。則統一可翹足而待。兵隊現經整備。備齊即發。伏祈當機迅斷。立沛大號。與天下更始。不勝激切屏營之至。謹呈大總統。

懲辦曹吳命令既下。保定方面。認爲東海受安福部威迫。於是以誅奸討賊爲名。下動員令。數年來皖直斬徐之惡感。至此遂爆發而不可收拾。吳佩孚自充前敵總司令。分東西兩路進攻。徐曾等本擬即調邊防軍迎敵。段不允。謂邊防軍係對外名義。不能用以平內亂。今直軍兵犯京畿。則守衛京畿之軍隊。理應出而抵拒。力不足。邊防軍可以助之。乃臨時集合各軍隊。組織一定國軍。分爲十路。

### 第一路 劉 詢

安福部與軍閥

第二路 曲同豐

第三路 陳文運

第四路 魏宗瀚

第五路 徐樹錚

第六路 李進才

第七路 吳光新

第八路 馬良

第九路 鄭士琦

第十路 吳長植

定國軍組成。呈報總統。聽候下討伐令。安福部聳段自充總司令。有粵人進言於段。謂定國軍名目。與西南靖國護國等軍相類。不甚正當。且吳佩孚既奉令懲辦。可由陸軍部委派軍官接收其軍隊。不服。即令部派之人。帶兵往拿叛將。較爲名正義順。段頗以爲然。無奈安福一羣。發言盈庭。皆欲段親自出馬。如馬廠之役。以爲戰無不勝。預計戰事一百小時。可破保

定。互相誇述。大言不慚。以政客吹牛之習。行秀才作反之事。絕無軍事智識。殊可笑也。段既心有所疑。航空司長丁錦。又再四力諫。不肯出飛機。故羽檄雖傳。遲遲不肯下攻擊令。定國軍委任四百餘人。除傅良佐外。不准邊防處人員加入。而安福部政客。一律委爲定國軍參諮議。委段芝貴爲總司令。雖因段芝貴係京畿衛戍司令。有守衛京畿之責。亦由於段不願爲安福親臨前敵也。

定國軍出兵理由。謂直軍已過京畿地界。駐京軍隊有守土禦侮之責。不能不出而拒敵。傳檄通電。皆本此旨。茲將定國軍檄文錄左。

爲檄告事。案查曹錕吳佩孚曹錕等目無政府。兵脅元首。圍困京畿。別有陰謀。本上將軍業於本月八日據實揭劾。請令拿辦。罪惡確鑿。誠屬死有餘辜。九日奉大總統令。曹錕褫職留任。以觀後效。吳佩孚褫職奪官。交部懲辦。令下之後。院部又迭電飭其撤兵。本政府法外施仁。寬予優容。該曹錕等應如何洗心悔罪。自贖末路。不意令電煌煌。該曹錕等不惟置若罔聞。且更分投派兵北進。不遺餘力。京漢一路。已過涿縣。京奉一路。已過楊村。進窺張莊。更於兩路之間。作擣虛之計。猛越固安。乘夜渡河。暗襲我軍。是其直犯京師。震驚畿甸。已難姑容。

而私勾張勳出京。重謀復辟。悖逆尤不可赦。京師爲國家根本之地。使館林立。外商僑民。各國畢屆。稍有驚擾。動至開罪鄰邦。危害國本。何可勝言。更復分派多兵。突入山東境地。逕佔黃河岸南之李家廟。嚴修戰備。折橋毀路。阻絕交通。人心惶惶。有岌焉將墜之懼。本上將軍束髮從戎。與國同其休戚。爲國家統兵大員。義難坐視。今經呈明大總統先儘京畿附近各師旅。編爲定國軍。由祺瑞躬親統率。護衛京師。分路進剿。以安政府而保邦交。鋤奸凶而定國是。殲魁釋從。罪止曹錕吳佩孚曹銳等二人。其餘概不株連。其中素爲祺瑞舊部者。當不至爲彼驅役。卽彼部屬。但能明順逆。識邪正。自拔來歸。卽行錄用。其擒斬曹錕等獻之軍前者。立予重賞。各地將帥。愛國重風義。遣此急難。必有屢及劍及興起不遑者。祺瑞願從其後。檄到如律令。

定國軍在京畿者。沿漢奉京漢兩路線。分三路出發。東路在廊房一帶。徐樹錚統西北軍親往指揮。西路在易州涑水一帶。中部在高碑店一帶。段芝貴親往指揮。按兵不動者數日。考其原因。段合肥欲待東海下討伐令。始開始攻擊。不願自開兵釁。安福部則日日催促。謂東海態度。斷不肯下此命令。敵兵已過京畿地界。攻之不爲非理。段斯時已勢成騎虎。乃於十

四日下午下攻擊令。

戰事既開。徐樹錚之西北軍。在東路進攻。已至北倉。斯時奉軍未至。設非爲租界條約所阻。當直入天津。則西中兩路雖敗。進則可撲保定。退則可與馬良合。時事未可知也。乃段芝貴。在西中兩路。劉詢之十五師不戰。與吳軍混合。反攻曲軍之後。曲同豐被俘。段芝貴逃回。奉軍兩師。又陸續趕到。徐樹錚抵當不住。三日之內。形勢大變。段即通令停戰。電云。

保定曹經略使天津曹省長盛京張巡閱使南京李督軍南昌陳督軍武昌王巡閱使開封趙督軍歸化蔡都統張家口王都統甯夏馬護軍使鑒同密頃奉主座巧日電諭。近日疊接外交團警告。以京師僑民林立。生命財產極關緊要。戰事如再延長。危險寧堪言狀。應令雙方即日停戰。迅飭前方各守界線。停止進攻。聽候明令解決等因。祺瑞當即分飭前方將士。一律停止進攻。在案。查祺瑞此次編制定國軍。防護京師。蓋以振綱飭紀。初非贖武窮兵。乃因德薄能鮮。措置未宜。致召外人之責言。上勞主座之廬念。撫衷內疚。良深悚惶。查當日即經陳明。設有貽誤。自負其責。現在亟應瀝陳自劾。用解警尤。業已呈請主座。准將督辦邊防事務管理將軍府事宜各本職。暨陸軍上將本官。卽予罷免。並將歷奉獎授之勳位勳章。一

律撤消。定國軍名義。亦於即日解除。以謝國人。共諒寸衷。奉達。卽祈鑒察。祺瑞印。

吾編至此。有一言應聲明者。此篇係紀安福與軍閥之關係。非爲他人頌戰功。故於戰績。不浪費筆墨。所欲詳者。安福所以倒。卽定國軍所以敗。如斯而已。且此次之戰。吾眼光視之。如鄒與魯鬪。旣非苦戰相持。又非出奇制勝。亦無甚戰功可紀。若裝點鋪張。鄙性質直。又不善拍馬。閱者諒之。

定國軍敗。卽爲安福告終之末日。其敗也。由於安福部失人心。得人者興。失人者亡。固不待言。然定國軍所以敗。尙有三種原因。諒世人未知盡知也。(一)劉詢之十五師。原係馮河間舊部。馮死。歸陸軍部收回。而下級軍官。多係馮親族。劉師長自馮死後。依附合肥。定國軍興。劉詢自討奮勇。願赴前敵。段信之。而不知馮河間係直系首領。其舊部安肯爲皖用。故不戰而退。劉詢情急跪求。亦無效。且聞人言。十五師軍衣。竟有借與吳軍穿者。曲軍遠觀。不能分別誰是敵軍。誰是本軍。致有炮擊之誤。劉軍遂乘機藉口潰退。(二)不該用楊翠喜閹客段芝貴爲總司令。此次出兵。雖原因甚多。而目前近事。則因徐樹錚免職。甚似爲徐出氣。皖系軍官。已多觀望不前。再用段芝貴爲總司令。假使戰勝直入保定。段芝貴便任直隸督軍。誰其甘

之。使段合肥自臨前敵。或不致如此大敗也。(三)龍濟光領到會餉。籌十三萬三千元。滿口答應。調動小站振武軍。襲攻天津。響應徐樹錚。合兵撲保定。不料龍濟光財迷心竅。有餉不發。連下三次動員令。小站之振武軍。求餉不得。不肯發難。否則徐軍至北倉之日。天津已非曹家地盤矣。

定國軍潰敗之後。張作霖始派奉軍兩師入關。(天津助戰僅數百人)一若直軍力猶未足也者。奉軍駐紮地點。皆直軍讓出。一時人心惶惶。謠言百出。吾憶在京奉火車上。(由京往津)聞奉軍大言於車中。謂奉軍以名譽助直軍。便足勝人。其聲勢如此。茲將張作霖派兵入關時通電錄左。

(電一)各報館均鑒。竊作霖奉大總統令入都。本愛國保民之素志。抱甯人息事之苦衷。冒暑遠征。力疾奔走。曉音瘖口。出爲調停。原期暫息爭端。藉以稍紓國難。無如我則垂涕而道。人則充耳弗聞。困難情形。有非楮墨所能罄者。厥後事機愈迫。險象環生。大總統日陷於荆天棘地之中。我商民日困於火熱水深之下。見聞所及。慘痛難言。五內如焚。一籌莫展。不得已星夜就道。謀所以拯救之方。乃甫抵奉垣。卽聞京師保定之間。將欲發生戰事。而由京到

津避難者。已絡繹於途。大有瓊尾流離之象。側身西望。憤不欲生。作霖本係軍人。粗知大義。受人民託付之重。享國家寵賜之隆。平時一粒一絲。何莫非吾民之膏血。回憶民國六年。河間秉政。羣陰煽亂。國難將生。作霖乃有秦皇島扣留軍械之舉。犧牲一切。排除衆難。然後總統國會改選問題。乃得次第成立。以有今日。捨生救國。不敢言功。而對於大局之淪胥。豈得置身事外。慨自國體改革以後。干戈滿地。災歎頻年。國瀕於危。民不堪命。現在浙有水患。蘇有米荒。直豫魯奉。赤地千里。天災示警。民不聊生。稍有人心者。豈堪再啟兵戎。害我無告之黎庶。又况京畿重地。遽作戰場。根本動搖。國何以立。而京奉鐵路。關係條約。倘有疏虞。定生枝節。上年援湘援陝。奉軍之在關內者。尙散駐於潼洛之間。若令阻絕交通。勢必斷我接濟。作霖爲戴我元首。衛我商民。保管我路線。援救我軍旅。實徧處此。坐視不能。義憤填膺。忍無可忍。是用派兵入關扶危定亂。其與我一致者。甚願引爲同袍。其敢於抗我者。卽當視爲公敵。大軍所至。妖醜立摧。紀律嚴明。定秋毫之不犯。風雲奮發。敢露布之先馳。皇天后土。實鑒此心。敬告海內。伏惟公察。張作霖印。

(電二) 段督辦鈞鑒。我督辦光明磊落。中外敬仰。祇以二三僉壬。朋比爲奸。熒惑聰聽。不措

歛天下之怨。以遂一己之私。海內騷然。婦孺共憤。迺者徐樹錚罷免。籌邊使職。原爲政府用人行政之常。而若輩則妄造蜚語。歸罪作霖。日前冒暑力疾。進謁崇階。本以感恩圖報之誠。願我督辦爲千古英雄。無受二三奸人之蒙蔽。以免爲項城第二。凡人所不敢言者。作霖皆垂涕而道。原自以爲效忠於我督辦者。至深且盡。而彼輩反以爲負心。此誠作霖所不解者也。現在各省天災迭告。民不堪命。爲民上者。方將撫卹之不遑。豈堪再啟兵戎。重爲民禍。作霖何心。安忍坐視。且此次在京。備悉奸人百計害我三省。其種種陰謀。已披露於全國。作霖反覆焦思。忍無可忍。如有敢於倒行逆施。居心禍國。卽視爲公敵。誓將親率師旅。剷除此禍國之障礙。以解吾民之倒懸。然後請罪於大總統。我督辦之前。以謝天下。作霖叩。

(電三)各報館均鑒。奉省獲犯姚步瀛等。供認受曾雲霈等指使。並定國軍第三軍委任。來奉招匪。擾亂地方等情。業經作霖通電在案。查該匪等所供。如招隊不多。卽在東清鐵路一帶擾亂治安等語。夫東清鐵路爲中俄樞紐。關係外人生命財產。比年以來。經作霖等竭盡智能。始將管理保護權限。依照約章。辦有頭緒。乃奸謀揭露。竟欲擾害路防。不知該奸黨等。與三省人民及旅居外僑。何仇何怨。甯竟忍而爲此。現在幸邀天佑。羣匪就擒。而主謀諸凶。

尙復優游京邸。盤踞政權。此次共舉義師。擁護元首。討伐諸奸。爲地方人民洩此公憤。卽以保護路權。並保護外人之生命財產。用再通電奉陳。並希鑒察。張作霖鮑貴卿孫烈臣印。張作霖偕靳雲鵬至津。與曹吳商議懲治安福辦法。吳佩孚主張開國民大會。以解決南北大局。安置段祺瑞於湯山。張作霖不贊成。其餘懲辦罪魁。改組內閣。皆費斟酌。吳佩孚見事情難辦。注意整飭本軍。不甚干預政治。一任張曹作主。(參觀失敗篇)段祺瑞則於兵潰停戰之日。卽呈明東海。自任其過。請將邊防事務處撤消。並嚴厲自劾。請總統褫職奪勳。以謝國人。不失爲光明磊落之丈夫。東海念其三造共和。功在民國。明知其受安福之愚。覽其呈詞。心頗慚愧。不允所請。僅解除其兵權而已。七月二十八日。免段撤軍之命令並下。段氏二十年之軍閥。遂爲安福部推倒。

(大總統令一)督辦邊防事務兼管理將軍府事務段祺瑞迭呈辭職段祺瑞准免本兼各職此令

(大總統令二)前以沿邊一帶地方不靖。當經令設督辦邊防事務處。以資控馭。現在屯駐邊外軍隊。業已陸續撤退。該處事務較簡。所有督辦邊防事務處。應卽裁撤。其所轄之

邊防軍。著陸軍部即日接收。分別遣散。以一軍制而節冗費。此令。

又令前有令將西北邊防總司令一缺裁撤。其所轄之軍隊。由陸軍部接收辦理。所有西北軍名義。應即撤銷。著責成該部迅速收束。妥爲遣散。仍將辦理情形。尅日呈復。此令。

(大總統令二)西北籌邊使官制。前經國會議決公布。惟現在蒙邊情形。較有不同。原定官制。不盡適用。應由國務院飭法制局。另行詳審改訂。呈請依法頒行。此令。

其餘各小軍閥。隨安福而俱倒者。俱附載失敗篇中。惟馬良一路。所向皆捷。幸大勢已去。一木難支。不能不退就範圍。如此勁旅。亦受安福之累。良可惜也。所可笑者。傅良佐加入定國軍。見局勢不佳。又趁風轉舵。勸段託病辭職。及東海派員赴保定會議。又與靳雲鵬同往。思表功取容。(參觀陰謀篇)爲直軍拘留。可謂枉作小人。反不如曲同豐敗降。猶進段忠告之電。尙可略跡原心也。

### 曲同豐電

北京段督辦鈞鑒。輔密。同豐此次奉命出兵。本係盡軍人職責。及至交戰以後。實查各方情況。乃知我督辦竟爲徐樹錚所利用。徐樹錚自隨從督辦以來。十有餘年。平素對於督辦進

德修業之舉。實無一事可述。而盜賣國權。把持黨派。濫用國帑。貽誤國計。則無所不爲。前此呂公望在京。所呈徐樹錚各項劣跡手摺。句句確鑿。而督辦諭其改悔。迄未聽從。對督辦則任意欺瞞。對他人則假用號令。向日此等情形。曾屢進忠告。而督辦卒以同豐之語言笨拙。未肯深信。縱惡養奸。數年於茲。以致國事日非。大局破裂。叢尤聚怨。皆在我督辦一人之身。此外與爲朋比者。如曾毓雋。李思浩。朱深。王揖唐。丁士源等。皆屬一邱之貉。直以爲國家大計。爲三五人爲私主。外間均云我督辦利用樹錚等。而不知我督辦實爲徐樹錚等所利用。今大奸所指。全國一致。同受恩最深。不敢不進最後之忠言。卽將徐樹錚等六人。速請大總統令交法庭依律研訊。以治其殃民禍國之罪。各省意見。均以除去徐等六人。卽爲保全督辦名譽。奉直各軍立回原防。並請督辦察明此意。此舉只爲剷除國蠹。對我督辦仍爲竭誠之推戴。並無他意。除一二日內赴京面陳一切。謹先電稟。

## 直皖兩軍閥之文電

直皖爲安福開戰以來。文電四出。無非暴人之短。揚己之長。互揭陰私。和盤托出。光怪陸離。大有可觀。擇其有關緊要者。彙錄如左。閱之自明兩派之真相也。

### 曹錕等宣布徐樹錚罪狀電

天降妖孽。蝥賊內訌。羣小跳梁。政綱解紐。水深火熱。靡有孑遺。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錕作霖等。蒿日時艱。痛心疾首。謹爲我全國父老兄弟縷細陳之。原夫徐樹錚者。虺蜴爲心。豺狼成性。邀榮希寵。濫典軍符。購械吞款一案。本應詔正典刑。乃以阿附要人。苟全性命。乘機復起。鼓盪噩潮。朦蔽總揆。脅制元首。以致合肥下野。黃陂蒙塵。國會天絕。都門禍起。川湖兩役。妄逞干戈。重慶喪師。長岳啟釁。合肥之聲望掃地。中央之威信無餘。戰禍連年。烽煙四起。川陝湘閩。滿目瘡痍。此其禍國殃民之罪一也。罪莫大於賣國。奸莫甚於媚外。徐樹錚兼而有之。媚骨生成。甘心作俚。自合肥秉政以來。徐樹錚經手所借日款。不下六億萬元。其抵押條件。雖合肥亦莫明真相。局外人更無從懸揣。如中日軍械借款也。軍事協定也。高徐順濟抵押也。籌邊銀行設立也。莫非徐樹錚一手經營。對魯案則主張直接交涉。西北軍則權衡操自東鄰。全國抵制外貨。彼則毆辱學生以媚外。全國力爭國權。彼則斷送路礦以賣國。以天下爲囊金。視疆土若敝屣。不惜分裂河山。屈膝外人。以爲對內之憑藉。乘俄人內亂之際。冒陳毅垂成之功。勾結東人。取消蒙古自治。濫邀一時之名。隱伏無窮之患。此其賣國媚外之罪。

二也。黃陂即位。合肥當國。徐樹錚不過一院秘書長耳。乃某督入覲。則需索分肥。某督蒞新。則贖金作壽。假藉輿援。擅作威福。上下其手。高下在心。唐長外交。則擋駕於津門。丁長秘書。則被排於公府。孫長內務。則受窘於閣席。洎乎直軍告捷。安福誕生。結黨營私。攬權竊柄。以國會爲城社可據。以元首爲奇貨可居。以國軍爲一系之爪牙。以疆吏爲一家之私產。盤踞財政。壟斷交通。曾徐彈冠。梁周束手。龔朱染指。錢靳寒心。王揖唐擬老申江。丁士源併吞京漢。南池子則車馬水龍。太平湖則橫流禍水。安福俱樂部。竟成官僚營業場。朝列黨籍。夕爲閣員。未蒞封疆。先納黨費。屈映光禍貽東魯。王印川毒流中州。四凶則跋扈於封疆。三賊則託庇於外府。灸手可熱。莫之敢撻。此其把持政柄之罪三也。全國本屬一家。何嘗有南北之判。北洋原係一體。何嘗有皖直之分。乃徐樹錚強分界限。挑撥感情。既思以北圖南。更謀削直肥皖。川湘閩陝。陡起烟塵。合肥河間。無端水火。皖直鬪力。南北構兵。黃豆燃萁。內訌不已。更肆其收買離間政策。而使南與南爭。北與北戰。曾毓雋秘勾程李。以謀湘粵離心。王揖唐厚結孫唐。以激滇桂啟釁。段廖周叛逆於溆浦。閻二李反目於韶關。魯省則藉馬以逐張。秦中則嗾劉以襲許。鉤心鬪角。離析分崩。使詐使貪。詭隨百出。同室操戈之慘。閱牆無底止。

之秋。追原禍始。豺虎不食。此其破壞統一之罪四也。陸建章爲北洋耆宿。徐樹錚曾隸幟。無論其有無不赦之罪。旣爲陸軍上將特任命官。總以請命中樞。提交軍法會議。方爲公允。乃徐樹錚以新進後生。擅殺大吏。欺蔑前輩。藐視王章。專擅恣睢。莫此爲甚。迨至各省疆吏。羣起責言。竟復矯命傳宣。巧爲掩飾。弁髦法律。擾亂紀綱。此其以下殺上之罪五也。徐樹錚一微末司書耳。經合肥逾格提拔。扶搖直上。得有今日。對合肥應如何效忠補闕。矢志報稱。方不負乃公提拔之厚意。而乃飾非怙過。扶惡不悛。朦蔽聰聽。以把持左右。合肥本無對內野心。徐樹錚謬獻軍國政策。合肥原非媚外主旨。徐樹錚妄獻親日嘉謨。以致三造共和清白乃心之元老。竟至聲譽掃地。不啻爲徐樹錚一人作牛馬。徐樹錚黷武窮兵。合肥爲積怨之府。徐樹錚敗國殃民。合肥爲衆矢之的。部曲離心。士卒解體。胸懷叵測。別有肺腸。西北籌邊使設制伊始。即便與邊防督辦對抗。公牘平行。目無長上。逢蒙學射。忘本背師。陪臣執國命。律以春秋大義。罪不容誅。此其以奴欺主之罪六也。以上六罪。不過舉其犖犖大者。其餘窮兇極惡。罄竹難書。毒痛四海。民欲偕亡。惡貫滿盈。末路崦嵫。銀作霖等忝任疆圻。謬治軍旅。國危民病。疆吏之羞。爲國除奸。義無反顧。謹厲戎行。引領待發。掃清君側。奠我神京。伏望

全國士民一致聲討。殲厥渠魁。取彼兇殘。膏我斧鉞。凡我袍澤。同仇敵愾。既非黨惡助虐。必不觀望周章。若能前途倒戈。亦當脅從罔治。試看今日之中央。竟是誰家之政府。應天順人。時不可失。謹此露布。咸與聞知。偕同安內。蓋興乎來。曹錕張作霖李純同叩。

曹錕請罷徐樹錚各職電

北京張巡閱使新密親譯。轉呈大總統鈞鑒。安福奸黨。倒行逆施。天人共憤。迭請中央申明法紀。迄未奉准。今聞彼黨益無忌憚。竟欲擁段組閣。貫澈亡國主義。是皆徐樹錚等之鬼蜮伎倆。三軍將士。條聞之下。義憤填膺。甚有直向神京殲此醜類之勢。幸請大總統剛斷。先行罷免徐樹錚。各職爲入手辦法。以平衆怒。否則錕實無法排解。惟有不負維繫之責。靜聽罷黜而已。伏乞訓示。錕印。

曹錕聲討安福系通電

某報館均鑒。段某不道。肆意橫行。弄兵京畿。殘民以逞。各省聯軍。憤紀綱之將墜。痛人道之無遺。聯合同心。壹志救國。並無纖毫私意。可質天地鬼神。邇來安福系力竭勢窮。覆亡在即。猶復鬼蜮其心。豺狼其性。設詞誣捏。謠惑聽聞。或謂此舉爲直皖之爭。或謂其中寓復辟之

意挑撥離間。肆彼陰謀。雖爲識者所噴。恐難盡燭其隱。亟應揭其內奸。爲天下告。查各省聯軍此次義舉。純爲救國。良以安福系數年以來。假借段徐。把持政柄。陰行賣國。橫挑內亂。種種罪惡。罄竹難書。各省同志。或縮軍符。或膺疆寄。對於國家大局。人民安甯。當負完全責任。且外觀列強之大勢。俯察人民之呼號。長此任彼橫行。深懼國將不國。是以不顧利害。共起義師。絕無私意於其間。何來省系之界限。矧賣國者非盡皖籍。舉義者非僅直人。全國一致同仇。省見早經融化。奸系造此邪說。不過掩飾其罪惡。以掀天下之耳目。藉免天下公敵之罪名。而欲蓋愈彰。多見其不知量也。至曩者復辟一役。是誰造作而成。早爲天下所共曉。同人等或曾聲明反對。或曾舉義興師。當亦天下人所周知。況廿世紀潮流。只有君主改共和。斷無共和改君主。稍明世界大勢者。率皆知之。同人等雖愚。萬不至作此無謂之舉。卽定武張公亦早聲明報盡清恩。服從民國。態度光明。毫無私意。則復辟一說。尤屬無稽之談。總之。錕等此役。爲國家安全計。爲正當防衛計。不得已而用兵。是非曲直。事實昭然。苟有私心。不但無以對同儕。亦且無以對天下。敢布誠悃。正式聲明。惟祈公鑒。曹錕印。

### 吳佩孚反對安福系電

安福部與軍閥

奉天張巡閱使。南京李督軍。武昌王督軍。南昌陳督軍。開封趙督軍。鈞鑒。同密。玄黃反覆。於今三年。政若絲棼。局同釜破。舍謀和統一。無以爲救國之方。此固爲全國所共認也。然全國所希冀者。乃全國之謀和。非局部片面之謀和。乃全國統一。非一黨一系之統一。自王揖唐壟斷和會。營菟裘於申江。本其誠字妙訣。以實行其收買離間政策。以金錢爲香餌。以名器爲釣鈞。一般偉人政客。心醉神迷。大有甘入彀中之勝。銅臭薰天。名節掃地。海上名區。幾成爲分贖議和之營業場。竊不禁爲國家之前途懼。爲國民之前途悲。更爲諸名流之人格惜也。夫自古未有權奸在內。而國交能制勝於外者。亦未有敷衍一時。而克保永久和平者。安福系毒痛四海。腥聞於天。王揖唐敗國殄民。豺狼不食。唐紹儀獨與之鈞稽野合。夜行不休。孫文銜廣州被逐之嫌。倒行逆施。結好安福。冀續其士敏斯土廠之舊夢。伍廷芳爲舊國會所誑誘。而噓臍莫及。唐冀廣爲奸人所盜名。而冥然罔覺。褚吳暨舊國會議員。爲安福系誘至申江。始知受騙。而已失身殉人。雖悔莫追。不獲已。慙王正廷假借外交以苟和爲補牢之計。王以國際會員之關係。不得不藉好於中央。乃有歌電之表示。西南軍府瓦解。已不可掩。而政系中人偏視此爲絕好之時機。欲乘勢謀和。以圖一黨私利之發展。遂取消唐總代

表而改派前充浦口督辦現爲政系中堅之溫宗堯以圖與唐對抗似此撲朔迷離五光十色同床異夢黑幕層層而冀其謀和統一竊恐謀和而愈不能和統一而愈不能統一也觀四總裁江日宣言則曰希望北方接受此宣言後瞭然於西南公意所在賡續和議試問七總裁列四是否卽屬公意舍桂而言滇能否解決和局安福系當道能否救平國難與安福系攜手能否鑾服民望賣國黨不除能否長治久安安福系私許權利能否得償夙願綜觀以上顛末是種苟且結合能否謀和統一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一言爲智君子所慎我南北明達諸公雖即望和心切亦必不輕於盲從而貽失言之譏民國公例莫善於國民公決當今之時既不可受唐拒溫尤不可受溫拒唐鄙意惟有出於召集國民大會以真正民意公決庶可無偏無黨永絕後患未悉高明以爲何如佩孚擬明晨赴保面謁曹經略使詳陳一切各帥如有賜教請卽逕達經略使爲盼爲禱吳佩孚叩。

### 吳佩孚出師討賊通電

各省督軍省長省議會各團體各報館均鑒自古中國嚴中外之防罪莫大於賣國醜莫重於媚外窮兇極惡漢奸爲極段祺瑞再秉國政認仇作父始則盜賣國權大借日款以殘同

胞。繼則假託參戰。廣練日軍。以資敵國。終則導異國之人。用異國之錢。運異國之械。膏吾民之血。絕神黃之裔。實敵國之忠臣。民國之漢奸也。路線者國脈所在。而南起贛閩。北迄蒙滿。要鍵無存者矣。軍隊者國本所託。而上自軍官。下至下士。完全易漢職矣。大逆不赦。中外所聞。斯而可忍。人心盡死。佩孚等束髮受書。嘗聞大義。治軍而還。以身許國。誓不與張邦昌石敬瑭劉豫吳三桂之徒。共戴一天。賊生則我死。我生則賊死。甯飲彈而瞑目。不爲外奴以後亡。往者憂衷百結。以段祺瑞爲軍閥老輩。固嘗睽念私交。不忍遽伸大義。但冀稍有悔悛。亦復不爲己甚。故請懲從犯安福妖孽徐樹錚等。以私曲護。此佩孚等之私意。諒亦國人所矜察也。乃其日暮途窮。匪惟不悔。尤復倒行逆施。甘心舉民國以送異族。躬爲操莽。旣一逐黃陂。再驅河間。今復脅迫元首。失其自由。僞造亂命。暴戾陰狠。爲振古所未聞。篡上竄國。尤中外所罕覩。夫共和主權在民。總統爲國民之公僕。元首袒賊以賣國。吾人盡忠報國。亦當權衡輕重。況在失其自由被脅之亂命。佩孚等個人縱本末顛倒。不難伏首以就戮。爲國家計。亦安能荒軍人之天職。貽百載之笑罵。事變至此。惟有忍涕揮戈。以與賣國賊盜相周旋。但令惻惻血誠。爲我四萬萬父老昆季所洞鑒。佩孚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刀鋸斧鉞。非所敢

恤。世或不察。目爲皖直之爭。愚懷耿耿。竊所未平。南北本屬一家。直皖豈容二致。今日之戰。爲討賊救國而戰。爲中國民族而戰。其幸不辱命。則佩孚等解甲歸田。勉告無罪於同胞。其戰而死。爲國人爭人格。死亦有榮無憾。諸公或握軍符。或主清議。奮發討賊。當有同情。若其昧中外之防。忘國家之義。坐令國土陷於異族。子孫淪爲奴隸。千秋萬世。自有公論。非佩孚等所敢聞矣。涕泣陳辭。伏惟公鑒。討賊軍前敵總司令吳佩孚率直軍全體同叩。

吳佩孚宣布段徐罪狀通電

各省巡閱使督軍省長護軍使各鎮守使各師旅長各報館各法團學校均鑒。民國八載。海內分崩。追原禍始。段爲戎首。謹爲我邦人君子袍澤兄弟。剗切陳之。段氏祺瑞。秉性凶殘。專擅恣睢。陰賊險狠。自受知項城。廁身軍界。嫉梁華殿爲愈己。而暗殺以逞凶。妬馮河間爲比肩。而排擠以構怨。洎乎共和肇造。入縮軍符。高下在心。黜陟由己。援引小徐。朋比爲奸。購械吞歛。庇惡亂法。視總統爲贅旒。觀國疆爲敝屣。視民意爲芻狗。視約法爲弁髦。以國軍爲一己之爪牙。以疆吏爲一家之私產。以他人之從違爲黜陟。以一己之喜怒爲禍福。膜視民瘼。輕啟兵端。嗜殺以爭。殘民以逞。唆使劉存厚禍川。而令吳光新攬奪川督。排斥譚延闓離湘。

而令傅良佐盤踞湘省。卒至重慶喪師。長岳敗衄。連年烽火。滿目瘡痍。波及閩秦。牽及滇粵。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尤可恨者。專橫暴戾。性與人殊。用徐賣國籌邊。則曰爲國進賢。引賊擾亂內蒙。則曰爲國啟土。森林路礦。則抵押淨盡。民膏國帑。則斷喪無餘。利用參戰。以供內爭。對外則宣而不戰。對內則戰而不宣。騰笑全球。坐失機會。愧對友邦。亦當無地自容。稍有心肝。何忍出此。乃復藉端遷怒。毆辱議員。國會天絕。西南禍起。製造安福系。以禍國殃民。叛設邊防軍。以窮兵黷武。我袍澤本不願爲萁豆之煎。彼段氏偏欲作犬羊之鬪。私借日債。不下六億萬元。盡爲鷹犬狐鼠所銷費。閱牆無底止之秋。同室操戈之慘。清夜捫心。當知自悔。溯其覆前清而專制。甚於前清。覆項城而狼戾。過於項城。覆黃陂則教軍人犯上。覆河間則使同氣相殘。茲對今大總統。又行故智。段氏之肉。其足食乎。試問定武。誰設計而賣友。試問友邦。誰作俵而賣國。三膺揆席。毫無成績。分崩離析。統一無期。稍有廉恥。當知退避。乃權利熱中。亟作馮婦。假藉邊防督辦。暗中操縱政權。凡此逆迹。昭著罄竹難書。元首罷除徐樹錚。包原爲俯從民意。段氏以翦其羽翼。因羞成怒。團河會議。凶燄鴟張。特派徐樹錚親率軍警。包圍公府。軟禁元首。奪出印信。擅發偽令。都門喋血。津保弄兵。謀爲不軌。窺竊神器。鎮守使師

旅長等。忝列戎行。密邇畿輔。居晉鄭勤王之地。效李郭撥亂之舉。本救國衛民之志。出討賊敵愾之師。爲擁護元首計。爲俯順輿情計。爲保存國民人格計。爲培養國家精神計。不得不整飭戎行。訴諸武力。殲厥渠魁。取彼凶殘。攘除姦凶。以紓國難。公等或任封疆。或居軍旅。或屬商學團體。或係言論機關。救民救國。諒有同情。除惡除奸。決無反顧。如能助軍助餉。均爲全國之同胞。否則附逆盲從。自有相當之對待。旣非黨惡助虐。必不觀望周章。若能前途倒戈。必當脅從罔治。凡屬明哲之士。必知順逆之分。應天順人。時不可失。掃清君側。奠我神京。謹紓至誠。海內共鑒。西路總指揮陸軍第三師師長吳佩孚。東路總指揮薊榆鎮守使兼第四混成旅旅長曹錕。後路總指揮第一混成旅旅長王承斌。四省經略使署總參謀長潘榘楹。第二混成旅旅長閻相文。第三混成旅旅長蕭耀南。第五混成旅旅長商德全。新編第一旅旅長王用中。第二旅旅長李榮殿。第三旅旅長彭壽莘。冀南鎮守使周符麟。第三師第五旅旅長董鎮國。第六旅旅長張福來。參謀長李濟臣。率全體將士同叩。

#### 直軍致邊防軍西北軍書

直軍全體將士致書於邊防軍西北軍全體將士曰。我輩誼切袍澤。情屬兄弟。謹抒親愛懇

擊之宣言。敬告於明順逆。知大義者。夫同類不相殘。同國無義戰。千古之鐵案也。我祖軒轅氏。制兵之始。原爲對外之用。北逐葷粥。南驅苗蠻。中原始有此一片乾淨土。洎乎北伐獯豸。西禦氐羌。與匈奴突厥。金元滿蒙。角逐中土。無非藉我國軍。固吾圉也。充國屯田。德裕籌邊。天下有道。守在四夷。我國邊防軍西北軍之設制。爲對外禦侮之嚆矢。凡屬袍澤。疇不以手加額。距躍三百。邊防有託。西北無憂矣。乃野心權利者。利用愚民政策。採取軍閥主義。擁我數十萬朔方健兒。以爲同室操戈之用。不以防邊。而以防內。憑藉西北。討伐西南。直視我堂堂國軍。桓桓武士。爲一家之鷹犬。在昔專制時代。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西南各省。同隸版圖。旣無賣國媚外之罪。又焉有侵凌討伐之理。矧共和國。以人民爲主體。人民並非欲萁豆之煎。軍閥偏欲表鷓蚌之持。剝我人民脂膏。以重苦吾民。耗我國家餉糈。以疲困吾民。我國民何負於軍人。我軍人更何仇於國家。天良未泯。夜氣猶存。旣非至愚。終當覺悟。孰甘爲少數私人作牛馬哉。亞聖有言。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凡我軍人動作。均應以對外爲主旨。以民意爲依歸。是在我軍人有覺悟心。尤貴我軍有辨別力。彼野心私利之徒。動輒曰服從命令。擁護中央。試問此項征討命令。是否出於元首本

心。卽令出自元首。是否本於真正民意。爲治命耶。爲亂命耶。稍有常識者類能辨之。挾天子以令諸侯。久爲權奸之慣技。唐文宗有言。昔周赧受制於強藩。今朕受制於家奴。安福系跳梁跋扈。殆甚於閹宦貂璫。而指揮安福禍國者。惟徐樹錚一人。我昂藏七尺男兒。詎肯甘心供其驅使耶。渴不飲盜泉之水。飢不食嗟來之食。熱不息惡木之陰。彼安福系以路礦抵押外人。屈膝借債。參養國軍。以殘害同胞。我國軍不乏忠義之士。明達之人。孰肯爲一黨一系效死命哉。上年魯案發生。我國軍有協力對外之熱忱。借債發餉。我國軍有不受外餉之義憤。全國軍人。聞風興起。玉可碎而不可掩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毀其節。俠義高風。鐵膽鋼腸。誠足以凜烈千古矣。全國本屬一家。焉有南北之界。北洋原係一體。何有皖直之分。國軍同仇對外。又安有芥蒂之嫌。邊防軍。朔邊防之基礎。西北軍。開西北之宏圖。我同袍。方且崇拜之。敬仰之不暇。更焉有水火之虞邪。此次直軍撤防。原爲掃除禍國殃民之安福系。及倡亂賣國之徐樹錚。對於先進泰斗。同氣友軍。毫無挾帶惡感。及並峙對敵行爲。乃彼少數奸人。自知無立足之地。故爲捏造流言。慫恿當道。不日與合肥督辦爲難。卽日與邊防軍西北軍。構怨。是等無意識之譎言。希圖妄施離間。我親愛友軍。必不爲其稍動。此後凡我軍人。遐邇

壹體。披肝瀝膽。敵愾同仇。耿耿此心。可對天日。外禦其侮。內息鬩牆。堂堂男兒。絕不墮其收買離間術中。我軍人幡然覺悟。不爲利用。而彼術窮矣。夫權利乃一時浮雲。名譽爲第二生命。甯犧牲權利以息爭。詎犧牲名譽以助虐。千秋萬世。自有公論。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我邊防友軍。暨西北同袍。果有能先我著鞭。驅除徐樹錚。解散安福系。以順人心。而慰民望者。則既可建擁護元首之大勳。更可全維持合肥之令名。非但所以愛元首愛合肥。亦卽所以愛國家。愛人民也。直軍願執鞭弭。以從其後。他日歷史增榮。俾直軍得附邊防軍與西北軍之驥尾。則榮幸多矣。袍澤志士。盍興乎來。直軍全體將士敬告。

直軍將士再忠告段軍書

直軍全體將士。致邊防軍西北軍陸軍第九師第十三師第十五師忠告書云。敵軍前次致邊防軍西北軍書。諒邀鑒及。謹再爲親切懇摯之忠言。敬告於前線全體將士曰。同室操戈。爲軍人之大恥。我輩同屬國軍。情猶兄弟。斷無鬩牆私鬪之理。貴師旅處段徐指揮之下。強迫開赴前線。與敵軍爲敵。必非出於本心。何則。敵軍既非背叛中央。又非反抗元首。更非有爭權奪利野心。貴師旅亦何至與敵軍爲仇。敵軍所以討段祺瑞徐樹錚討安福系者。原爲

救國救民。想貴師旅亦深表同情。試思南北戰爭。何人作俑。賣國媚外。何人作俵。國危民病。何人作祟。追原禍始。段爲戎首。徐爲禍水。而安福則助虐者也。詎以堂堂國軍。桓桓武士。而甘爲賣國賊作鷹犬耶。彼軍閥利用愚民政策。動輒曰擁護中央。服從命令。試問段命徐樹錚包圍公府。軟禁元首。爲擁護中央耶。抑危迫中央耶。貴師旅此次出師。攻擊直軍。爲元首命令耶。抑爲段徐命令耶。徐樹錚奪出印信。大總統已失自由。國軍處此。應助元首除段徐耶。抑助段徐逼元首耶。稍有常識者。類能辨之。元首幽囚之日。正軍人救國之秋。軍人坐視不救。已爲有負天職。若此軍起而救之。彼軍則進而擊之。有是理耶。自問良知。當能自解。敵軍聲討安福。爲救國也。貴師旅進攻敵軍。亦爲救國耶。自貴師旅束裝出發。敵軍已准備完全。所以相持七日。列陣以待。未卽猛烈攻擊者。正不忍同室操戈。輕啟炮火。演煮豆燃萁之慘劇。夙仰貴師旅袍澤兄弟。深明順逆。洞曉大義。若能去逆效順。幡然來歸。敵軍敬當全體歡迎。簞食壺漿。以犒從者。如有富於國家思想。奮勇爲民除害。殲除安福渠魁者。敵軍尤當盡禮致敬。雖爲執鞭。亦所欣慕。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見義勇爲。當不乏人。軍人報國。自屬天職。爲救國危亡計。爲拯民水火計。爲國軍名譽計。爲諸君前途計。均當審擇利害。棄

暗投明。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熟不息惡木之陰。知命不立巖牆之下。人非至愚。終能覺悟。孰甘爲一家一黨。供私鬪哉。敝軍所與誓不兩立者。不過少數安福系賣國黨魁耳。對於貴師旅袍澤兄弟。無私毫惡感。近日貴師旅仗義來歸者。日見其多。敝軍咸與優禮相待。親愛有加。出谷遷喬。則薰蕕自判。助紂附逆。則玉石俱焚。孰得孰失。何去何從。根據天良。當可自決。掬誠忠告。可質天日。敢布腹心。惟希朗照。直軍全體將士忠告。

## 安福部與和議

段合肥主戰。欲以武力統一中國。馮河間主和。欲以權術聯絡西南。同是一種政策。尤以武力統一。爲救時良謀。迴溯當日。北洋軍閥尙未分裂。使各方面無陰謀離間。段氏得行其志。時局早解決矣。段合肥爲人如何。天下自有公論。且非此篇範圍。可不談。惟吾則最贊成他此次政策。而又最惡安福部。何也。安福主和者也。主和而又非真主和。欲利用段。而不能助段。貫澈其政策。反以文治干東海。陷全國於四分五裂水深火熱之中。年復一年。只圖個人私利。此種奸詐無恥小人。應深惡而痛絕之者也。

世界皆言和平。吾反謂應主戰。斯言甫出。罪我必多。然吾試問謀和數年。有何結果。昔猶可諉諸段系作祟。今段已倒。西南現狀又如何。徒見北洋軍閥自殺而已。軍閥不足惜。何補於大局。何益於人民。須知吾國積弊已深。非開殺戒。不能廓清。甚麼人道主義。甚麼軍民分治。甚麼廢督。甚麼文治。皆不合吾國現勢之用。非經大殺一場。決難辦到。明知無用。而唱此高調。徒爲政客爭權奪利之資料。卽爲製造殺機之種子。吾人不幸。生逢劫運。夫復何言。欲望海宇澄清。除軍閥。去偉人。不殺何能卽除。不殺何能卽去。一念及此。主戰之心。勃然生矣。主

和派最動人聽聞者。曰人民痛苦。曰地方損失。不知戰時之痛苦損失。顯而易見。軍閥偉人之暗鬥。搜括削奪。其痛苦損失。較戰時尤甚。且戰時痛苦損失。尙有期而止。尙有數可稽。今則無期無數。元氣日傷。民不聊生。迨至於其極。勢必大亂。斯時終亦出於一戰。大亂而戰。吾國更不堪設想矣。若坐待軍閥偉人自有覺悟。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恐無第二之季純也。要之不戰不能和。不殺不能平。吾之主戰主義如此。

吾之主戰。非謂主張北方吞併西南也。且並南北界限而無之。因見吾國近年。偉人太多。軍閥迭起。有地盤者。擁兵自重。務擴張其勢力。無地盤者。不甘雌伏。日以搗亂爲爭奪之機。非此省侵踞彼省。卽此黨排擊彼黨。歲無寧日。調和者四面敷衍。滿口仁義道德。相爭者亦滿口仁義道德。利用調和二字。以穩固其地盤。抵制他人之反抗。愈調和。愈不和。調和多一日。禍根深一日。不如早行武力解決。甲勝乙。則甲統一。乙勝甲。則乙統一。經一番戰爭。必得許多年太平。歷史昭然。蓋非此不足以減少軍閥偉人也。辛亥之時。袁項城貪圖大位。以和誤國。至於今日。流毒如此。猶不悟耶。吾粵人也。卽以粵論。自梁啟超爲虎作倀。援引滇桂兩軍入粵。因遂一己之私。貽故鄉數年之禍。今廣東受客軍淫掠抽剝。痛苦損失。不可勝言。粵人

不堪其苦。每一次反抗。即有人出而調和。人道也。同胞也。滿口仁義道德。不特不能動客軍之覺悟。反阻粵人自救之進行。陷粵人於萬劫。吾嘗謂害鄉害國。亂天下者。皆此種滿口仁義道德滑頭調和之大善士也。吾來京三年矣。來時所抱宗旨。慨見大廣西主義。大雲南主義。日益澎漲。吾粵若爲征服地。粵軍力不足以驅之。北軍遲徊不進。雖知馮段暗鬥。不料北洋軍閥。竟甘心自殺。故間關來京。欲效申包胥秦庭之哭。希望北軍能將客軍驅逐。統一之後。即有北軍駐防。勞師及遠。當亦少數。必不致如大廣西大雲南之滿山滿谷。奸淫擄掠。吸奪無厭也。到京謁段合肥。面陳苦衷。段云。對於粵事有根本解決。吾聞甚喜。以爲故鄉必有生機。未幾而總統改選。合肥下野。（來時正值改選總統）合肥亦無辦法。因段主戰而馮主和。今既同時下野。則和戰應待新總統之政策。迨東海選出。高談文治。下令停戰。派員赴滬。開會議和。吾當時猶以爲元首昧於西南情形。誤聽政客播弄。曾二次上呈論諫。留京日久。始知安福如此作孽。皖直如此分裂。而段系中靳徐又如此陰謀。和也。戰也。皆自欺以欺人者也。段合肥雖具宏願。受四面空氣圍迫。只得軟化。亂世既無公是非。況黨派互相掙擊。段之政策失敗。毀者罪者。集矢其身。此勢所必至。安福部又從而利用之。不特和必不成。即皖

直之戰亦早在意中。更恐後來戰禍。南北同出一轍。和云乎哉。茲將吾三次呈總統原稿。附載於此。望偏於言和者。知今日尙非其時。有安福固不能和。無安福亦不能和。毋執迷以誤國也。（不戰亦不能倒安福何味味耶）

第一次上 大總統呈

呈爲速定大計。以救國民。仰祈 鈞鑒事。竊南北構兵。相持經年。忽戰忽和。舉棋不定。外間則流言紛起。前敵則軍心動搖。使西南長陷兵匪之中。而中央亦失威信之效。我大總統就職伊始。首頒明令。偃武修文。固息事以寧人。亦仁心所共仰。詎料滬上開議。多爲枝節之談。或求疵毛之索。數月以來。棄根本問題於不論。稍有識者。早料無成。今果有八條極端之提議。雙方代表。同時解職。舉國上下。日日希望之和平會議。遂從此決裂。夫不和則戰。不戰則和。本無兩可之道也。故古之言和者。必曰能戰能守然後能和。今和旣不能。果出於戰耶。然能戰與否。亦一疑問也。抑任其分立而成南北兩政府耶。我大總統老謀深算。極端主和。諒必胸有定見。以貫徹其政策。雖頓挫於一時。或繼續於後日。又或另有原因。故爲驚人之舉。愈見運策之奇。殊非淺識所能窺。然八條旣已昭宣。雙方無可讓步。果何以善其後也。其將

撤去代表。直接與渠魁謀和平。既紛黨派之爭。又有省界之別。地盤有限。偉人太多。軍府徒擁虛名。各帥誰能提挈。況復政客以法律爲搆煽。軍費又慾壑之難填。築室道謀。何止三公。中央能如其願而徧償之耶。卽委曲將就以償之。南北便眞能統一耶。亦成無形之割踞耳。我大總統若徒恃敷衍羈縻之術。而無一切實解決之方。卽更端繼續而爲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恐長此不痛不癢而已。而吾民所仰賴我大總統解其倒懸者。將成絕望矣。使南北果可以分立也。則何必謀和。姑無論外交風雲。日趨險惡。實迫我有不能分立之勢。卽以雙方情形而論。南方顧無團結之實力。北方亦非強固之政府。何能分立。不過糜爛瓦碎而已。自殺亡國而已。近聞廣東改組軍府。派人出洋運動外援。河間赴寧。謠言日盛。當此列強協以謀我之時。全國人心浮動之日。中央無統一能力。以恢復其威信。無一定表示。以正其趨向。恐外侮從而生心。民氣激成反動。則兵匪淫掠之慘禍。漸及北方。尙何分立之足言。嗚呼。分立既不可。戰又不能。戰。和又不能。和。對內如此。何以對外。陷全國於恐慌時代。岌岌不可終日。誰實爲之。孰令致之。願我大總統乾綱獨斷。無負國民付託之重。救諸水深火熱之中。趁南方有切實條件之提出。急爲正當之解決。或從或違。速定大計。不宜再爲敷衍。以斷羣

藤。我大總統苟自信有單獨斷制之大力。則毅然執行。否則速宜公開。以求一是。公開之道。維何。謹就管見所及。爲我大總統陳之。一通告友邦。杜外人口實也。滬議謀和。既由友邦勸告而起。則凡滬議之經過。以及最終之八條提議。何以無磋商餘地。應詳細聲叙一切理由。通告友邦。俾知曲直所在。咎有攸歸。不能專責北方。誣謂中央無謀和之誠意。後來或發生決裂。亦免其干涉。一通電各省。徵集輿論也。將此八條提議。逐條詳細解釋。痛陳利害。通電各省軍民長官。以及議會商會各機關各團體。徵求對待意見。使是非大明。免陰謀政客。再行煽惑。然後取決輿論。以定從違。一召集督軍會議。公同負責也。去年和戰不定。皆由各督態度不能一致。養成大患。舉國皆知。無可諱飾。今八條提議。不獨有損中央威信。實於各督權利問題有密切之關係。亟宜召集各省督軍爲負責任之解決。或和或戰。一經決議。不得受人運動。騎牆中變。再蹈去年覆轍。既爲各方面之公開。倘仍聚訟盈庭。模稜不決。則誤國之咎。不在一人。若舉國上下多數以八條提議爲適當。則乞我大總統俯順輿情。准其所請。從此兵氣消爲日月光。豈不甚善。若多數認爲絕對不能讓步。則必出於一戰。亦乞我大總統勿爲婦人之仁。置國是於不顧。蓋開創之國。未有不假兵力而可以奠定者。據亂

之世。未有高談法理而可以平治者。况今外患日亟。安能長享此不和不戰之局。優攸歲月。我大總統抱經世宏才。立不朽勳業。豈徒羨全國承認之虛名。而貽兆民無窮之禍。職等生長南越。羈旅北燕。憫桑梓之淪胥。痛偕亡之無日。冒昧上陳。是否有當。伏候鈞裁。不勝惶恐焦急之至。謹呈。

中華民國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呈

### 第二次上大總統呈

呈爲一誤不堪再誤。求和反無可和。仰懇迅速挽救。以維大局事。竊自滬議決裂。統一無期。職等經將管見所及。於本月二十二日。瀝呈大總統。請速定大計。雖芻蕘之獻。無補高深。然而職等粵人也。身受直接痛苦。目覩父老顛連。追原禍始。皆因一和字。遂陷吾民於萬劫。其初則馮前總統欲聯絡西南。助彼府院之爭。當時逆根未深。何難撲滅。乃暗爲扶植。不惜破裂北洋勢力。倒戈內鬩。以示互相提携之意。迨至逆勢已成。意圖反噬。始悔狼子野心。難於要結。然欲戰則軍心已渙。迫得將錯就錯。趨於和之一途。嗟乎先欲利用於人者。後反爲人利用。此馮河間之覆轍。而致時局於不可收拾者也。我大總統就任之時。已成尾大不掉之

勢極端主和。本有不得已之苦衷。未必有陰謀之作用。與馮前總統不可同日語。無奈西南既得從前之勝利。深知北洋諸將。各挾其私。不肯一戰。於是虛張聲勢。肆爲要挾。此亦勢所必至。理有固然者也。斷非空言勸告。可能戡其凶焰矣。慨自滬議初開。識者早料無成。其附和贊同者。或欲借西南以愚弄中央。或欲趁機會以自謀私利。或圖取悅於元首。或思送媚於黨人。安有真心維持大局。不觀八條提出之時乎。主和之團體衆矣。絕無一公正評判發表。以求持平解決。我大總統亦可憬然悟矣。及今猶不早決大計。欲以一紙明令。借文字以乞憐。雖力竭聲嘶。筆禿墨枯。無有應者。徒爲人輕視而已。不特西南輕視。勢必至全國輕視。大總統固喪失尊嚴。政府亦威信掃地。既無威信。何以馭衆。現在反抗者不過西南五省。若長此不振。恐反抗者偏全國。則土崩瓦解之禍。必不能免。外侮乘之。卒至於亡。大總統受全國負托之重。何以對國民耶。忖大總統之心。以爲同室操戈。爲外人笑。又值財政困難。將不用命。何以能戰。處此萬難之境。雖欲不和。安得而不和。此則大謬也。夫將不用命。皆由馮前總統運用陰謀。有以致之。府院主張不能一致。則統兵大員。人人有觀望之心。一變而爲擁兵索餉之計。各省響應之師。不知內容。無援而敗。慘不忍言。如職等亦其一也。非不用命也。

無命之者也。若謂財政困難。試查西南各省。財政何嘗充裕。地處邊鄙。商業凋殘。凡膏腴省區。皆屬中央。比較而觀。西南不及中央遠甚。彼何以增兵添械。支持經年。此何以左支右絀。寸步難移。未免自待太薄矣。且切實作戰。當時西南未無抵拒能力。但有一師南下。不及兩月。粵亂可平。使彼根據無地。便易就我範圍。政府雖窮。豈兩月之短期。一師之軍費。亦一籌莫展耶。卽以現時擁兵者所索月餉計之。亦不止此數也。若謂同室不可操戈。然則治國者必無勤平內亂之事。土匪亦在不應懲辦之例。有是理乎。此似是而非之談。政府亟應痛切誥誡。以固邦本而正人心。辛亥國變以來。南方迷信民族主義最深。此說最盛。同胞之聲。不絕於口。其後秩序大亂。日受兵匪淫掠慘禍。深悔此種謬論。不宜於亂世。已絕口不談。北方未經兵燹。無怪其盲從。而軍人之受人運動者。樂執是說以自解。甚至揣摩風氣。自命開通。謬託文明。動引兄弟鬩牆之詩。以自欺欺人。不知我不操同室之戈。人力爲鳩居之佔。我以同室待人。人以征服地待我。斯時開門揖盜。驅之不去。追悔已遲。吾粵前車。可爲殷鑒。我大總統老成謀國。豈亦惑於是言。斷送東北十餘省人民於兵匪之手耶。嗚呼。自河間主和。而傅王交訐。馮吳獨立。經略使按兵不前。總司令趨趨不進。贛軍入南雄而自退。閩軍至潮汕。

而不取。遂令粵軍之助中央者。莫張敗於潮惠。龍氏敗於高雷。職等亦受連帶而俱敗。李耀漢畏縮而不敢就職。北洋軍艦欲歸誠而功廢半途。前事具在。可爲痛心。今大總統一和再和。皆無辦法。河間已養癰貽患於前。今復優柔姑息於後。不特解決無期。而西南深明大義擁護中央之軍人。亦不敢倚賴北方與之反抗。騎牆者更無論矣。失已去之人心。槩將來之士氣。長民氣之囂張。爲淵毆魚。添虎之翼。何莫非大總統一念之仁誤之也。近來分立自治之說。日漸萌芽。割據蓄謀。將達目的。我大總統猶欲以和平爲號召。博全國承認元首之虛名。獨不慮誤國殃民。適成無窮之禍。虛名未可必得。百世之下。追論成敗之由。誰能爲大總統諒也。伏願大振乾綱。速圖挽救。上以保令名而維國是。下以慰來蘇而解倒懸。數千萬人民幸甚。中華民國幸甚。謹呈。

中華民國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呈

第三次上大總統呈

呈爲和字誤國。陰謀亂政。聯乞大振乾綱。以免受人愚弄事。竊自謀議決裂。羣情憤概。職等兩次聯呈。希望早定大計。而大總統始終尊重和平。寬大優容。力求繼續。近日局部開和之

說。騰於海內。此種辦法。似可救滬議之窮。民國初元。袁前總統嘗行之。是時充代表者亦唐紹儀也。今則南方軍府。其渠魁有如項城之魄力者乎。中央府院。其提挈能力。自問能如項城乎。當和議初開。周予覺赴滇。胡鄂公赴川。林紹斐赴桂。王芝祥往來於嶺表之間。何嘗不分道揚鑣。爲局部疏通之策。何以混沌數月。卒至決裂。可知和之成不成。全視夫雙方情意之真不真。有一方之不真。一方以武力制之。尙可勉強就範。項城往事可觀也。若雙方皆真。則當然廢除武力。合而統籌。固見其可分而局部。亦無不可。今之與我和者。真耶僞耶。大總統明見萬里。何待饒舌。既非真意求和。而猶口不絕聲。以和爲號召。甚至不惜運動外人。干涉內政。一再勸告。其故何也。在西南軍人。明知進兵北伐。無此力量。卽以軍事比較。亦無制勝北軍之理。幸而馮前總統暗相提携。湘閩贛之師。或潰或退。得有今日。迨大總統就職。逆料白宮待衛之外。無一兵一卒。必主張文治。於是搖旗吶喊。爭地劃界。多方恫嚇。同時通電放詞。謬託和平。實則願長此不和不戰。以坐享盤踞之歲月。其附和搗亂之徒。亦願延長此不和不戰之局。以保存衣食。而陰謀野心之政客偉人。更願有此不和不戰之絕好機會。以展其攘權奪利之手腕。卽北方諸將。亦有藉此不戰不和。爲擁兵索餉看風駛舵之計者。嗚

呼陰霾蔽天。非有一聲霹靂。安能重見化日。人方愚弄大總統於股掌之上。而大總統猶以和爲可恃。盼滬議之繼續。謀局部之接洽。本免過於忠厚矣。姑無論西南各軍。黨派紛爭。仇如水火。不易聯絡。卽能餌以權利。徧償其慾。承認元首。共戴一尊。試問中央威信。能無遠弗屆乎。今日西南有形之自主。不過邊隅五省。爲數尙少。爲禍尙遠。若委曲將就。以權利私相授受。或可取消有形之自主。變爲無形之割據。此端一開。誰不效尤。將見無形割據之禍。必徧及全國各省。斯時中央威信。掃地而盡。府院命令。不出都門。我大總統何樂而受此挾制也。轉不如南北分治。猶可以保存一方勢力也。又不如改爲聯邦制。或可望實行自治也。若謂唐陸諸人。亦有主和之電。願任調人。局部謀和。似有把握。則更欺穆公之側無人乎。胆敢肆其鬼域。不觀乙卯丙辰之往轍乎。帝制稱兵。岑春煊設都司令部於肇慶。項城既逝。陸岑通電。出作調人。而暗使李烈鈞譚浩明劉志陸等。分途攻粵。表面則迭電停戰。內幕則增兵購械。卒以取粵。四川羅劉交鬩。唐繼堯亦自認調人。進兵攻蜀。至今仍在其勢力範圍也。今唐陸主和之電。亦行其故智耳。明哲如大總統。豈尙受其欺耶。要之今日之言和者。非想望太平也。畏中央主戰也。和則不戰。而又不欲真和。故爲種種刁難。以阻和之速成。但求不和。

不戰。卽若輩之大利。殊堪痛恨。乘其局部之黨爭。從而操縱之。是或一道也。徒爲局部之謀和。是教猱升木。不啻默示各省以分立。又何益焉。夫大總統所以極端主和者。非因友邦勸告乎。忖思征討不庭。乃內政範圍。西南破壞統一。逞兵殃民。政府應有伐罪弔民之舉。斷無放任召亂之理。試披吾國數千年歷史。養寇貽禍。至於危亡。前轍具在。可爲殷鑒。近如洪楊之亂。倘當日清廷從祁雋藻之議。與太平天國言和。則滿清早亡矣。乃大總統負全國元首之責任。竟許以對等會議。常與唐陸岑等通電。所有來電。皆稱先生。或稱北庭。狂悖藐視。大總統恬不爲怪。又何怪外人敢越常軌。橫來干涉。且聞各外使初次之勸告。報紙轟傳。謂由吾國陰謀政客運動而來。今第二次之勸告。更由失敗歸來之代表。欲鞏固一己權利。勾串而至。大總統甘心忍受。獨不思此後凡欲作奸犯科之徒。皆可利用外人。壓制政府。何事不可爲。其禍可勝言耶。查外使本無直接與駐在國元首往來公文之例。况事關吾國內政。本可置諸不理。卽出自友邦誠意。亦望中央有統治能力耳。今日西南五省分立。已無統治能力。他日全國二十三省效尤分立。更無統治能力矣。其何以謝友邦。今日友邦不過口頭勸告耳。使我真無統治能力。友邦再進一步。謂欲以兵力助我統治。又何以處之。國必自侮。然

後人侮。苟大總統大振乾綱。以武力實行統一。上自府院。下至各省軍民長官。禁絕與西南通電。使中外人士。咸知中央有一政府。其餘皆爲叛逆。風行雷厲。觀聽一新。各外使何嘗不崇拜大總統英明神武。交口稱譽。黃帝之滅蚩尤。有虞之殛四兇。聖賢不識其黷武。蓋非誅不仁。無以奠邦基。雖帝制共和。政體不同。然定亂救民。初無二致。古今中外。其揆一也。自對等開議以來。中央威信。日趨薄弱。政府愈縱。若輩愈橫。是非不明。人心愈形浮動。皆由大總統降心下氣。腴腆求全之過。有以啟人輕視之心。故陰謀政客。胆敢爲此煽惑。以遂其借公營私之慾望。雖於大總統祿位無損。其如商民常陷於恐慌時代何。我大總統果能納友勸告。應以增長統治能力。爲挽救危局之要圖。毋爲各方面將順取容。喪失尊嚴。受人侮弄。然後統一可期。大局可安。否則西南之謀和未成。中外之責難紛起。一波未平。又湧一波。其禍有不忍言者矣。職等兩次覆呈。未蒙譴責。自知罪戾。本不應再爲嘵嘵。致擾聰聽。惟是年來擁護中央。飽受陰謀之牽累。頭顱金錢。盡付虛擲。待至大總統就職。以爲必有正當解決。可以南歸。誰料日待一日。仍無切實辦法。困頓不堪。爲國爲鄉。爲公爲私。實難已於言。耿耿寸心。伏乞 諒鑒。謹呈。

中華民國八年六月七日呈

(甲)朱啟鈴時代

徐東海就職之初。即以文治爲號召。安福部對於和戰兩途。不敢表示。蓋爭政權而不爭政策。隨機利用。乃其一黨宗旨。惟舊交通系之梁士詒。趨附馮河間。主和最力。梁士詒素以巧宦著。半世歷史。舉國皆知。非詆之也。其主和也。亦非有何政策。(一)見北洋勢力渙散。不足以制西南。思結好於西南軍閥。(二)因夙恨之新交通系曹汝霖等。投降安福。故迎合馮河間之意。以求活動。抵抗外敵。皆毫無國家觀念也。言和之始。先爭定名。善後二字。西南以爲中國習慣。對於勦辦土匪。乃言善後。要求對等會議。梁士詒阿附其說。是時督軍團在京。與段合肥猶未有惡感。皆謂大失中央威信。安福部又譖之。梁士詒遂爲北方軍閥所惡。又因副座問題。張作霖曹錕知爲所賣。(參觀陰謀篇)交通系更難活動。惟徐東海不明西南真相。方派關冕鈞赴廣西。(關係梁拜把兄弟本交通系而投降安福者)與陸榮廷聯絡。尙信梁士詒之謀。派朱啟鈴充總代表。五國警告之來。外間紛紛傳述。謂係梁士詒用以制軍閥者。語涉東海。或係安福誣捏之詞。亦未可知。而軍閥大怒。徐樹錚尤憤。梁士詒鑑於陸建章之死。

託詞出京。並參議院議長而不敢爲矣。對等會議之名。竟因此成立。

五國公使提出覺書。迹近干涉內政。亦係友邦一番好意。在京督軍團受此打擊。態度不如前之強硬。不特對等會議。可以俯從。卽寧滬地點之爭。亦經國務會議解決。電致西南當局。及南京李督軍。電云。(銜略)諸公愛國熱忱。欽佩無既。現奉大總統令。決定於滬上開對等和平會議。請選派妥要人員與議。期法律事實。同時解決。永奠國家於安全。云云。

今略述吾國勸告經過之情形。當美公使芮恩施回任之時。彼時美使有此意。然始終未見諸實行。蓋美使恐出以單獨行爲。致有種種不便。故與英法意日四使協商。已得同意。復與駐日之英美法意四使往返電商。又與日政府磋商一致。然後各電知本國政府。均表贊同。遂將此種覺書預備妥帖。所以遲遲不提者。因見徐東海積極謀和。時局已有解決之望。似無須爲此無謂之忠告。不料各督軍久久盤踞京師。種種策畫。皆爲外人偵悉。因之彼此聚議。以爲過此不提。將來一有決裂。更難收拾。遂決定提出。各公使皆聚於英國使館作最終之議決。一面提致中央政府。一面由駐廣州領事提致西南軍政府。遂同至公府。將此項覺書面呈東海。在公府召開軍事外交緊急大會議。凡督軍閣員及段督辦與各方面之要人。

均須與會。並派員分赴各督軍公館。囑其暫留。且傳諭須待此項覺書會議解決後。始准出京。今將覺書原文錄如下。

近二年來中國內訌南北分離現下法英意日本美五國政府已證實此項內訌仍然繼續不止五國政府實爲憂慮因此不幸之分離其害及外人利權者實不減於中國自受之損害當歐戰一髮千鈞之時此內訌足以鼓勵敵人且有害中國與各協商國之協同動作現此危機已過各國正進行組織世界和平與其公理之實現而中國內部之紛爭仍然不止使各國組織和平及公理之實現頓生困難五國政府對於貴共和國大總統調停內訌之措置頗抱厚望且深喜南方各首領之態度亦表示相同欲求解決此分爭南北宜各捐除私見拋去法理具文開妥協會議根據法律以中國國家之幸福共謀和好此中國境內統一之急務且須謹慎將事以免爲世界和平之阻礙五國政府趁此時期對於中國南北之妥協表示以最懇切之同情且五國政府之如此行動並非欲干涉內政亦非欲監督左右議和之種種條件此等事皆待中國自行措置故對於南北兩方議和之實現加以勸勉再將使中國於世界改變中增長其

本國之價值而此改變世界各國正希望其實行云

對等會議。決定在上海開會。東海乃選派代表赴會。安福部知和局已定。亦大倡和平統一之論調。故派出代表十人。安福部佔半數。梁士詒之舊交通系。僅朱繹代表一人而已。西南方面。初擬湘陝亦屬其範圍。北方謂湘陝未爲西南完全佔領。不能用湘陝兩省名義派出代表。磋商結果。改爲雙方各派代表十人。以示對等之意。茲將北代表之黨系。略揭如左。

朱啟鈐貴州人隸舊交通系梁士詒部下洪憲時代之內務總長兼大典籌備處處長後爲通令緝捕帝制犯八大罪魁之一未經法廳判定罪名由督團之請求前總統予之赦免者前爲新國會參議院副議長辭職不就固猶是新國會之參議員其所代表者爲舊交通系吳鼎昌浙江人隸新交通系曹汝霖部下洪憲時代之政事堂參議段閣時代爲財政次長其所代表者爲新交通系亦安福系

方樞安徽人隸徐樹錚部下洪憲時代之法制局副局長段閣時代之院秘書長其所代表者爲安福系

汪有齡浙江人前隸交通系梁士詒部下現隸安福俱樂部洪憲時代之參政現充公言報

經理新國會參議員其所代表者爲安福系

江紹杰安徽人隸安福俱樂部洪憲時代之肅政史現充新國會參議員其所代表者爲安福系

李國珍江西人隸研究系洪憲時代之政事堂參議復辟時代有功於歡迎張勳者其所代表者爲研究系

王克敏浙江人隸馮河間部下又附合於段合肥洪憲時代之參政段閣時代之財政總長其所代表者爲馮段

徐佛蘇湖南人前隸研究系梁啟超部下現爲和平期成會之發起人洪憲時代之政事堂參議既贊成而又反對者其所代表者爲研究系

劉恩格奉天人以國民黨重要分子降服於安福俱樂部現充新國會衆議院副長其所代表者爲安福系

施愚四川人初爲袁氏之寵臣現爲南京李督之幕府奔走於馮徐李之間者洪憲時代之法制局局長亦八大罪魁之一爲馮徐系其所代表者爲徐李

西南派出代表十人。其姓名如左。

唐紹儀

郭椿森

章士釗

劉光烈

胡漢民

王伯羣

李曰垓

彭允彝

曾彥

饒鳴鑾

千辛萬苦。開此和議。稍有識者。早決其無成。徐東海必欲爲之。或謂其醉心總統。但求西南承認。不惜犧牲威信。或謂其手無兵柄。恐蹈黎元洪覆轍。故以和會操縱軍閥。又謂畏忌段系。利用謀和以分皖直之勢。言人人殊。不敢輕信。惟上海開會之後。絕無切實討論。只有互相訐難。最爲和局阻碍者。北方則安福部因法律問題。羣起質問。西南則因戰地劃界。枝節叢生。錢內閣見進行困難。恐國人謂其無謀和誠意。曾將經過情形。撮錄各要電。爲一度之表示。文曰。

溯自南北肇衅。擾攘經年。政府鑒於世界大勢所趨。消除意氣之爭。首倡和平之議。已然頒

發明令罷戰退兵（見十一月十六日命令）通電西南表示誠意（見漾日院電）並屢次派員前往接洽復由南京李督居間疎通意見在政府渴望和平統一之心固以昭然若揭嗣由西南來電要求對等會議各派同數之代表（見岑西林等卅電）夫依版籍而論西南僅有五省不及北方之半其代表人數詎能相等而政府不惜曲意從之允其各派代表十人（見復西林等歌電）嗣又來電請於十人之外各派總代表一人（見岑西林蒸電）政府已允照辦至於會議名稱中央擬用善後二字亦因尊重和平之意乃南北傾向所同無待計議所議者特善後問題耳乃南方一再吹求主張用和平字樣（見李督冬電）政府不欲因此小節往返爭持圖糜時日因折中定名為和平善後會議（見致李督微電）當由李督通電南方彼竟置而不復旋接南方來電謂善後二字專對土匪而言南方絕不干受應以會議之地點定名如在某處開議即名某某會議之例（見唐少川電）按善後二字原係普通名詞初非意有專屬此義勿用深辯既彼方欲以會議之地點為會議之名稱即可避去善後和平等字之爭點當已復電允認（見復唐少川篠電）是政府節節退讓原欲促進和平早謀統一其委曲斡旋當為人所諒也至會議地點原定南京而彼方力主上海（見岑西

林等電及唐紹川電）揆諸多數國人之心理既爲解決內政應在完全領土之內且李督素多接洽就近照料可却雙方之隔閡當以此議迭電磋商請其仍赴南京早日開議（見致唐少川篠電）彼亦置而不復又如陝閩兩省土匪滋熾迭據各方報告該匪等焚掠之慘聞者痛心不獨該處居民受其蹂躪卽外人資產亦屬可危政府因各該省兵數不敷戡定不得已派兵前往以爲協同勦匪清鄉之用乃西南竟藉口進兵來電詰問謂爲表面言和陰行作戰（見岑西林真電）查閩陝匪患經年多係著名積匪屢陷城邑人所共知（見致岑西林講電）此等殺人越貨之暴民只好認爲土匪是否卽應剿辦公論具在無待費詞日近據川省報告熊克武所部佔領褒城（見鍾師長魚電）圍攻南鄭又據閩省報告陳炯明所部已陷永泰尙在進攻（見李閩督佳電）是表面言和陰行作戰其咎究應誰屬在政府不肯因一部份之違抗反唇相稽誠以果能尅期開議則此等混紛當然消滅也至此次歐戰議和亦與國內和議無涉乃彼方竟欲南北會同遣派代表（見伍梯雲灰電）且謂南方縱不得獨占議席然欲破壞則有餘等語（見岑西林蒸電）向來國際交涉東西友邦只承認中央惟一之政府豈得自歧爲二同屬民國本無南北之分安有會同遣派之必要

(見致伍梯雲文電)且此次歐洲會議關係吾輩國際地位何等重要乃竟欲甘心破壞是專爲意氣之爭全擲國家於不顧其倒行逆施尤足駭詫軍政府總代表代表各員久已派定(見致李督灰電)急待出發節經敦促西南迄無復電是否誠意言和殊難揣測茲將和議開始以來所經過情形撮述概略以存其實並將足資證明之文電復錄於後(一)唐少川致徐東海電 徐東海先生鑒桂莘爲北方文治派物望攸孚赴會尙能勝任愉快弟於此次善後名稱與南京地點竊欲有言吾國向例肅清土匪始有善後問題今日以弟等會議而有善後名稱是直以土匪視西南耳西南寧于受此美譽語有之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弟以謂曰和平曰善後彼此均不必堅持卽以上海會議定名稱較爲簡當弟意此次會議倡和舍上海租界外實無完全領土之可言云云弟唐紹儀叩(二)錢總理覆唐少川電 中央於會議名稱本無成見善後二字亦係普通名稱初非意有專屬且會議既由雙方組織豈有南方獨蒙惡名之理惟尊意既擬以會議之地點爲會議之名稱當可照辦惟會議地點既係解決內政必須完全在國土之內若以安全而論則南京秩序安甯未必不如上海且李督素重和平衆所共喻蒙妥爲維護負保安之全責是可勿用過

慮務請仍照前議就甯定期開議請勿枝節爭持徒糜時日云云能訓  
梯雲電 以對外而言歷來外交只承認中央惟一政府不能自歧爲二以對內而言則同  
爲民國本無南北之分自無會同之必要云云能訓文(四)岑西林來電 頃聞北方已派  
陸子欣爲專使此間以事前未來徵同意要求馳電反對陸使羣情激昂且謂並擬以非由  
南方推出重要之人赴歐列席不可又謂南方總不得獨占一席然於破壞則有餘云云春  
煊蒸

陝西三原之戰。張瑞璣與李述膺互訐。和局爲之停頓。此係西南之事。與安福部無關。姑不  
具論。安福部所最注意者。係國會問題。因上海和會。議及法律。恐東海犧牲新國會。以爲交  
換品。於是安福健將鄭萬瞻康士鐸烏澤聲等請總理及國務員到衆議院。有所質問。謂朱  
啟鈴代表係何資格。安能以政府委任之行政委員。處分立法機關。是何權限。錢內閣連稱  
不敢。不過議論及之耳。鄭等謂總統總理俱由新國會產出。根本不能搖動。立法尊嚴。神聖  
不可侵犯。議論亦是不敬。烏乎可。錢內閣唯唯而出。安福部即用全體議員名義通電。爲先  
發制人之計。而錢能訓復函。仍有「不能不討論」之語。安福部大憤。錢內閣由此而倒。和會

因此而停。

參眾議員王郅隆等請致朱總代表上海會議不應涉及法律問題電

北京大總統各部院保定曹經略使盛京張巡閱使蚌埠倪巡閱使北京龍巡閱使各省督軍省長各省議員各報館均鑒本日同人致朱桂莘君一電如下近閱報載尊處會議現竟涉及法律問題查法律質言之即國會問題國會根據約法總統由斯選出內閣由此通過中外具瞻國本所繫一有動搖牽及全局況執事係受國務院委任其權限不能出乎行政範圍國會係國家立法機關斷非行政委任人員所能議及倘若越權擅議則紊亂國憲搖動國本必有尸其責者郅隆等爲擁護法律鞏固國本計特電聲明尙希照察國會議員王郅隆曹鈞楊以儉陳賡虞趙元禮朱仕清卞蔭昌王葆黎田子鵬汪鐵松張佐漢董景勛盧嶽王文芹賀培桐武繩緒吳得祿王樹枏曾有嚴陳瀛洲趙連琪陳克正蘇毓芳邴克莊曾憲文高清和魏福錫董寶麟孫孝宗焉泮春教德興翁恩裕劉興甲祝華如于貴良畢維垣成多祿徐肇銓金明川逸長增賈明善王沐身趙驥王汝徵孫恩溥烏澤聲翟文選蔡國忱楊崇山李占英宋連甲張文瀚李維周趙鎮王文璞趙仲仁劉振生文子鐸王錫蕃張玉庚

尹宏慶劉星楠艾慶鏞王廣瀚王之錄張鳳台畢太昌李時燦王祖同史寶安馮汝驥徐卓  
增郭景岱李隨揚陳鴻疇鄭錫田王曾禮李自辰何霽峯李綏恩原恩瀛王印川王澤攸張  
坤郭涵林東郊彭運斌陳善集袁振黃張晉瓚張石生金燾徐亞屏王伊文許喆田應瓚賈  
耕解榮輅曾紀綱王學曾李元晉郭象升裴寶棠樊振聲祁景頤常贊春李友蓮耿臻顯蘇  
均劉械邢殿元狄麟仁楊伯榮高時臻劉培潤郭德修李道在吳宗濂段書雲鄧邦述楊壽  
枏劉文煜夏仁虎孫錫恩柳肇慶蔣士杰金詠榴彭清鵬解樹強夏寅官季龍圖詠葵王立  
廷張從仁臧蔭松倪道杰蘇文選張敬舜姜兆瓚柳汝士李國杰唐理淮周秀文張汝鈞汪  
聲玲王揖唐關建藩光雲銖趙熙民周行原胡延禧丁葆光江忠賡崔法陳嘉言陳光譜黃  
光昌劉兆麟倪道煌丁冠軍華維嶽邱鳳舞吳山黃立中吳文瀚周維藩吳榮成史啟藩劉  
朝望龔慶霖魏斯炅蔡儒楷李盛鐸吳鈞陶家瑤賀國昌包發鸞熊正琦饒孟任吳道覺程  
臻梅士煥楊蔭喬葉先圻黃文濬林金相劉思桂熊坤龍晃李學蓮魏會英李家浦魏調元  
石雲星王世澂張元寄李兆珍陳懋鼎林灝深陳之麟楊延樑梁鴻志邵繼深林棟林佑蘅  
鄭蘄李俊王大貞黃蔭陳亮邱曾煒劉映奎鄭元楨陳震曾毓煦汪立元錢豫謝鍾靈童能

潘黃秉義袁翼袁榮麥賀得霖胡鈞陳寶書錢葆青陳元祥賀黻冕趙儼蕪李繼楨李寶楚  
胡柏年湯用彬王彭甘鵬雲余德元鄭萬瞻王運孚何佩瑄易順豫陳嘉言杜僉李棠生羅  
正緯吳德潤易克臬吳劍豐張宣周渤晏才猷朱後烈王毅向乃祺楊岳吳凌雲廖名縉何  
海鳴陳琢章符定一唐乾一王越武樹善郭毓璋宋伯魯何毓璋岳維王珍吳崇德楊逢盛  
高杞李少唐鍾允諧羅仁博白建勳秦望瀾趙守愚李增穠吳本植段永新宋振聲彭立棧  
毓翰章王廷翰侯效儒馮翊翰張超趙國瑞郝天章一不拉引李鍾麟安大榮麻和浦袁進  
謝萬魁鄧鎔趙心得饒應銘吳淵黃雲鵬陳煥章林韻宮李蘊華楊增美姚華孟憲彝張滙  
泉康士鐸孟錫珏李東萊張其密龔秉鈞卜兆瑞賀色畚鄭仲升張欽宋弼良熙彥毓朗溥  
緒德色賴托布鄂多台扎噶爾棍布扎布附拉担瓦齊爾色丹巴勒珠爾阿昌阿張文李芳  
車林桑都布爾格特克希克圖卓特巴羅布桑車珠爾巫懷清等篠印

湖南張督軍贊同箴電所論法律問題電

北京國會議員諸公鑒篠電敬悉諸公對上海和會之法律問題本身作則偉論匡時聽  
下風莫名欽佩堯以軍人備員行政對於大局如有正當言論自當一致贊同互相維持辱

承賜教謹布區區敬乞裁察張敬堯叩馬印

國務總理稱上海會議代表對於法律問題不能不討論函

逕啟者頃准貴議員等篠日通電具見尊重法律至深心佩能訓於前日出席衆議院承詢各節當以此次上海會議在中央主旨所在決不使國會政府受違法之嫌惟南北會議既因法律爭點發生彼方提議及此勢難嚙爾而息故對於中央代表不能不予以討論之權經在會詳切答覆已承諸君鑒察竊思此次上海會議本爲解決國內紛爭問題法律亦其一端所派代表負有解決時局之責對於此項問題自不能存而不論茲准來電合再函覆聲明即希 查照此頌議安

錢能訓啟 四月二十一日

解決法律。雖非此篇範圍。然安福部既有此重大關係。爲撮舉當時各方面主張。並載於下。北方之主張。徐東海復岑西林電。略謂舊國會非不可恢復。但以本身論。其議員除死亡及前次因事取消資格者。已不足法定人數。設法加入。卽涉非法之嫌。以事實論。全國必須公認。始能有效。而今北方對此反響日甚。務希執事妥爲斟商。云云。

西南各方面之主張。(一)政務會議議決。國會應達到完全自由行使其職權。(二)孫中山

總裁所提出者。同上。(二)岑總裁及伍總裁提出。恢復國會。(四)林總裁提出。國會恢復之時。非法國會即行解散。(五)海軍提出。國會被非法解散。應即恢復。(六)雲南督軍提出。恢復舊國會以制定憲法。選舉總統。(七)廣西譚督軍提出。法律問題。應正當解決。(八)貴州劉督軍提出。與岑總裁同其主張。(九)四川熊克武督軍提出。國會須能自由行使其職權。(十)福建陳省長柏文蔚總指揮提出。恢復正式國會。(十一)湖南程總司令提出。恢復國會。(十二)黎天才聯合軍總司令及王天縱河南軍總司令提出。恢復舊國會。(十三)貴州省議會提出。恢復國會。(十四)各省各軍事代表提出。恢復舊國會。以制定憲法選舉總統。(十五)雲南省議會提出。國會問題應極力堅持初議。此外尙有多處主張恢復舊國會。其態度頗稱強硬云。

法律問題。既如此困難。朱總代表無法應付。急電東海請示。謂法律案自成和議難決問題以來。鈐已屢次電請另謀辦法。而圖進步。無如中央困於避嫌地位。遂致終未定出方針。現今南代表催促議法甚亟。鈐等實難應付。乞速電示辦法。否則鈐等亦不負責云云。又因陝西劃界未決。西南謂北方無謀和誠意。議會遂中歇。一時謠言紛起。疑段派重復備戰。安福

部敷衍主和體面。議員張宣在議院提出質問。洪玉麟等亦請咨催從速廢續。

議員張宣質問政府對於上海和議是否概不過問文

衆議院爲咨送事據本院議員張宣提出質問政府對於上海和議是否概不過問質問書一件到院查經依法有二十人以上之連署相應錄書咨請大總統查照即希政府即日答復可也此咨大總統

中華民國八年四月十七日

議員洪玉麟等提出請咨政府速催代表赴滬廢續和議案

爲提議事竊吾國比年以來疊次構兵各省人民直接間接均受莫大之痛苦此次當軸諸公怵於世界之公理感於各團體之奔走呼籲雙方派出代表再四籌立始得和局開議全國人民無不渴望和平早日告成一綫生機端賴斯舉乃南代表提出條件認爲無磋商之餘地北代表既經辭職和會二次停議中途廢止險象環生現雖聞汪江二代表業已南下惟繼續開議尙在不可知之數或竟彼此隔閡無法疏通則仍各逞其武力以決最終之勝負西南方面或訴諸外交團引起列強之干涉哀哉人民當茲浩劫將終陷於水深火熱之

中而莫能挽救。瞻望前途，憂心如搗。況今巴黎和會閉幕，已在目前。國內言和又復停頓，聞各國政府對於我國內爭不已，嘖有煩言。若長此相持，恐將來國際席間必生他種之障礙。應請政府速定辦法，早日賡續前議，迅謀解決。仍祈互相讓步，勿趨極端，恢復統一，振導和平。並毋使各國之和議先我國而結束。則國本有奠定之期，人民慰雲霓之望，安危所繫，一髮千鈞，敬請緊急提前交付大會公決。

提出者 洪玉麟 汪 然 周維藩 陳嘉言

連署者 郝崇壽 楊毓達 沈仲長 葉雲表 楊 潤 崔雲松 于之鳳  
孫靖圻 陸才甫 劉 果

徐東海下令促和。李純、陳光遠、王占元、吳佩孚又聯電促和。各省軍閥紛紛電請雙方讓步。陝西張瑞璣又有東電證明停戰。北方又派李思浩、張志譚到滬，疏通善後借款。於是朱唐兩總代表繼續開議。將法律問題擱置不談。先議裁兵借款。當時預定借款數目，行政善後費三千萬，裁兵費一萬九千萬。南北共同分配。軍政府所公佈之命令，認爲有效。分配借款，須待軍事、財政各方面調查，再行協定。此議案提出，惹起全國人民反對。電爭者十萬九千。

餘人斥爲分贓會議。又值青島交涉發生。學商各界爭持甚烈。北京演出歐章宗祥。焚曹汝霖宅。圍宮請願。罷市抵貨。風潮極大。唐紹儀等恐激起衆怒。不敢再議。乃提出八大條件。以難北方。朱啟鈐等無磋商餘地。急電東海辭職。卽行北返。和會遂閉。（八條件見內閣篇）和會停後。東海尙頒布一令。以明心跡。

### 大總統令

國步多艱。民生爲重。和平統一。實今日救國之要圖。本大總統就任以來。屢經殫心商洽。始有上海會議之舉。其間羣言囂雜。而政府持以毅力。喻以肫誠。所期早日觀成。稍慰海內喁喁之望。近據總代表朱啟鈐等電稱。唐紹儀等於十日提出條件八項。經正式會議。據理否認。唐紹儀等卽聲明辭職。啟鈐力陳國家危迫情形。敦勸其從容協商。未能容納。會議已成。停頓無從應付。進行實負委任。謹引咎辭職等語。所提條件外。則牽涉邦交。內則動搖國本。法理旣多牴觸。事實徒益糾紛。顯失國人想望。統一之同情。殊非彼此促進和平之旨。本除由政府剴切電商。撤消再續開會議外。因思滬議成立之初。幾經挫折。曉音瘖口。前事未忘。旣由艱難。肇書而來。各有睚眦。匡持之責。在彼。務爲一偏之論。罔恤世勞。而政府毅力肫誠。

始終如一。斷不欲和平曙光由茲中絕。尤不使兵爭慘贖。再見國中。用以至誠惻怛之意。昭示於我國人。須知均屬中華。本無畛域艱危。夙共休戚。與同苟一日未底和平。則政治無自推行。人民益滋耗歎。甚或橫流不息。坐召淪胥。責有攸歸。悔將奚及。亟望周行羣彥。戮力同心。振導和平。促成統一。若一方所持。成見終戾。事情則輿論自有至公。非當局之不能容納。若彼此同以國家爲重。凡籌慮所及。務期於法理有合。事實可行。則政府自必一秉夙誠。力圖幹濟。來軫方道。泯桀何極。凡我國人。其共喻斯旨。勉策厥成焉。此令。

明令雖頒。而陰謀派進行愈劇。(參觀陰謀篇)在東海以爲和會雖未必成功。局部進行尙可操縱。皖直雖不睦。從中可以利用。以文治爲號召。可以取悅國民。以北洋老資格。可以指揮軍閥。安福部旣擁戴於前。必不反背於後。全國承認之總統。不難辦到。不料失敗至此。各方面皆有責言。乃表示倦勤之意。

#### 大總統咨參衆兩院聲請辭職文

大總統爲咨行事。本大總統猥以衰年。謬膺衆選。硜硜之性。本不敢承。惟以邦人責望之殷。督以大義固辭。不獲其時。歐會肇始。關係綦鉅。而國內和平之望。亦甫在萌芽。一線曙光萬

流歧矚私衷竊揣以爲此時對內對外皆爲貞元絕續之交不乘茲着手迅圖挽濟後將無及所以躊躇再四不得不勉膺鉅任者固期有所匡救也歐會成立以來經過詳情業經咨達國會在案原擬全約簽字惟提出關於膠澳各條聲明保留此項原屬不得已之辦法但體察現情保留一層已難辦到即使保留辦到於日德間應有效力並不變更而日人於交還一舉轉可藉端變計是否於我有利此中尙待考量若因保留不能辦到而並不簽字不特日德關係不受牽制而吾國對於草約全案先已明示放棄一切有利條件及國際地位均有妨碍故爲兩害取輕計仍以簽字爲宜此因膠澳交還未有確證政府亦深爲顧慮近日迭據全權委員等報告日本代表在三國會談中已有宣言可證英外部亦正式來函聲明日本將膠澳連同完全主權交還中國一層係屬切實日外部對於還付膠澳問題亦已有半公式之聲明由駐京日使送達外部凡茲各節雖未列在草約固已足資證明卽美總統前於保留辦法極表贊助近亦謂須與公法家詳慎考酌此時內審國情外觀大勢惟有重視英美法各國之意見毅然全約簽字以維持我國國際之地位惟是國內輿論堅拒簽字如出一轍在人民昧於外交情形固亦在意計之中而共和國國民爲主體總統以下同屬

公僕欲徑情措理既非服從民意之初衷欲以民意爲從違而熟籌利害又不忍坐視國步之顛躓此自對外言之不能不引咎者一也至於和平計畫不外法律事實諸端曩在就任之初目睹兵氛未銷時局危迫竊以爲非促進統一無以謀政治之進行卽無以圖對外之發展迭經往返商榷信使交馳始有會議之舉果其誠意言和互謀讓步則數月以來從容籌議何難早圖結束乃滬議中輟羣情失望在南方徒言接近而未有完全解決之方在中央欲進和平而終乏積極進行之效積誠不悟事勢多歧築室道謀蹉跎時日循此以推卽使會議重開而雙方隔閡尙多必至仍前決裂一摘再摘國事何堪此皆本大總統德薄才疏無統治國家收拾時局之智能知難而退竊慕昔人此就對內言之不能不引咎者一也抑且民爲邦本古訓昭然本大總統來自閩閩深知疾苦亦冀勵行民治加惠羣生稍盡藐躬之責乃以統一未成之故闖闖凋零萑苻四起士卒暴露老弱流離每念小民痛苦之情惻然難安寢饋心餘力絀媿疚滋深自維澹定本懷原無名位之見經歲以來旣竭疏庸無裨國計雖閣制推行責任有屬國人或能相諒而揆諸平昔律已之切旣未能挈領提綱轉移元會猶冀以難進易退之義率我國人謹咨達貴院聲請辭職希早日提議公決另行選

舉以重國政至此項選舉手續較繁在未經選舉新任大總統以前本大總統一日在職仍當盡一日之責相應咨達貴院查照辦理此咨

參議院

中華民國八年六月十日

東海倦勤軍閥紛電挽留（太多不錄）安福部謂共和政體內閣完全負責措置失宜與總統無涉將東海辭職書退還由議員光雲錦提案彈劾錢能訓遂去職直接為保全元首間接為報復己未俱樂部也（內閣篇參觀陰謀篇）

#### 議員光雲錦等提出彈劾錢總理失職違法案

為國務總理錢能訓失職違法謹依法提出彈劾事查國務總理錢能訓自就職以來措置乖方失職違法誤國殃民不一而足茲依約法第十九條院法第三十條提出彈劾案其理由如左

一吾國南北問題經年不決大總統就任以來以和平統一為職志凡在國人同深欽佩乃國務總理錢能訓昏庸闇弱罔識大體當上海議和之初首認南北對等會議中央威信

從茲掃地無餘及上海開議以來荏苒數月一事未決以國務院委任之代表竟敢明目張膽電話中央南方之勢燄日增要求愈甚中央讓無可讓終有破裂之一日吾人所日夕祈禱之南北和平仍無實現之希望錢能訓於派遣代表之初既不能慎之於始已屬咎無可辭及至開議以後又無術以濟其窮坐使時局糾紛日甚一日長此遷延吾民將何以堪此夫和平統一本爲全國人民共同一致之主張今以政府措置乖方轉陷時局於不可收拾之境地推原溯始責有攸歸此國務總理錢能訓失職者一也

一南北議和之舉本出於中央希望和平之苦心故不惜委曲遷就乃本年三月十日政府公報所載國務院麻日通電內稱此次會議緣起乃因護法以起兵爭則議題所列自應以法律爲重卽因護法問題牽及事實亦必有一定之範圍迭次開議於彼方根本關係之法律問題未嘗一語道及等語是不啻承認西南爲護法之舉動中央政府自立於非法之地位況查西南迭次來電不稱大總統而稱徐菊人先生其否認元首搖動國本已無可諱言錢能訓身爲國務總理公然與之深表同情攀談法律爲此忘本之言宣之公報誠其知其自居於何等若以西南爲護法舉動也則依法召集之國會以及依法選舉之總統均屬非

法其他更無論矣且此種問題爲國家統治權所關若謂西南之護法爲正當之舉動則何以國會選舉之大總統爲世界所尊崇而大總統派遣赴歐之議和代表又爲列邦所共認則國家統治權之所屬不已彰明較著也乎錢能訓祇知獻媚南方而不惜動搖國本紊亂國憲是可忍孰不可忍此國務總理錢能訓失職者又一也

一約法第十條四項議決公債之募集及國庫有負擔之契約爲國會之職權此次政府發行八年公債乃於國會閉會之期逕由大總統以教令公布及至國會二次常會開會又延不交議謂蔑視國會違悖約法而何募集公債須俟國會議決明載約法錢能訓身爲國務總理寧並此而不知耶此國務總理錢能訓違法者又一也

一約法第三十三條大總統得制定官制官規須交國會議決乃前月政府之任命全國菸酒事務署督辦以及全國棉業督辦等官均爲現行官制之所無其時國會尙在開會期間政府何以不交國會議決擅自任命蔑視約法莫此爲甚此國務總理錢能訓違法者又一也基於以上四端謹依法提出彈劾案伏候公決

提出者 光雲錦 鄭萬瞻 艾慶鏞 吳劍豐 周維藩

連署者 王文芹 邱鳳舞 袁翼 烏澤聲 李自辰 胡延禧 崔法  
 關建藩 趙熙民 葉光圻 魏調元 丁葆光 黃立中 劉朝望 唐乾一  
 何佩璋 趙儼歲 胡柏年 張石生 王廣瀚 李繼楨 余德元 王立廷  
 解樹強 王之籙 梅士煥 賀猷冕 郭德修 康士鐸 程臻 劉振生  
 袁振黃 石雲星 王運孚 李隨揚 夏仁虎 高清和 鄭錫田 史啟藩  
 饒孟任 徐卓增 王彭 湯用彬 金燾 李棠生 晏才猷

關於議和之陰謀。雖非此篇範圍（詳陰謀篇）然不能不約略指出。以明此次決裂之真相。八大條提件。早不提。晚不提。偏於預備辭職之前一日。完全提出。蓋唐紹儀個人權利。在成組閣。後見北方不容。西南亦多數反對。和議縱成。亦不能成於一己之手。故於臨去時將護法事業。完全融納提案中。令後來者無法翻案。其手段亦辣矣。北方則熊希齡等之期成會。聯合會。揮霍之款。向係取諸馮河間。以牽制和會。陰謀百出。致西南疑北方無謀和誠意。徐東海錢能訓曾以個人名義。分電西南各首領。略謂凡調人性質。均有自由發言權。中央絕不牽制。嗣後尤須分出總樞局部。以及不涉政味之性質。決無遙制之意。請釋羣疑。云云。

可見議和營業。投機者太多。安能有濟。卽無安福從中阻撓。亦無良好結果也。故代表辭職。北方絕不慰留。

(政府覆北代表電) 上海朱總代表並轉各代表同鑑。寒電悉。滬議成立以來。中央渴望和平。苦心孤詣。國人共見。此次南代表提出條件八端。此間各界僉認爲不可能之事實。既非彼此促進和平之誠意。並違國內期望和平之同情。此次條件既屬萬難承認。南方代表復經一律辭職。公等留駐滬會。無從接洽。進行所請辭職。應卽照准。尊諭特達。能訓咸叩。

(北代表辭職電) 大總統鈞鑒。國務總理鑒。元日早開正式會議。商議國會問題。唐總代表提出取消民國六年六月十二日黎大總統解散國會命令。俾六年舊國會得自由。完全行使職權。鈞等未能同意。唐總代表當在議席聲明。卽日辭職。請軍政府另行派員會議。等語。鈞力陳國家危迫情形。敦勸唐總代表從容協商。未能容納。至爲遺憾。此次鈞等奉命南下。本政府尊重和平之意。與西南代表開誠協商。委曲求全。數月於茲。不意才力短絀。應付無方。會議進行迄無寸效。既負政府之委任。更無以慰國民之希望。遷延貽誤。責有攸歸。謹引咎辭職。應請迅速另派賢員繼續會議。國家幸甚。朱啟鈞、吳鼎昌、王克敏、施愚、方樞、汪有

齡李國珍劉恩格江紹杰徐佛蘇寒

(南代表辭職電) 廣州軍政府各總裁政務會議諸公鑒自和議續開即將軍政府所交條件完全提出除懲辦禍首北方代表不肯列入議題我方仍認爲懸案其餘以次討論計軍事財政善後案俱已大致決定政治案則因地方制度主張尙未一致再三審查以上情形俱經報告近鑒於外交失敗之劇急民意求和之迫切復參照會內經過情形斟酌雙方所能辦到之限度遂於蒸日以書面提出八條本日即開正式會議將八件詳細說明並表示此爲最後之讓步朱總代表聲明第五條由和會宣布黎令無效北方萬難照辦此項不易他項終無可議並言南方如此主張北方惟有請西南五省補選議員加入新國會云云法律問題兩方意見相去太遠其他政治改革諸條證以會中狀況及北京政情釐定與實行終無希望陝西乾縣至今尙未停戰四月初間尙有大批軍火輸入如張敬堯陳樹藩且幾於撤換無方儀等智盡能索愧恨交並自以才力不勝此任謹即申述愚情懇將儀等總代表及分代表各職一律開去其如何繼續和會并更換代表之處並懇迅賜施行以重和議儀等解職純爲個人負責問題與和會本身不相牽涉臨電無任惶悚之至唐紹儀章士

劍胡漢民曾彥繆嘉壽王伯羣郭椿森劉光烈彭允彝饒鳴鸞李述膺叩元

西南不信任唐紹儀。茲附錄舊議員致唐書一件。以見一斑。

舊議員致唐少川書

少川總代表閣下自和議開始北廷陰戰陽和攻陝益急我公抗爭無效乃有四十八時之通牒和議停頓殆數十日矣而北廷之攻陝如故編練國防軍如故提用參戰借款如故發行八年公債如故對於執事所要求者一切置之不理而惟促令開議最近徐世昌竟以命令行之蓋其心目中早視公等爲其僚屬也北廷愚弄執事欺蔑南方如此其甚焉有續與講和之理不謂公竟承認本月七日繼續開議通牒之效力全失宣言之信用何存無惑乎交換權利之說道路紛傳而愈推愈遠也惟和議續開已成事實徒加責難於事何裨茲欲與公商榷者卽將來應行提議之問題是也西南出兵之主旨簡括言之一曰護法二曰討叛護法者何國會問題是也討叛者何禍首問題是也西南背此題目則爲叛亂和議棄此題目則爲投降兩年以來段祺瑞及其黨徒曹汝霖陸宗輿徐樹錚靳雲鵬等勾結日本軍閥借外力以殺同胞舉軍事財政鑛路一切權利贈諸異族賣國之賊人人得而誅之則懲

治罪魁誠爲當然之舉乃和議開始同人一再請求公皆始終拒絕至謂我當代表一日決不提出懲辦禍首之語不知公何愛於賣國賊而必曲爲寬假竟蔑視軍政府委托之條件而敢於上下其手也公之言曰懲辦個人有何益處不如取銷國防軍舉段氏勢力根本剷除云云同人之主懲辦禍首非置裁國防軍於不問以爲必須禍首罷斥而後國防軍失所憑依庶可達裁撤之目的也今公爭持兩月不惟國防軍並未裁撤反擴充至九師十六旅之多公亦知不能達取消之目的也則又變易其詞謂國防軍隊係徐世昌之軍隊非段祺瑞之軍隊前後互異如出兩人竊所不解公之主張所以失敗至此者皆由於避難就易之一念若再敷衍塞責將益陷於窮途此次開議宜執擒賊擒王之手段將賣國禍首提出懲治此層如果辦到則障礙業已排除和議進行必有一日千里矣國會既已集會於廣州恢復之說於義不通且不能適用今所欲言者國會自由行使職權是也西南出兵以護法爲職志能否達護法之目的純視乎國會問題之如何解決爲歸和議既已續開則國會問題應當即時提出以謀一正當之解決錢能訓麻電且認爲南方爲法律戰爭深以公之不提法律問題備加詰責據公復電以爲一經開議即當首先提出今已屆實行提出之期竊願

公力踐前言無爲錢能訓輩所不直也有熟悉內情者謂公於法律問題擬置最後必使政治問題一切解決然後提出則公犧牲國會之心理可以窺見一斑矣國會爲北方極端反對之問題苟各種問題已有結果設國會之故抗爭至於決裂必爲中外人心理所不許公於此時可以解說於衆曰吾對於國會非不盡力而受四圍之壓迫莫可如何也公意是否如此雖不敢信以爲真竊願公從速提議一解外間之疑惑也同人本日開會公認禍首問題國會問題爲此次和議之重要關鍵當即推定溫世霖王法勤茅祖權李錡劉奇瑤張秋白六君面謁台端敬聆意見旅滬國會議員黃汝鑑方潛李燮陽丁象謙何陶許森張浩琳張書元王試功周震霖張佩紳汪曦鸞彭介石陳九韻李積芳羅上霓彭養光姚桐豫陳家鼎謹啟

錢內閣去職。擬自任和議總代表。當時亦有人反對。或謂係安福部使之。留此席以待王揖唐。事或然歟。

上海公民張有仁等反對錢能訓充當議和總代表電

北京大總統國務總理參眾兩院鈞鑒報界同志會聯合會轉各報館鑒報載錢能訓運動

和會總代表已將成熟甚爲惶駭。查錢氏乃破壞和會之人。當南代表提出八條並非無磋商之餘地。錢氏時任內閣於北代表全體辭職不惟不予慰留。徐圖轉圜。迺竟不呈明元首。擅准北代表辭職。致演成府留院撤之奇劇。朱總代表等憤而北還。和議因之中斷。數月以來時局之變幻無定。人民之痛苦益深。皆由錢氏爲之厲階。今若以破壞和議之人出當和議之任。不惟貽天下之笑柄。決難有補於時艱。當此危急存亡之秋。一誤何堪。再誤務懇迅簡賢能以當此任。國家幸甚。公民張有仁、丁立等同叩。

### (乙) 王揖唐時代

徐東海對於謀和。向來注意局部。後來與廣西陸榮廷疏通。頗有效力。來電稱總統（實爲陸所愚）更覺高興。視上海和會不甚重輕。徒以中外觀瞻所繫。不能偏廢。決裂之後。安福部知東海另有接洽。恐國會爲其犧牲。與其權操於人。仰人鼻息。何如自當其衝。至萬不得已時。尙有伸縮餘地。公推其首領王揖唐繼朱啟鈴赴滬。充總代表。在東海視和會爲告朔餼羊。無可無不可。他人又無敢自討沒趣。王揖唐亦知東海心理。和必無成。因事關一黨安危。希望有機可圖。故反對之電紛來。安福部悍然不恤。王赴滬時。且挈一妻一妾一妹一女。

同行。騶從炫赫。行李輝煌。假寓於靜安寺路哈同花園。聘長蘆緝私統領季光恩爲翊衛。較朱啟鈴在滬時。聲勢大不相同。早存一不開議不離滬之決心。以待南北大局之變化。唐紹儀未奉粵總裁電告。當然不能開議。報紙則以賣國賊相詬。商學則警告頻來。王皆一笑置之。隨來人員。安置於民厚南里公寓。光雲錦陸敬熙連文澂之徒。皆與新聞記者相稔。乃先從收買輿論爲第一步。不一月而惡聲漸息。王乃辦大公日報。以張旗鼓。

王揖唐充總代表。除分代表方樞等外。而隨員實繁有徒。其取諸議院者。若史啟藩光雲錦周秀文等。其取諸院外者。若曹曾張開屏陸敬熙等。其取諸各部院司員者。若潘之瑞曹經沅等。此外各部院總次長有推薦。各省督軍省長有請託。曾隸王部下之舊僚屬有干求。可指數者凡七八十人。月餽薪金百數十元至數百元有差。諸隨員無所事事。不過酒食徵逐。賭博狎嫖而已。其自命風雅者。則購書畫金石以消遣。九年一二月間。和議無望。非安福部者多散去。嗣聞西南在滬四總裁。漸表同意。而公寓到者又滿坑滿谷。其人固爲獵取薪水計。而尤望和局大定。可以叙功得保也。王對待諸隨員。始終加以優禮。雖至機關解散。尙各餽以兩月乾俸。姓名如下。

王北總代表隨員名單

史啟藩介民 曹經沅香衡 曹曾省之 任家豐瀛士 魯鴻琛葆宇 金華丞化丞  
楊鍾幹秀山 聶紹弼右軒 潘之瑞毓聆 姚芳潤漱六 呂樹松履丞 吳徵洗戈  
蕭奇斌質鈞 强武國藥 葉長盛柏林 李士銑振林 沈冠球叔文 謝昭潛初 王  
鐸鐸文 林鼎華雲藩 鄧質儀素存 尹扶一仲雅 孫漢助少江 丁自鵬雲搏 周  
秀楨幹父 朱樹春季初 趙國源左泉 沈榮秩六軍 徐世藻佩芹 范家駸伯祥  
趙毓琳松琴 章珣東甫 林兆元筱園 費繼祜受臨 余鶴松鳴皋 朱榮漢學虛  
宣傳謨禹階 劉文述佩彭 陸敬熙慎齋 吳春生陽初 光雲錦農聞 季光恩雨農  
王世激莪生 胡貽穀文甫 賈士毅果伯 闕鐸鶴初 沈成式崑山 張開屏子藩  
劉克昇慶叔 褚毅瑞堂 吳德耀琴軒 郭傳薪祥林 宋鑑庭陶齋 趙隆吉藹堂  
董文蔚豹若 曾毓煦暮皆 何其慎謹庵 唐理淮伯平 周秀文夢蘭 胡維棟松  
雲 連文激慕秦 章夔一子怡 汪培源篤齋 唐理淇養吾 徐本海晏瀾 鄭萬瞻  
雲渠 趙南野 謝覺山 汪筱若

王蒞滬。唐紹儀拒絕接談。以閉門羹待之。當時有人戲以兩人名字串合。有「王揖唐紹儀」之笑話。及廣州軍政府內部分裂。伍廷芳總裁到滬。與孫文唐紹儀唐繼堯等四總裁。反對岑陸。擬另組軍政府。舊議員亦紛紛來滬。王揖唐趁此機會。與唐紹儀聯絡。唐亦樂與周旋。蓋斯時之西南。滇桂兩派軍閥。角鬪正起。與北方皖直同出一轍。桂已聯直爲援。滇亦有聯皖之意。王揖唐藉此階進。唐紹儀一變態度。和議大有重開之勢。岑陸忌之。急改派溫宗堯代唐。王迭電東海。請速開議。滇皖携手之說。雖未證實。而青島拒絕簽字。已成過去歷史。孫文等但求廢除軍事協約。便可謀和。段合肥表示認可。雙步讓步之速。無怪安福部興高彩烈。不料東海聯桂方熟。吳佩孚撤防。又與陸榮廷訂有密約。（參觀陰謀篇）直系軍閥信而不疑。東海以爲有此便可推翻軍政府。取消兩粵自主。不欲滬議重開。以張滇皖之勢。而失直桂之歡。遲遲不肯表示。安福部議員聯合赴白宮求見。東海滿懷心事。恐無詞可答。拒而不納。安福議員嘩辯宮門。日暮不散。幾致衝突。由是直皖之惡感愈深。安福之命運愈促。陸榮廷離間之計亦愈工。北方白送了湖南。自殺了段系。安福部雖鋤。和局仍在混沌之中。（參觀陰謀篇）安福部倒。王揖唐總代表之資格。無形打消。託詞遊普陀山而遂。

王揖唐在滬凡十月。哈同花園住宅內。發生炸彈一次。此炸彈安置於廚後空地。導火線不燃。人謂王之自置。而王則張皇通電。不足道也。其卓卓然流傳於世者。一部「上海問題」耳。印刷之精。裝潢之雅。筆墨之潔。頗有可觀。所叙風景。脫胎於「上海遊覽錄」等書。此卽王優待隨員之酬報也。舊議員趨滬。王又用魚行老板手腕。（安福議員貪餌入彀其狀如魚王販賣議員人以魚行老板稱之）朝茶話。暮酒叙。希圖收買爲和議之助。舊議員吞餌者不少。故北方供給王代表費。有數可稽者二十餘萬。江蘇齊省長撥去四十餘萬。另由鄭萬瞻在湖北借去六十餘萬。此款係省長何佩鎔經手。安福敗後。何省長亦去職。此款鄂人尙未承認也。直軍初起。安福勢危。王密電東海。曉曉自辯。謂無結唐聯孫倒徐之事。（參觀陰謀篇）

### 王揖唐上東海電

北京國務院鑒請轉呈大總統鈞鑒。密報紙造謠本成慣例。流傳既久。視聽滋淆。且按之事實。既非盡屬無稽。誠恐影響雖微。消息實鉅。近日京滬各報謠說日多。如所謂解散國會。解散安福俱樂部。懲辦徐籌邊。使樹錚各節。幾於喧傳一時。是否奸人造謠。抑或確有此議。迷

離恍惚眞相難知茲特根據事理之平藉備芻蕘之採敢爲鈞座分別陳之（一）關於解散國會者查三權分立世界所同議會代表人民實爲立國原則前清專制政體尙且籌備立憲以順人情現在改建共和約法炳如日星議會益昭保障條文具在無俟贅言自討平復辟以來第二屆國會即應時勢之需要而生時值河間期滿卒能依法另選俾大政得所主持此固元首德望之孚亦屬國會盡職之效其他如對內通過年度預算案對外追認參戰案通過國際重要條約雖係國會應爲之事亦屬前屆成績所無現在三期常會曠已屆滿追溯經過事實固不敢妄詡有功而自信差能無過睽睽萬目公論寧誣曩者民二之役項城解散國會不旋踵而帝制議興迄後黃陂二次解散不逾時而復辟之變作然一則以議員附亂嫌疑尙可藉口一則以議員反對參戰本走極端作計雖乖措詞實巧且亦知輿情反響本在意中故一則避解散之名僅稱停職一則倡改組之議不廢機關脫無違法之嫌詎惜逕情之舉九州鑄錯百喙何辭若以今日國會論之即使深文羅織似無特別罪戾可言使竟輕信二三無聊者之議論不惜傷及本根其在國會自身並無何種增損而預料前途禍變之來恐有更勝於往日者或謂此次國會南北對峙中央國會彼方議爲非法本與

從前情勢不同約法保障之條似可不必拘泥不知此說出自西南攻訐原爲快意之譚出自政府住持適成自殺之策須知第二屆國會實爲政府立脚本根對內則正式元首由此產生對外則國際地位因之取得自由變動邦本何堪況國會問題本爲雙方爭點西南內部紛擾無一可言而對外尙保留少數議員以掩飾護法面目我則第二屆國會自身完全無缺且任期亦行將屆滿苟非狂易何忍自戕且卽讓一步言之此項法律問題果爲統一前途障礙而如何解決亦祇能讓和會席上提議協商斷不能任局外挾嫌妄生果議茲者雙方之敦槃甫接無端自撥本根先自喪其對待地位屆時人方有所藉口我窮俱轉應付此與借寇兵而齎盜糧何異天下不智寧逾於斯此對於解散國會之懷疑者一也（一）關於解散安福俱樂部者該部成立本爲政治結社其組織分子純係兩院議員查結社自由世界公例我國約法規定亦列入五大自由之一在一般社會同得享受公權議員代表人民保障宜居何等如使以非法手續可以剝奪議員結社自由是必人民財產可以自由劫奪人民生命可以自由殺傷而後可法理稍通亦知其謬矧該部成立之日將值河間任滿之時國本所關薄海數目於是兩院同人不得不有聯合機關以爲一致救國之計揖唐躬

與發起節節預陳此旨請示方針嗣後團體雖成實際仍未具政黨組織京外各方並無支部誠以政黨結合在今之中國尙在試驗期中卽同人始終抱定不黨精神號召全國如元首廓然大公素處超然地位此次出膺大任天與人歸而該部一致推崇彌徵好惡同民並無偏倚復次總理過關兩次一錢一斬均非該部人員且平昔主張又顯然表示異趣然均一致通過更爲超然無黨之特徵況各國先例有國會不能無政黨而多數政黨出掌政權尤係當然之事該部則力矯此弊議員嚴守立法範圍敢踰越其進而謀政治活動者屈指可數不獨揖唐繆蒙徵集徒以斯未能信履却白宮之旨保我間拙之身卽三造共和之段合肥正值參戰功成猶復翩然下野而無所留戀其態度之光明胸懷之淡泊何嘗有壟斷政權之嫌此不獨元首所深知實亦邦人所共見也現在社會潮流日新月異人民結社自由將來是否禁止誠難預測而在今日法律保障之下倘以越軌行動剝奪人民特權域內卽無責言環節恐將竊笑此對於解散安福部之懷疑者二也(二)關於懲辦徐籥邊使者該使舊本文人嗣投身軍界參戎幕於北洋復赴東瀛留畢歸國後歷在北洋任事兩佐部務荷前大總統暨元首迭次拔擢洊升今職願以任事過勇轉成府謗之由懷才過高易

啟同儕之忌逕情孤往或有所偏至其將來之成就一方固在本人之樹立一方仍視在上之陶鎔論定蓋棺誠難預揣然就其備命籌邊以來感銜知遇奮建事功雖以師旅無多餉糈不裕而馳驅沙漠罔憚辛勤辛能收復蒙盟宣揚威德求之載籍則博望定遠無此宏規例以列邦則國民崇拜英雄當亦同深愛惜成勞具在詎有阿私況該使寢饋典墳習聞經訓敬事元首本極肫誠卽元首亦獎掖有加恩誼素渥不獨戎機贊畫曾邀前席之詢卽晚晴評詩亦厠吟壇之末分異卑疏感深氣類知遇之雅實邁尋常就令凝成市虎或負深期亦祇能曲示裁成更何至加之懲罰值此人才難得養成靡易摧陷何堪揆之元首愛護之素懷當不忍過信浮言之指斥此對於懲辦徐籌邊使之懷疑者三也再此外尙有兩種謠言以係大計所關不能不附帶聲叙（一）說謂揖唐任總代表實非中央本意近日已與某某携手注重單獨謀和絕不願和議成於揖唐之手如至必要事機更可撤換總代等語不知前此被命本出府院公推瀕行請訓元首曾有永不再派總代之宣言迄今西南要挾多方亦迭爲嚴詞之拒絕自顧庸愚敢渝初旨外間浮議惟有一笑置之卽令中央變易初衷遴員承乏而朝示意旨揖唐卽夕返都門不勞取瑟之歌已賈乘桴之勇須揖唐堅持素久

實欲藉策平成否則盤錯飽經有何可戀凡茲下悞度在鑒中（一）說謂揖唐勾結少川私定條款將於總統位置潛謀不利豈知元首爲國會選出揖唐實贊其成前後兩歧萬無斯理矧以受知之重彌殷翊戴之私耿耿丹忱可盟天日卽謂受人蠱惑別有陰謀然和會解決首重公開公論苟所不容私約何能生效其爲奸人挑撥更可不辨自明準此以言上項謠傳大都無據惟流俗不察或恐誤會易滋且元首近習左右意見本難強同恐不免先入人言騰爲異說昔者戰國之時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孟子引爲深憂卒釀成秦火之厄現在法紀蕩然是非倒置以言倣擾十倍從前揮戈通敵既有叛國之武夫秉筆流言復有陰謀之政僧揭湯止沸轉相效尤如不設法制止將來釀成禍變恐洪水猛獸無以喻之瞻念前途不寒而慄將欲轉移風氣幹運艱屯端賴有力者出而主持藉端視聽伏願我大總統凡我執政逮我國民本至誠之心爲救國之舉以人才爲標準不以感情爲從違以公道爲是非不以愛憎爲好惡尊崇道德振導祥和近以挽劫運於一時遠以播休名於千禩不惟民國歷史與有榮施卽揖唐亦得幸爲太平之民享樂澗嘯歌之樂此則區區愚忱所不勝其跋祝者也王揖唐江

吾編至此。適東海宣佈統一之命令。煌煌而下。愈足以證（非戰不能和）之說。爲確切不可易也。何也。皖直奉不戰。不能倒安福。粵桂不戰。軍政府不能取消。蓋邊防軍敗。然後徐樹錚逃。廣西軍敗。然後陸榮廷降。可見小戰則小和。大戰則大和。統一大功能否告成。當視戰之結果如何矣。至於東海命令。係聯桂之結果。（參觀陰謀篇）能否造成統一。殊難逆料。吾因此命令。會上呈府院。茲並錄於後。以見不戰而和之難。

### 大總統令

南北糾紛累年未戢。民生久賴國計日殫。國人延頸踵踵。惟日盼統一之成。卽友好諸邦亦以促進和平。致其勸勉。本大總統就任以來。默察時艱深維政治之刷新。必先謀國家之統一。迭經選派代表與西南軍政府代表就滬集議。共籌解決。乃以事會多歧。遂致中輟。淹遲積歲。滋我疚慙。顧念統一進行攸關。國是和議雖梗。信使頻馳。海內碩彥亦能諒此衷誠。持論間有異同期嚮已歸一致。正在分途商洽。期可及早觀成。乃故蘇皖贛巡閱使李純有慨於統一未定。至不惜一死以謝國人。又據軍政府首席總裁岑春煊電稱。舉國上下渴望統一。函電責備言之慘傷。春煊何忍使國家分裂。致貽誤國之罪。爰於卽日宣言引退。收束軍

府所有案件咨請查照辦理一面分電各省迅速取消自由由中央分別接管早成統一以救危亡並盼依法選舉國會迅行發表各等語復據陸榮廷林葆懌等電同前情中央望和若渴已非一日但能促成統一有裨國家自應博采羣情速圖歸宿著責成國務院暨主管部院會商各該省軍民長官將一應善後事宜迅速妥籌辦理際茲統一肇始庶政方新中央政府及各省軍民長官職責有在其各協力同心共規國計務期導揚文治康濟民生以鞏固我中華民國維新之運本大總統有厚望焉此令

和平統一善後各端亟待次第施行國會爲全國人民代表關係綦重所有參衆兩院應卽從新選舉著內務部依照元年八月十日公布之國會組織法暨參議院議員選舉法衆議院議員選舉法督同各省區長官將選舉事宜迅速妥籌辦理此令

上府院呈文

呈爲統一有望粵難未已乞迅飭桂軍離粵以蘇粵困而免牽動大局事竊陸榮廷等假借護法名義視廣東爲征服地罪大惡極擢髮難數粵人受害五年於茲忍無可忍羣起反抗警逐桂軍軍警士紳商學農工勞働苦力莫不一致旅京旅滬旅閩旅漢旅港旅澳以及海

外華僑異口同聲。憤電交馳。非罪惡昭著。結怨甚深。何致於此。千夫所指。天奪其魄。桂軍屢敗。海軍素知其惡。陸等雖迭次求助。皆嚴守中立。而粵之江防兵艦。原在桂軍勢力之下者。亦相率反正。桂軍河運已絕。各地嚮應之師。倒戈四起。魏邦屏李福林兩軍。合圍督署。驅逐莫榮新。譚浩明迭率桂軍東援。又被李魏兩軍。水陸堵截。陸等知勢不敵。又不甘讓步。出其詭謀。以取消軍政府及兩粵自主爲名。愚弄中央。不知廣東已非其所能主。卽廣西人士。亦有不承認陸榮廷譚浩明代表桂省之宣言。陸等不自取消。而粵人亦必取消之。假令陸等果係誠心謀和。歸順中央。何不取消於勢力存在之時。而取消於窮蹙無聊之日。可見明係借端下臺。欺餌中央。希望騙取兩廣巡閱使。爲踞粵之地步耳。乃鈞座不加細察。遽頒十月三十一日統一善後明令。姑無論滇黔湘滬方面。有無反對。卽就粵而言。陸等一面謀和。一面增兵肇慶。倫中央果任其爲巡閱使。或任其黨爲督軍。則陽奉中央委任之名。重行踞粵之禍。以征服地爲報仇。粵人永墜萬劫。無見天日之期矣。又或恃北方爲護符。使桂軍將亡而復熾。利用中央虛名。使海軍不能中立。勢必致粵人仇視中央。而陸等則藉口平亂。反居其功。粵人更無瞧類。伏思鈞座。誠意謀和。一視同仁。未必袒陸而禍粵。然桂軍一日不離粵。

卽粵人無一日之安。戰禍永無寧息。恭讀明令。鈞座旣深信陸等之歸順。爲有效力。乞飭陸榮廷。迅將桂軍全離粵境。不准存駐廣東所屬地方。所奪廣東軍械。一律交還粵人。不得擅行携去。陸榮廷果能遵照奉行。方能作爲真正謀和。始可信其悔悟。無割踞野心。蓋軍政府取消。國會依法改選。已無護法可言。桂軍無留粵之必要。旣非護法。不去卽爲盤踞。旣稱統一。不去卽爲抗命。此後陸榮廷固不得再有兩廣巡閱使。或兩廣總司令。或兩廣軍區長之頭銜。所有軍民長官。概勿再徇陸等要求。任用其爪牙。以杜後患。而絕禍根。則粵人感戴鴻慈。實同再造。否則粵人受迫。無地可逃。挺而走險。萬一牽動大局。粵人當然不任其咎也。哀切上陳。伏惟鈞鑒。不勝迫切惶恐之至。謹呈。

中華民國九年十一月五日

## 安福部之勢力

都中俱樂部多矣。何獨安福乃有此偉大勢力也。誰實昇之。溯厥由來。所以造成其勢力者。有兩大要素。(一)附屬而成者。(二)漸積而成者。徐樹錚組織安福部。徐爲段系。段爲皖派軍閥領袖。亦爲北洋軍界班頭。安福部隸屬於徐。即附屬於段系。並與北洋軍界有關係。此自然而然也。徐樹錚之勢力。固爲安福部之勢力。凡與徐有關之段系。皖系。北洋系。安福部皆得而假借焉。此附屬而成之勢力也。安福部得有多數議員。然後可以把持國會。選舉總統。東海就職。有擁載之功。然後可以縱橫活動於政治舞台之上。莫之敢撓。此漸積而成之勢力也。先假借他人之勢力。以積成本身之勢力。迨本身之勢力成。復利用他人之勢力。以擴充本身之勢力。未及二年。安福部之勢力。遂有此巨觀矣。吾試將安福部之勢力。分析觀之。

### (一)國會

安福部勢力之根本。在於參眾兩院。而該部指揮兩院議員。頗有具體辦法。如銅牆鐵壁。自成堅壘。無怪其常以多數黨自誇。即老辣之舊交通系。亦退避三舍。其部勒之法。在安福部

內設政務研究會。以臨馭兩院議員會。研究會分八股。儼同政府各部。各股長副股長。又儼如各部之總次長也。凡安福部所主張者。先通過於研究會。而以兩院議員會爲後盾。故能收指臂之效。所以安福部擁戴東海。事前早已決定。各軍閥亦一致同意。故安福黨費。各軍閥肯解腰纏。並通電主張反對恢復舊國會。此電曹錕領銜。合皖直奉各軍閥聯名拍發。  
(曹電附錄)

直隸曹督軍錕等反對恢復舊國會並請本院在正式國會未召集前依據約法行使職權代議政治電

參議院鑒竊維立憲國共和政體對於立法機關至爲重要民國成立六載於茲政象變遷今日尤烈代議政治奚可久虛舊日國會雖繫民權兩次召集兩經解散成績無聞名譽失墜萬無恢復之理況國會所以代表民意而上溯舊日選舉距今已五載有餘社會之心理民意之趨向較昔已大變遷頗聞舊時議員之行爲早爲一般人民所疾首直道自存天壤隱念奚以爲邦若令謬踞高尚立法之機關實乃違反選舉代議之原則此不可恢復者一也吾國效尤法國將議憲之權付諸兩院當重當輕識者不取前以憲法草案既經二讀修

正不易倘令任情妄作必成暴民專制之法足以亡國而有餘不得已而呈請解散實出於急切救國之心天地神明此懷可質既散復集恐徇黨人一偏之請必貽憲法萬禩之差此不可恢復者二也國會不良由於組織失當上院下院性質混淆甲黨乙黨明爭權利雖有英才碩彥究係鱗角鳳毛聚市井無賴之徒議國警國重要之政憤事背俗負固貽羞就中穩健愛國之流早有羞與爲伍之概辭呈具在正人咸已褰裳議席所留暴烈幾成全體自非另行組織依選賢良恐立法機關將爲一派所私而國家永蒙其害則不可恢復者三也以上三端皆錕等準諸政情揆之事理對於恢復舊國會一舉以期以爲不可者也至於召集新國會亦爲近今一種主張但國會不良乃因組織法選舉法不善若非改絃而更張則前車不遠後轍將覆徒勞選舉之功難收代議之效斯亦未敢貿然贊同夫舊國會既不可恢復新國會又不便召集左右思維函電商榷惟有輕貴院迅將政府提出之國會組織選舉兩法尅日議決施行以爲召集正式國會之張本在此過渡時期立法機關未便久虛擬請貴院依據約法行使職權代議政治俟正式國會成立宣告解散乃爲最善之道貴院召集之始雖以命令限制職權然自復辟事作民國不啻滅亡恢復共和國家乃成再造今之時

勢何別於民國初元南京成例在先今日仿行於後準之法理誰得謂非貴院議員均係洞達時局深明政體之士代議政治諒順民情此舉關係國家前途國會前途均極重要除電陳大總統國務院外爲此電請貴院議決實行國家幸甚曹錕張懷芝倪嗣冲張作霖閻錫山陳樹藩楊善德趙倜孟恩遠鮑貴卿李厚基姜桂題田中玉蔡成勳盧永祥張敬堯卅一印

安福部有兩院議員會矣。而又設有少數選出議員之評議會。說者或疑爲駢枝。爲贅疣。而不知安福固別有用意也。議員會雖取一致之同意。而所謂議員者。不過受安福之參。以挂名黨籍。俯聽指揮。而實備位於會末。曷敢發一言以相詰難。破觚而爲圓也聽之。指鹿而爲馬也聽之。趙孟所貴。趙孟能賤。安福亦利用各議員之恭順。而全權皆由部長所操縱。其秘密集合以解決各種外界之激刺者。惟此數十評議員耳。兩院議員會。皆係院內部員。而評議會可選院外議員。於是徐樹錚李思浩曾毓雋丁士源曹汝霖陸宗輿之徒。紛紛列席於評議會。而所評所議者。均係兩院範圍以內事。是院外部員之與院內部員。不啻借評議會爲融洽地。而評議會議決後。始付兩院議員會同議。而評議會諸議員。早已胸有成竹。娓娓

發言。兩院議員見有正副議長爲主謀。秘書長爲表示。諸議員又極端贊成。惟有聞舉手則舉手。聞起立則起立而已。故至兩院開議。安福已經第三度之研究。無論內務、外交、法典、財政、實業、交通、教育、軍政。非得安福同意。大總統亦祇得撤回議案。曾李朱更以院外部員干涉院內。議員傀儡。仰食於人。殆所謂紙糊閣老。泥塑尙書歟。比年設籌邊使以優待徐樹錚。設漕運局以優待吳炳湘。併京漢京綏兩路局以優待丁士源。特置龍煙鐵礦公司以優待陸宗輿。特置齋堂煤礦督辦以優待呂調元。即新立之經濟調查局中。將部員之無可安插者。靡不分得乾俸幾許。而此項兼籌並顧。皆於評議會預定主宰。而借兩院通過以飾耳目。安福之評議會。實安福製造罪惡之基礎也。安福勢力之成。亦非無故矣。

兩院正副議長。李盛鐸。田應璜。王揖唐。劉恩格。兩院秘書長。梁鴻志。王印川。臧蔭松。無一不隸於安福部下。雖他系議員。欲起而與安福相抗。無如彼衆我寡。投票以多數通過。即府院亦無可置喙。往者張敬堯專橫至此。而安福不聞提劾。屈映光庸闇至此。而安福不聞撤回。此外督軍省長非法舉動。層見疊出。省議會紛馳函電。都不過別調一省。別換一缺。而未嘗褫奪其官勳也。不但此也。東海任一沈金鑑。調一齊耀珊。撤一屈映光。罷一徐樹錚。而安福

輒以未經交院爲非法。東海欲用一周樹模。而安福又屢以開院不足人數相延擱。安福之欲望之氣鬱。幾欲合內閣及國會兩部份。盡爲安福系所產出。而奉東海以共主。噫。安福之勢力。殊可畏哉。

(二) 內閣

安福時代。內閣凡三易。安福得佔揆席。僅龔心湛一代理耳。馮段同時下野。安福收擁戴之功。以總統畀東海。而東海入門下馬。卽以錢能訓攝揆事。蓋錢能訓爲東海所特賞者也。提出新國會。祈正式推舉。安福中梗者多日。斯時督軍團在京。亦不滿意。幸段合肥從中斡旋。徐樹錚又示意王揖唐等。始得通過。但安福雖維持錢閣。彼此終不甚貫徹。故錢能訓任內。兩次彈劾。東海以一國元首。卒不能屈此最親最信之錢內閣。准其辭職而去。龔心湛雖隸安福。因籌黨費不足。失安福歡。東海因心愛以錢閣被倒。大不高興。暫不提出組閣。安福部又非實力擁龔。故龔卒未真除。

靳雲鵬奉段祺瑞命組閣。靳固段系。然與徐樹錚不相能也。與徐不相能。卽與安福不相能。安福因段故。不能反對靳閣。惟閣員支配。安福要求三總長。五次長。內務一席。安福擬畀吳

炳湘。爲後來選舉地步。靳擬昇田文烈。爭持頗劇。且靳援引張志潭入閣。張素與徐有隙。尤爲安福所不喜。因此安福事事與靳爲難。李曾朱三總長。往往不肯出議席。靳不能堪。往謁段。聲淚俱下。謂「雲鵬何自苦乃爾。」段亦無法。靳乃投靠東海。以禦安福。其結果遂有直皖之戰。

閣員之支配。財政交通司法三總長。安福視爲禁臠。不容他人染指。龔代閣期內。朱深兼長內務。故靳雲鵬組閣。安福部欲以吳炳湘代朱。是由二總長而寢寢乎變爲四總長也。至各部次長則更濟濟踰踰極一時之盛。

#### 安福部之總長

財政部 龔心湛 李思浩

交通部 曾毓雋 曹汝霖(新交通系降安福)

司法部 朱深

內務部 朱深(兼不久)

#### 安福部之次長

安福部之勢力

外交部 陳錄

財政部 吳鼎昌 張弧

交通部 姚國楨

農商部 江天鐸

教育部 傅嶽棻

(二) 屬於中央者

徐東海之總統。爲安福部產出。安福部合全力以擁戴之。有此靠山。乃能伸張其勢力。迨恃功而驕。東海不能堪。安福部卒滅於東海之手。吾默察安福部勢力之消長。徐東海關係最大。閣部之總次長。安福部既佔有總長三次長五。則各部員司。當然有安福黨徒。侵入盤踞。即平時非安福系者。亦有趨炎附勢。掛名黨末。以求保存飯碗。榮升三級。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苟非如路政司長黃贊熙之被拘。吾亦不必詳載之矣。其餘各機關重要人物。略爲揭出。以見安福勢力所在。宦海茫茫。遺漏當不免也。

警察總監 吳炳湘

大理院長 姚震

京兆尹 王達

蒙藏院正副總裁 貢桑諾爾布 治格

西北籌邊使 徐樹錚

衛戍司令 段芝貴

京漢京綏路局長 丁士源

京兆官產處會辦 賈士毅

國務院秘書長幫辦 張伯英

國會事務局委員長 梁建章

全國經界局總辦 曹宗鑑

烟酒事務署督辦 張壽齡

吾列安福部各機關人物。獨不及邊防事務處者。非爲段祺瑞諱也。段生平所愛者軍人。尤愛陸軍學生。若軍人而陸軍學生出身者。段不問其爲何派。爲何省。皆優待之。此徐樹錚所

以見重也。安福部所缺者。即此種人才。故只能利用段。而不能與段融爲一氣。徐東海之顧問諮議。尙多安福中人。惟邊防事務處。重軍人而不重政客。安福系無法插足其間。後來定國軍興。段始委安福系人爲參諮議。而不用邊防事務處人員。一以表示邊防處與定國軍判然不同。一以見定國軍係徐樹錚主動。與安福部有連帶關係也。由此觀之。安福之勢力。安能及邊防事務處哉。

(四)屬於各省者

(安徽)安福部附屬於皖系。則安徽一省。似應爲安福勢力發源地。而實不盡然。省長呂調元實業廳長高炳麟。備員而已。各重要機關。皆倪嗣冲子姪戚友爲多。安福部反無發展之餘地。當時報載上海全皖各界聯合會佈告。歷述 嗣冲禍皖情形。採錄於下。罪安福者可分別觀之。(文二)

民國二年以來。吾皖父老苦倪氏苛法。七載於茲矣。暴威之下。側目而不敢言。溯倪嗣冲於二次光復後。以督辦抄匪事宜來皖。威福擅作。勢焰已熿。嚇一時。自洪憲發生。妄膺王爵。受援湘總司令之詔。督兵赴鄂。迨項城失敗。仍潛回皖省。擁兵自衛。旋以無地盤可棲。乃復附

和張勳。自稱督軍團。率兵幾輔。恐嚇黎大總統。毆擊議會。致啓張勳復辟之禍。迨馬廠誓師。又營援馮國璋。展轉入安福部。數年以來。縱令子姪擅權。僉王稱柄。目無政府。荼毒皖民。遭其酷虐者。迨已無地無之無日無之矣。今幸天心壓亂。安福瓦解。乃敢將倪氏平日惡跡擇其確有證據者。略爲國人共布之。

(一) 共和國家。原不禁集會結社。乃倪氏到皖之次年。即由劉道章創立公益維持會。名爲維持地方秩序。實則把持地方公益。全省厘差縣缺。非經會中通過。省長不能下委。即前年選舉省議員各區。均由該會派人監視。非曾經入會之人。投票作爲無效。其間最重要份子。惟會長甯祖武。(倪姪婿)副會長倪道煜。(倪姪)華維嶽。而劉道章實主持其間。甯祖武故後。關建藩以安福系出任皖岸權運局。繼甯爲會長。其把持尤甚。所有全省釐局。均視差之優劣。歛款之多寡。以助黨費。其性質實本於安福部。無非壟斷政路。剝喪全皖元氣而已。

(二) 安武軍自倪氏到皖以來。僅有五成隊。改編陸軍後。僅八成隊。而達部報銷。均領全額。現所編五混成旅。尙不足五步旅之數。所有應設軍官軍佐及軍用品。一切均皆有名而實。每月由倪氏外甥華鐸。現充安武軍糧臺總辦者。捏造報銷。所有統領管帶關防及私章。皆

係華氏私刻。上蒙大部。下愚軍官。莫此爲甚。他如兵米。每兵每月在部請領銀九錢。由倪氏自辦分發。及放餉時。仍每兵扣回九錢以入私囊。現在即華鐸一人。私自財產已達百萬以外矣。

(一)此次改或安武軍。爲五混成旅。除第一旅長由馬聯甲兼任。第五旅長史俊玉歸第一旅節制。其第二旅長李傳業。係前年在湖南失敗。因爲倪盟弟。復得是職。邱昌錦亦以盟弟得第四旅。至第三旅長王普。則完全以倪快壻而得。即團長中如華銳章。係外倪甥。倪朝榮。倪全孫均爲倪族姪。其餘非其戚友。即其親倖之人。若營長及軍官。尤屈不勝指。直皖起釁。倪氏已病年餘。早失知覺。全由其姪道煥。其子道杰。互相把持。日與王李諸旅長密開會議。野心勃發。幸馬聯甲殷恭先深明大義。竭力阻止。始寢其事。至於警務處始終爲劉道章盤踞。業奉明令免職。至今仍未去任。省長亦無如之何。蚌埠警察專局馬文伯。蕪湖警察局邱伯飛。大通警察局長王黻庭。以及署員區官。大者爲安福部分子。小者亦維持會要人。營私結黨。魚肉鄉民。而劉道章慾猶未滿。仍把持教育會長一席。與教育廳長董嘉會。狼狽爲奸。所有全省校長教員。非由維持會產出。即不能久於其任。以致安徽教務不可收拾。

(一)所有安徽差缺。除各要人函荐。及王郅隆等經手外。均由倪道杰主持。視報効之多寡。分地位之優劣。如懷甯知事蔡繼培。桐城知事趙絳。舒城知事何逸。休甯知事吳通世。貴池知事黃中。南陵知事劉欽誥。盱眙知事王樹功。天長知事陳肅啓。六安知事李銘楚等。皆過付有人。證據確著。釐差如大通鹽河和州馬頭鳳凰頸巢縣各局。每處均以數萬元運動而得。其餘大小差缺。非公益維持會要人。即倪氏親戚故舊。本省分發候補知事。欲求一差一缺。百不獲一。即蕪湖米釐局一差。自民國二年即爲倪之妻兄甯文鈞盤踞至今。所有收入名爲解蚌埠軍餉。實解倪氏。查去歲駐蕪江蘇米捐局增收三十餘萬元。而該局收數且不足。此其明證。又蕪湖籌議公所。本係獨立機關。每年收入亦在數萬元。忽改歸甯文鈞兼辦。甯又委其衛隊長趙思庭充管。籌議事件。所有牙稅房捐收入全無報銷。財政廳亦不敢過問。此舉一處言之。其他類推者。書不勝書矣。

(二)皖省爲鑛產繁富之區。現當開放時代。自應聽民間呈請開採。方時簡爲實業廳長時。尙能秉公照章給照。而倪氏以爲非其族類。易以高炳麟。自高接實業廳長後。與趙文起龔幼峯朋比爲奸。更延德人畢象賢爲安徽鑛政工程師。凡有呈報鑛區者。必多方設法攔爲

已有。有鑛權既得。則與日人私訂合同。互相謀利。礦產豐富之處。如當塗縣知事甯文祺。繁昌縣知事徐傳友。官誠縣知事章職言。銅陵縣知事陳祖蔭。皆其親倖之人。以便易於著手。其彰明較著者。惟繁昌桃冲裕繁鐵礦公司。本係華商股份。所出鑛砂。農商部核定合同。售與天津中日實業公司。手續完備。并未損失利權。乃倪氏垂涎該礦。一面囑省議會多方阻撓。一面囑省議員徐傳友冒充全皖代表。電邀天津中日人森恪氏到蚌。令其與該公司總理霍守華廢約。由倪氏收回鑛權。另與森恪氏直接合辦。現在倪氏陰謀該鑛證據。尚有與南京日領往來函件可稽。至交通部發該鑛准築輕便鐵道執照。倪氏竟扣留年餘不發。致使工程不能進行。該公司損失在二百萬以外。又銅陵有崔姓鐵鑛。倪氏令該縣知事陳祖蔭謀買。議定價洋一萬元。以五千作股本。以五千付現。該知事延不交款。崔姓無法。始由滬友售於浙人蔣姓。迨蔣姓領照入山建屋開採時。倪氏知覺。密授計於陳知事。不准土民代其工作。且於夜間派人焚燬其屋。誣蔣姓以聚賭失慎。又置烟土數兩於其屋內。誣以販土售烟。當將蔣姓釘鐐收禁。一面囑省議會合電農商部取銷蔣姓鑛權。於是銅陵之鐵鑛。全大倪氏手矣。其他用勢力強占鑛區。幾書不勝書。即徐州烈山柴煤鑛。由倪道煇督辦。現在

每年獲利六七十萬元。亦係強奪而來也。

(一)王郅隆爲安武軍後路糧台總辦。以採辦軍米名義。用陸軍部免稅護照。在長江一帶販買米糧。由兵輪送至下關裝津浦運至天津。沿途概無水腳。又免關稅。至津後全數售與日人。以致皖省米價。每担漲至十元有餘。貧民乏食。饑饉相望。其禍之烈。莫此爲甚。此次天津抄出王郅隆財產七百餘萬。即倪售米之餘款也。

(二)倪氏胞姪道煥。現充鳳陽關監督。因其往年曾民長蘆鹽場充當司事。深知販鹽底蘊。自民國二年起。由王郅隆在長蘆購鹽。以軍米名義。用蔴布米袋裝入津浦火車。運至蚌埠。分售各處暨豫鄂邊地。又用運煤名義。持陸軍部護照在毫縣一帶販買硝滯。運至長江分售各州縣。每担能獲利三元。以致官硝滯行。此事實由維持會首領劉道章主持也。

(三)各省禁鑄銅元銀元。久著明令。去歲竟用財政部造幣分廠名義。在皖省開廠鑄造銅元銀元。以省議員吳藩爲廠長。造出之貨。每月以昂價分發各營。扣抵兵餉。餘者歸倪道杰。在蚌埠所開之裕豐錢莊包銷。時漲時落。以操縱市面。致使銅元價值日低。貧民尤受其苦。而倪道杰則每年坐享百餘萬圓之利。吳藩亦所獲不資矣。

(一) 泗州疏河工程。浩費三年。虛糜國幣一百餘萬。由傅道杰串同泗縣知事趙鏡源監修。名曰以工代賑。其實按畝抽賦。計戶派工。殷實之家。尚可雇人代作。至於貧民。仍須自備糧食。竭力從公。以致田畝荒廢。饑饉載途。泗河浚成。民無噍類。而倪氏侵吞國幣。以及干沒民輸。已達數百萬。尤有甚於此者。潁上東鄉與鎮陽關比隣。有洲灘數千里。由劉道節勒派民夫強築圍堤。無論官民荒熟田畝。一并圈入。全數奉於倪氏。劉道章因此得爲倪氏親倖之人。而列入維持會首領。皖省從茲糜爛矣。

(二) 阜陽全縣。春來遍種煙苗。由倪派人按畝抽稅。以致鄰近各縣。互相效尤。其害幾沿滿皖北。又任其甥王平階統領長江兵艦。專以兵輪在長江一帶包運煙土私貨。明目張胆。水陸各警亦莫敢誰着。至皖北倪氏所開錢莊。均實行賣土。致使烟毒流害無窮。他如襲斷市價。強凌商價。尤其小事者也。

按倪氏去歲至今。久已病失知覺。皖省軍民兩政。全由倪道煇倪道杰主持。又恐人有煩言。乃請以馬聯甲代督軍。殷恭先代巡閱使。以掩人耳目。首殷雖名爲代折代行。其實僅闕尋常案牘。至重要事件。並不使之預聞。迨至安福失敗。知難再行。猶復派參謀長李玉麟赴南

京。安慶道尹黃元楨赴直隸。財政廳長陶鎔赴鄂贛。携款運動各督。希冀免追。其實倪氏今日財產。除其子姪私蓄外。現已達二千八百餘萬元。要皆皖之民膏民脂也。

(湖北) 督軍王占元本非安福系。自何佩鏞任省長。安福勢力始伸入鄂中。漢口糧運局長沈慶輝。造幣局兼官錢局長郭幹卿。烟酒公賣局長殷錚。漢口電報局長謝立生。皆安福重要人物。聞財政廳長亦加入安福系。軍界則吳光新所部警備軍。在漢口信陽地方。約有三旅。其暫編第二旅在沙市。第十三旅在宜昌。第四旅在巴東。今則撤差者。解散者。已不復存在矣。

第二批通緝之禍首鄭萬瞻爲鄂籍議員。在安福部中稱四大將之一。(王印川光雲錦克希圖鄭萬瞻) 恃安福勢力。鄂人側目。何佩鏞省長任內。侵挪公款六十餘萬元。交鄭匯滬。接濟王揖唐。安福敗後。鄂人聯請當道。令飭鄭之原籍松滋縣。查封鄭所有私產。猶未足備抵也。

(江蘇) 省長齊耀琳。與安福本無密切關係。前因母壽進京。見安福勢盛。始有投靠之舉。滬上重開和議中央電齊。籌款四十八萬。交王揖唐爲議和經費。電中有一該省長深明大

義勉爲其難」等語。齊卽密飭胡財政廳長撥匯。其他秘密接濟之款甚多。胡廳長辭職。齊力保其世交張壽鏞。不惜與李純爲難。職此故也。後來省議員張福培等。向財政廳質問。所撥和議經費四十萬。不在國家豫算之內。究在何項開支。胡廳長無詞以對。只得上呈辭職。齊耀琳見彈劾案發生。亦電中央政府自請查辦。

電云。北京大總統鈞鑒。國務院內務部鑒。八月十二日滬報載江蘇議會議員蔡鈞樞等上大總統公電。內稱查齊耀琳前因李思浩介紹私運蘇米供給安福黨費釀成米荒等語。閱之不勝詫異。蘇省米禁已歷多年。每相滬米償過八元。雖軍漕准運之米亦均電請停運。案牘俱在。更僕難數。始舉最近之事約略言之。本年四月間據江海關監督呈奉稅務處令准華僑協濟公會在上海購運米五萬石於海參威等處。又據該監督呈奉稅務處令准華洋協濟公司備米三十萬石分運香港等處。耀琳均以蘇省禁運嚴電拒絕。夫以稅務處准運之米尙且一再截留。豈有復准他人購運之理。該電所指不知何因。查蔡鈞樞等鄉望素孚。夙深欽仰。凡其一言一話均足風動一時。決不至以毫無根據之談上陳鈞鑒。除電蔡議員等提出確證。明白答復外。伏乞迅卽併案從嚴查辦。不勝悚惶待命之至。齊耀琳寒叩。

軍閥中對於安福。最猾者莫如李純。李爲反對皖系之首。（長江三督）舉國皆知。斷無附和安福之理。乃迭次謀和。皆不肯爲總代表。而又不肯置諸不理。讓人獨步。心嫉安福。而又容安福人物。活動於寧滬之間。且任其省長接濟王揖唐巨款。拘顧鰲而終釋。明知曾毓雋王郅隆等密運蘇米百餘萬石。而不禁。迨安福失勢。始下令通緝王揖唐。聞皖直備戰時。李允助直軍餉械。後亦未見實行。誠善於騎牆者也。無其怪畢命之時。亦令人不可思議。

（山東）督軍田中玉。鎮守使兼師長馬良。皖系中健將也。安福部依附其勢力。使其黨屈映光爲省長。袁道冲爲教育廳長。屈恃勢橫行。與衆院議員周福歧鬪毆。傳爲笑柄。議員王宗元等在衆院提出查辦案。安福部猶力庇之。

議員王宗元等提出山東省長屈映光劣迹多端。咨請政府查辦案。

爲依法提出查辦事竊現任山東省長屈映光貪婪成性。卑鄙無恥。全省差缺變爲拍賣之品。有用政費捲入饕餮之囊。近則凶醜逾張。搜括益無忌憚。儻再令久玷此位。勢必至官吏皆成市儈。苛政猛於虎。狼宗元等見聞既確。義難坐視。謹將其種種劣跡詳列於左：

一、賄賣差缺 查屈氏到東以發財爲目的。不久即賣官風聲道路傳播。今爲調查其機關。

非止一處而濟南協和炭棧爲最出名該棧之內容係屈氏使其同鄉許百齊設立名爲炭棧營業實係賣官機關現經督軍署派王副官將許某拿獲並抄出縣知事履歷四十餘分已到任之縣知事謝函數封該棧夥友劉雲生李壽亭均供認不諱業交警察廳管押在案許某原係督軍署軍務課額外課員與省公署秘書長劉焜往來甚秘其賣缺之法凡有知事資格者將現款數千元存棧立給存款摺據一二日內省長傳見面加獎飾退出後即將摺據留交秘書處定期掛牌故一般官迷趨之若鶩最可笑者候補知事孫逢吉向屈映光舅爺某買平度縣缺說合之後先交一千五百元餘款無力交付由北育堂藥店批付貨到平度交洋二千元字樣後經劉某金某關說又將平度縣缺賣於張某以致孫逢吉心懷不平逢人輒道屈氏恨之刺骨先令其舅爺潛逃即將孫逢吉遂交法庭希圖掩飾其實逾掩而逾彰也聞近由某銀行匯京十四萬元匯浙江三萬元皆賣缺贓私也此應查辦者一

一捏報警費 查山東省會警察廳經費每年列入國家預算者二十餘萬元列入地方預算者六萬餘元再加車妓戲船等捐以及違警罰金每年收入又達十餘萬元合計總數約在二十六七萬元考其實在支數每年不過二十餘萬元屈氏垂涎警費尙有大利可圖遂

將廳長金某借學潮撤差經其心腹陳最介紹調省外警察署長晉延年來省面訂條件每月祇給薪俸三百六十元三月後許以優等縣缺廳中一切開支造報不得過問另委陳最爲督察長經理出入款項每月捏報浮冒不下萬餘元內務科長喻某微嫌開支過多屈映光立予撤差其居心尙堪問乎此應查辦者二

一 侵佔公款 查前省公署實業科積存洋十四萬元教育科積存洋十二萬元現在教育實業已設專廳此項公款幾無相當用途屈映光化公爲私存放商埠某銀行視爲己有益不交付主管機關實屬有意侵佔此應查辦者二

一 酷嗜鴉片 查鴉片不准吸食久經懸爲厲禁屈映光身爲封疆大吏宜如何潔身自愛爲羣吏作則乃對於鴉片嗜好甚深其秘書長兼警務處長之劉焜第二科科長徐德潤亦均逐日噴雲吐霧毫無顧忌夫劉徐輩色現於面一望而知其有烟霞痼疾而屈氏竟不恤人言引爲同調玩視功令莫此爲甚此應查辦者四

一 借端漁利 屈氏到東以調查吏治爲名派其私人分赴各縣敲詐稍一不遂即往往捏稱某知事有煙槍等具屈氏據其報告迅行調省復接缺之肥瘠爲索賄之多寡縣知事不

惜重賂者雖大癮亦無事回任否則雖素不嗜食亦開缺遂交地檢廳檢驗以故所調驗之著名大癮如羅培鸞韓樹言郁濬生等均得坦然仍回原任及將無嗜好之湯宗幹朱承恩借檢驗撤任尤彰彰在人耳目傳爲笑柄此應查辦者五

一毆辱議員 查衆議院議員周福歧於三月三日回東晉謁屈氏對於孫逢吉袁瀚等賄買差缺面加詰問尙係代表民意者之天職並未溢出軌道而屈映光轉羞成怒因言語衝突乘周君不防竟演出拳毆之活劇將周君頭部左太陽穴擊傷皮破腫脹省城地方檢察廳驗有傷單附卷在案似此野蠻舉動實屬民國創聞此端一開議員於地方利弊必至籍口結舌熟視而不敢過問安能作人民之代表蹂躪民權蔑視國會屈映光百喙何辭此應查辦者六

以上六端非謂屈映光之劣迹止此此特其劣迹昭明較著者耳若不速爲撤懲以儆貪頑而肅吏治其蠹國害民何堪設想謹依約法第十九條第十項之規定提出查辦案擬請即日議決咨達政府予褫職按律懲辦是否有當敬候 公決

提出者 王宗元 艾慶鏞 張棟銘 李慶璋 韓純一 曲卓新 邵晉蕃

安鵬東 王廣瑞 楊守信 于之鳳

連署者 郭景岱 鄭錫田 徐亞屏 張縉璜 陳鴻疇 陳善集 何霽峯

賈庸熙 黃家璘 郭涵 陸才甫 任祖葵 彭清鵬 張石生

蘇藝林 孫靖圻 徐世一 王雙岐 張坤 孫恩溥 光雲錦

袁振黃 黃立中 訾雲岫 李步雲 陳亮 史作鑑 韓梯雲

陳蓉光 王玉樹 劉振生

(河南) 督軍趙倜。安福部欲去之。易以長江上游司令吳光新。握京漢路綫之衝要。以與長江三督爭衡。曹錕張作霖等知其謀。倡八省聯盟。出兵助趙。集中鄭州。幾釀戰禍。段合肥聞之。大爲震怒。迭次派員斥責吳光新。專使往來。絡繹於道。安福部猶不肯罷手。知段絕對不能同意。乃改謀省長。當時安福策畫。擬令四大將分任四省。於是王印川長豫之命下矣。趙倜不敢過於開罪安福。歡迎王氏。以求息事寧人。惟河南人民。大爲不平。王印川到任。雖極力沽名。亦不能化除惡感。卒開公民大會。鳴鼓而攻。王見形勢不佳。自請覲見。託詞入都。不敢回任。又值皖直戰起。安福勢如山倒。王遂免職。繼其任者爲張鳳台。本爲政憲討論會

黨員亦掛名安福部黨員也。張爲河南人。與徐東海故交頗篤。年已老矣。豫人以鄉誼故。未反對之。

(江西) 督軍陳光遠。本與段合肥有莫大之嫌隙。而對於安福則並不反對。安福曾派齊爲謝宜兩走卒。赴贛設辦事處於快子巷二十七號。陳不禁阻。且極力籠絡二人。享以盛筵。聘爲諮議。一切經費。由江西財政廳撥助。又委安福黨員王治訓爲西岸權運局長。(王揖唐之兄) 蔡國器爲煙酒公賣局長。周明捷爲稽核處長。各縣知事亦有三十二人。係安福部介紹而來者。安福倒後。陳始電曹張等。聲明王蔡二人之歷史。將其撤換。

(陝西) 督軍陳樹藩。警察廳長王樹。財政廳長高杞。皆皖系也。安福利用之。陳亦接濟安福黨費。陝人之惡安福者。曾聯合商學各界。上書請廳。宣佈陳督罪狀。文云。

竊陝西督軍陳樹藩賦性險詐不恤人言自竊督軍勇於爲惡阿附段氏夤緣安福誅除賢良徧植私黨置國法民情於不顧惟爭權營利之是謀夫種烟有禁而彼取便私圖公令開種勒收烟稅千餘萬以供安福黨費其罪一總兵有額而彼急於自衛私行增募致陝西驟增數旅之衆其他兵匪混合之漢武軍尙不在內其罪二私購日義槍械窮兵黷武在所不

恤是以去歲全國停戰已經數月陝民猶懼兵革致生民塗炭輾轉流離其罪三借日債以肥私舉銅元紡紗等廠而抵押之其罪四凡此諸端僅其大者其他苛政尤難指數然彼猶以爲一己之力不足以糜爛桑梓復援引鎮嵩軍統領劉鎮華爲省長用相濟惡朋比爲奸遂使閭閻無一日之安四境呈分裂之象羣怒在心莫敢出口方今近畿軍興聲討國賊元惡雖敗而其爪牙鷹犬尙擁重鎮四出運動冀圖恢復彼陳樹藩者實段系之餘孽安福之死黨禍國殃民無所不至奚僅爲陝省之蠹賊直可謂民國之罪人此而不除何以伸國法何以增民情代表等痛切剝膚情難緘默伏祈大總統俯順輿情立予罷斥俾安福餘孽早日驅除陝西人民得出水火則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湖南) 張敬堯係袁世凱舊部與段祺瑞無惡感安福勾結之張有弟敬湯昏庸貪劣無惡不作湖南人民恨之刺骨勸其兄依附安福張敬堯亦見安福諸人炙手可熱亦認爲冰山可恃皖直之戰將起徐又錚欲行鷓蚌相持之計擬令張與吳佩孚先戰勝則吳不振敗僅犧牲一張吳亦受莫大損失直軍無吳尙何能爲此計頗毒無奈張敬堯貪戀湖南地盤不肯輕于一擲卒任吳佩孚撤防北歸定國一戰安福固敗張亦自取滅亡事後張誘其罪

于其弟敬湯。槍斃之。說者謂張敬湯之罪誠足誅。然不應誅于其兄。尤不應誅於失敗之後。不能以大義滅親論也。今張敬堯又叛皖而附直矣。代吳通奉。爲馮玉祥所囚。幾致不免。小人反覆。有何益哉。

(浙江) 軍閥中以盧永祥爲小有才。與李純同其聲譽。當安福盛時。盧對之。取不即不離之態度。及安福失敗。盧反接濟安福議員巨款。由安福健將鄭萬瞻在滬辦一工商日報。月領津貼八百元。於是安福在逃之議員。在滬爲盧大吹特吹。幾有執長江牛耳之勢。且有副總統之希望。盧亦可謂善於利用者矣。其後盧以附奉而敗。安福再起。盧雖復出。而浙江已非盧勢力範圍。愛莫能助。惟有下野而已。

其餘「福建」之李厚基。(甘肅)之張廣建。皆皖系勢力。而爲安福依附而利用之者。因與安福無甚關係。不足道也。

(蒙古) 徐又錚一生功業。以收回外蒙爲最大。徐亦侈然自誇者也。籌邊使成立未久。經營計畫。規模雖大。植根未深。尙未有若何勢力及於蒙古。徐免職後。李垣亦涉嫌疑。更無展佈之餘地矣。

至於安福勢力。潛滋暗長。分布各處。尙有可紀者。如梁鴻志一人。兼充十餘要差。勢力最偉。又如西北軍參贊兼參謀長王式通。天津烟酒公賣局長林鴻賓。奉天督巡兩署秘書長兼東三電政監督張厚毅。隴海鐵路局長施肇曾。殺虎口監督關冕鈞。天津造幣廠長吳鼎昌。大通權運局長關建藩。蕪湖警察廳長邱鳳舞。前山東督軍張樹元。豫軍統領田作霖。京奉路第四段長莊公燦。福建民生共濟會長翁醉亭。安徽烟酒公賣局長孫熙澤。以及浙之蔣邦彥。淮之段永彬。皆彰明較著者。今雖或撤或逃。昔日固一時之雄也。其勢之遠及西南者。西川之劉存厚。亦與安福通聲氣。廣州之舊國會議員。亦有爲安福收買者。當未勢窮逃滬之前。在粵已受安福運動。如任煥黎。係北京經濟調查會委員。受王揖唐金錢運動。來粵撤軍府國會之台。署名不信任岑總裁之提案者。李克明係北京經濟調查會委員。在滬受王揖唐金錢運動。來撤軍府國會之台。出名改組軍政府之提案者。蔡匯東係北京經濟調查委員。通電反對溫總裁。又出名通電反對此間軍府與國會者。又出名致滬會審公堂函。反對關稅餘款交軍府者。蔡突靈。通電反對選舉溫總裁者。又出名通電反對此間軍府與國會者。又出名致滬會審公堂函。反對關稅餘款交軍府者。又去歲出名撤消總裁之提案者。門

棟。提議撤消岑總裁者。廉炳華係經濟調查委員。反對選舉溫總裁者。又出名撤消岑總裁者。恩克阿穆爾。領銜提議撤消岑總裁散軍府國會之台者。

(五)安福在輿論界之勢力

安福部組織之初。並未掛政黨招牌。國人不甚注意。報紙亦無議論及之者。迨運動選舉。猖獗太甚。舞弊之黑幕。七穿八漏。漸受輿論攻擊。遺臭之歷史。始發現於報紙。安福部爲製造輿論計。分遣黨徒。收買報館。或自創辦。兩年之間。京津報館歸入安福範圍者十餘家。(通信社不在內)其勢力亦可觀矣。安福所辦之報館。以公言報爲中堅。在宣南魏染胡同。編緝者十餘人。薪金極豐。凡小政客之善鑽營者。皆月支夫馬費焉。夕陽西下。門外汽車鳴鳴。大主筆至。伏案寫本日新聞數行。擲筆而起。聚談數語。即逝小班去矣。惜安福之製造輿論。並非有政策主張。藉報紙宣傳。與國人共同研究。不過掩不善以著其善。性質屬吹牛拍馬而已。斯時有一人最得其吹噓之力者。爲花旦梅蘭芳。今梅稱劇界大王矣。當時則剛露頭角。尙不及朱幼芬也。公言報有劇談一欄。專以捧梅爲事。主稿者爲張繆子。一時都下名士。皆附和之。由京漢而滬而南通。譽稿盈尺。梅談得有今日。飲水思源。不可不一念安福之恩。

也。安福費無限金錢。製造許多輿論機關。僅有一梅蘭芳收其效。而輿論之反對者。曾無絲毫之益。小人掩其不善。如此之難也。噫。茲將當日報安福部之報紙列左。其暗中收買。外人不及知者。則無從查核矣。

(北京)

公言報

民國公報

民視報

民福報

多聞日報

東方日報

大同日報

快聞報

民治日報

中央日報

平民日報

鳴報

北京平報

民國日報

民業報

(天津)

大公報

通俗白話報

(上海)

大公報

(六)安福與各黨派之勢力

中國所謂政黨。其勢力消長。視金錢多寡爲比例。非敢故爲污穢也。吾試略舉各黨過去情形。以證吾言。昔有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其勢力甚弱。後加入一梁啓超。合併爲進步黨。舉全黨巴結袁世凱。勢力陡漲。袁之金錢爲之也。同盟會結黨推滿清。屢仆屢起。政治上之勢力極弱。民國建。變爲國民黨。勢力之雄。不可一世。金錢爲之也。吾國有黨之。初創黨者。爲三黨。

熱心人。發起組織。指民國初元時言。今更無之。金錢不豐富。入黨者皆爲志同道合。聲氣求之士。趨炎附勢之徒。絕不肯一顧。安有勢力可言。若接濟金錢無其人。此黨必漸歸消滅。若能尋得寶山。足供揮霍。來者門如市矣。金錢足。黨員多。勢力自然日大。黨勢大。政權自然取得。鑽營貪利之小人更衆。甚至有運動入黨。耗費多資者。此非黨之咎。乃政客惡劣根性造成也。安福部即利用此惡劣根性。以金錢擴張其勢力。當其盛時。人皆羨之。或棄本黨以入其黨。或騎牆而兼隸其黨。要不外貪金錢。保飯碗。謀差缺。三問題。惜安福部無政治方針。高等政客。稍知自愛。不肯貽賣身投靠之譏。不然。安福之勢力更大。使安福金錢來源告絕。黨員月費停支。則不待他人倒之。太平湖俱樂部必自閉歇。四大將十八羅漢之議員。亦曳殘聲過別枝矣。吾國之政黨。前車可鑑。大半如此。何獨安福。然則安福之勢力。亦金錢勢力也。安福既有此金錢勢力。吾得觀察其勢力而記之。

黨有黨略。黨與黨爭。陰謀百出。黨黨如此。不足責也。安福排擠異黨之陰謀。茲不具論。此篇只就其勢力言之。先將與安福同時之黨。略爲比較。則安福當時勢力可見矣。

(一) 舊交通系 此黨係梁士詒在交通部把持路政。爲日既久。黨羽漸多。羣奉梁士詒

爲之長。私人結合。並無宣言組織。其重要人物。有龍（建章）虎（葉玉虎）二將。其活動不出交通範圍。梁士詒亦有時利用其黨。操縱政權。而其實絕非政黨也。俱樂部有芥園僑園等。參衆兩院議席亦佔二十人。金融流通。梁士詒得財神之混名。亦交通系添上之徽號。

#### （二）新交通系

此黨係曹汝霖奪梁士詒交通部之席。徧植黨徒。成此黨系。亦是私人結合。並無政黨態度表示。曹初黨於梁。五路參案起。梁大受攻擊。袁世凱怒。擬嚴究。梁懼。乃使其黨擁曹暫代。曹既得位。即排梁。自成一新交通系。梁甚恨之。

#### （三）研究系

此黨係進步黨無形消滅後。有一部份黨員改組而成。梁啓超湯化龍等爲首領。雖由進步黨脫化而出。而金錢勢力遠不如前矣。但總算是政黨性質。

#### （四）討論系

此黨係張國淦江天鐸等組織。近年勢力已弱。亦金錢不甚活動之政黨也。亦係政黨性質。

(五)政學會 此黨係國民黨被解散後。有一部份黨員改組而成。中堅

秀文羣等。亦係政黨性質。

(六)已未俱樂部 此黨係于寶軒等。圖擁護錢能訓內閣。與安福抗衡。組成未久。即無

聲無臭。殆無形消滅矣。

以上五黨。或爲私人團體。或爲政治團體。皆與安福並世而存。其餘尚有中興、庚申等。組織未成。無庸議及。各黨中能與安福競爭者。惟一舊交通系。因其金錢勢力可與抗衡也。政學會勢力在廣東。其不理於人口。與安福部遙遙相對。新交通系徒有其名。亦無實力。曹汝霖、陸宗輿等。平時又與徐樹錚臭味相投。故投降安福旗下。梁士詒初與安福合。後卒退讓者。因舊交通系非政黨性質。不肯投資作政治生涯。無利可圖。寧願犧牲政治上之勢力。憲政討論會之江天鐸。因保存農商次長一席。迫得加入安福黨籍。以免搖動。故終安福之期。江之次長無恙。惟研究系脚根稍定。未被吸收耳。已未俱樂部後起已遲。籌款極難。安福視之。若無足輕重。錢內閣反因此結怨愈深。卒被彈劾而去。其勢力更不足道矣。

安福痛史上卷終

安福痛史上卷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五日付印  
中華民國十五年一月一日出版

(定價大洋四角)

編輯者

南海胤子

發行者

鄧山一郎

代售處

◀北京琉璃廠東門內路南▶

錦章書局

◀重慶市場丹桂商場▶

文齋

◀津河北大同胡▶

華書局

閱者注意

下卷財政篇關於舉國屬  
目之金佛郎案黑幕盡量  
披露

204

-6